

先拔志始 (明) 文秉 撰

●叙

忆童时侍先君子，言及世务，未尝不致叹於门户也。

盖门户之局，胎兆於娄东，派岐於四明，衅开於淮抚，而究以国本为归宿。其为东林者，则羽翼国本者也。其为四明者，则操戈东林者也。外此，则秦、晋、齐、楚、西江称强，然声应气求，要不出此二者。左右分袒，元黄互战，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迨逆贤用事，而君子小人判矣。凡逆贤所摧折者必东林人也，否则必不求异於东林者也。凡逆贤所尊显者必四明人也，否则必不敢与四明忤者也。呜呼！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而廉耻道丧，谄附成风，孰甚于逆贤之时！教猱升木，翼虎而食，孰甚於赞导逆贤诸人！驯至于烈皇之世，所谓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是以鉴微察影之论，谓天不祚明，不在於震惊九庙，闯逆犯顺之秋，而萌于惨戮多贤，珰党煽虐之际；又不在於稽首投诚，摇尾乞怜之辈，而酿于同心拥戴，建祠颂德之徒。诗曰：“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拔。”是贵辨之於早也。

余年来屏居深山，先世遗书一散不可复返。日长如年，追忆家庭见闻，辄录片纸，投入篋中，至今春而篋且满矣。因出己见，稍为次第：首纪国本，著门户之所由始也；终以逆案，著贞佞之所由判也。名曰《先拔志始》所谓辨之于早也。后之君子，流览於此，其於邪正之辨，得失之故，亦洞若观火矣乎！

文秉荪符甫题於南溪石室。

●卷上

○万历起天启四年止

神庙嫡母为仁圣陈太后，生母为慈圣李太后，中宫为孝端皇后。而生光庙者，孝靖皇后也。二祖家法：圣躬每有私幸，必有赐赉。随侍文书房内阁即注明某年月日，并记所赏以为验。孝靖，故宫人也。神庙一日索水盥手，孝靖奉匱以进，悦而幸焉，赏头面一副。孝靖有娠，神庙偶侍慈圣宴，言其事，神庙讳曰：“无之。”慈圣命取内《起居注》相示，神庙面赤，不能复隐。慈圣慰之曰：“吾年老矣，犹未及弄孙。倘生男，宗社福也，何必相讳。”时郑贵妃有宠，每与神庙戏，辄呼为老妈妈，暗行讥刺，圣衷默然，不自得也。

光庙诞生，一应恩礼俱从薄，盖由非神庙心喜也。册封孝靖为恭妃。越三年，福王生，则进封其母郑贵妃为皇贵妃，给事中姜应麟上疏，言“恭妃诞元子，仅令居下，非所以重储贰定众志也。乞降旨首册恭妃，次册贵妃，又须明诏册立元嗣为东宫。”奉旨：“姜应麟疑君卖直，妊生无礼！降边方杂职。”给事中杨廷相、御史陈登云等，具疏申救，不听。应麟既奉旨降谪，慈圣闻之弗善也。神庙入侍，慈圣故问曰：“外廷诸臣多说该早定长哥，如何打发他

？”神庙对曰：“道他是都人的儿子。”慈圣正色曰：“母以子贵，宁分差等！你也是都人的儿子！”盖慈圣亦由宫人进御也。神庙惶恐伏地，无以自容。自是立长之议始定，实凛慈圣谕耳（原注：宫中呼太子为长哥，宫人为都人）。

郑贵妃身负盛宠，福王生，即乞怜神庙，欲立为太子。北上西门之西，有大高元殿，供有真武香火，颇著灵异，神庙偕贵妃特诣殿行香，要设密誓，因御书一纸，封緘玉盒中，贮贵妃处为信。后廷臣敦请建储，慈圣又坚持立长，神庙始割爱定立光庙。既立，遣使往贵妃处取玉盒来，封识宛然，启盒而所书已蚀尽，止存四腔素纸而已。神庙悚然怀负誓之歉，从此二十年中不复诣大高元殿（原注：北上西门，紫禁城西北门也。）

祖制：既立太子，凡朔望大节，东西两宫同诸贵妃俱诣太子望母宫行庆贺礼。郑贵妃方盛宠，神庙意颇难之，因托言欲候中宫生子以为太子。外廷不察，建储之疏朝夕继续，而上圣怒所由起也。大理评事雒于仁进《四箴疏》，神庙大怒，特御平台召辅臣面谕，欲加重处。遂宣光庙、福王来见，时首辅申时行见，曰：“皇长子龙姿凤表，敢贺有道之祥；皇次子兰芽玉质，足徵螽斯之庆。”神庙笑而颌之。

十九年辛卯，已传旨册立东宫於明春举行。工部郎张有德欲掠之为功，因以大礼届期，仪物未备为请。神庙复大怒，将有德罚处，并停明春册立之典。歙县许国进公揭谓“有德诚所应罪，但册立之旨既已颁行，皇言如纶，不可逾改，乞照前旨施行。”圣怒方盛，并有旨切责阁臣。时首辅在告，公揭虽列名，实不知也。首辅素得君心，见谕旨严切，虑有意外，特上揭调停，谓“前揭进时，臣方在告，实不与闻。册立大典，圣衷既有主裁，即徐亦自无妨。”旧例：阁揭竟，留御前，无发出之理。神庙怒前揭之拂其意也，特将此揭发抄，以塞歙县之口。时接本者，于孔兼也。孔兼见有阁揭，即对众验明，然后发科抄传。於是辇下喧传其事，谓首辅实有二心，密效拥戴於福藩。此密揭所由来也。歙县因席槁待罪，而于首辅不无心嗾焉。首辅揭执阁无发抄例，遣人至科中索取原揭归。众论沸然，争罪直日科臣罗大紘。大紘疏辨，并参首辅。中书黄正宾特疏参首辅，谓“国家事无大小，悉咨政府。事孰有大於建储？此而不知，焉用彼相？”於是弹章蜂起。而正宾廷杖，大紘削职，余处分有差。歙县予告，则首辅亦不能安其位矣。

娄东王锡爵之赴召也，有门下某进三王并封之议，既可以结主心，仍无碍于大典。娄东善其说，还朝之日，遂发其端。先一日，圣札下询内阁，娄东邀大宗伯罗大化语之（按：罗火化，《明史·七卿表》、王锡爵、陈登云等传，皆作万化。此作大化，似误也）。故罗亦唯唯，绝无不可意。次日而并封之旨下

矣。旨云：“朕生三子，长幼自有定序。今皇长子、皇三子，俱已长成，皇五子虽在弱质，欲暂一并封王，以待将来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尔部择日具仪来行。”旨既下，举朝大哗。光禄少卿余杰（按涂杰，《明史》附《王学会传》，系光禄少卿合疏争国本者。此余字，疑脱去水旁），寺丞朱维京、王学会，给事中王如坚，先后疏争。维京疏尤切，略曰：“前者於二十年奉册立之旨，今忽改为并封之诏。历观列圣皆在幼龄册立：宣宗以洪熙元年立，英宗以宣德二年立（按二字疑三字之误。证之《明史?宣宗本纪》及《朱维京传》，皆作三年），宪宗以正统十四年立，孝宗以成化十四年立。维时中宫正位嫡嗣皆虚，会不少稽以迟盛典。今独自皇上发之，何以解臣民之惑哉？若以中宫有待，俟前星一耀，将所册立者即时退归藩服，有何疑阻？”并责元辅王锡爵，谓“纵不能如李沆之引烛焚诏，宁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请乎？”有旨：“朱维京出位要名，的系《祖训》所言奸臣，即当依《祖训》处斩，姑从轻，同王如坚俱发边远充军。余杰（按余当作涂，详上）、王学会，俱革职为民。”王娄东有门生钱允元、王就学，过娄东寓规之曰：“外廷皆欲甘心於老师，恐有不测之祸。”娄东犹执辨无过虑。就学曰：“老师心虽如此，外廷谁能谅者？迨其发而图之，蔑有济矣！”娄东恍然良久曰：“即当有处。”明日，力请于上，得寝前诏云。

光庙於万历十年癸未诞生（按：癸未，乃万历十一年。十年，则壬午也。据《明史?神宗纪》：“十年九月丙辰，皇长子生。”则此癸未二字，当为壬午二字之误），年十三矣，犹与孝靖居景阳宫，同起卧。郑贵妃于神庙前言，皇长子好与宫人嬉，已非复童体矣。神庙遣使验之，孝靖大恟曰：“我十三年与同起卧，不敢顷刻离者，正为今日，今果然矣。”使还以实告。神庙自此有疑於贵妃，已后所言皆不入。是年皇长子出阁讲书，后四年行冠礼，又三年乃册立为皇太子，次年成婚。册妃敦氏，即孝元皇后也。

光庙未出阁前，有旨云：“明年皇长子出阁讲学，一切仪从俱从简略。”礼科都给事张贞观疏言：“皇长子出阁，届期讲读官已有成命，乃兵部以护卫请，不报；工部以仪仗请，不报；礼部以仪制请，不报；又止允其预告奉先殿与朝谒两宫之仪，余俱停免。伏乞急下该部之请。”有旨：“张贞观邀功阻渎，著罚俸一年。”

工科黎道昭（按：道昭《明史?张贞观传》作道照）疏言：“皇长子出阁，有旨下户部买办金珠宝玉等项。夫皇储出阁，所亲者师儒，所重者道德，而珠玉玩好，递进错陈，岂作法于凉之意哉！（按：凉，《明史?贞观传》作初。似初字，是也。）张贞观事关职掌，义难隐默，乃蒙罚俸！”有旨：“黎道昭明白党救同类，好生可恶！著罚俸一年。张贞观降杂职，调外任用。”

吏科许弘纲疏言：“自皇上以渎扰见责，而臣等之言日轻；自皇上以党救为疑，而臣等之罪日重；自皇上因言而愈重言者之罪，而臣等效忠之路日塞。他日国家有大奸邪、大政事，谁复敢为皇上争是非？恐非社稷之福也！”有旨：“弘纲罚俸一年，贞观革职为民。”

万历二十二年甲午，皇长子出阁讲学。旧例：己刻进讲，寒暑传免。至是定以寅刻，寒暑亦不传免。二十八年十一月，大风，寒甚，时尚未赐谕戴暖耳，诸讲官立殿门外，光庙方出。江夏郭正域充讲官，即宣言：“天寒如此，皇长子系宗庙神人之主，玉体固当万分珍重，即讲官参列禁近，若中寒得病，岂成体统！宜速取火御寒。”时内阉辈俱各围炉密室，闻郭言，尽行抬出，始克竣讲。神庙闻之，亦不罪也。正域以此受眷于东朝，后妖书事起，传语“东厂饶得我，即饶郭先生罢！”其真切如此。时诸讲官进讲，窃视光庙袍内止一寻常狐裘。讲案高仅二尺余，自幼稚时所御，历七八年，不敢奏易。

光庙出讲，年仅十三，岐嶷不凡。每讲，阁臣一人入直看讲。御案前有铜鹤一双，旧例叩头毕，从铜鹤下转而东西面立。一阁臣误出其上，光庙属内奄将铜鹤可移近些，虽不明言，意已默寓。众皆叹服。一日讲“巧言乱德”章，解曰：“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讲官刘曰宁讲毕，从容进曰：“请问殿下，何以谓之乱德？”遂朗然答曰：“颠倒是非。”众官退，相语曰：“此真天纵，不可及也。”

万历二十六年有妖书，题曰“闺鉴图说跋”标其名为《忧危竝议》（原注：《闺鉴图说》，刑部侍郎吕坤作，妖书遂借此以发议，盖欲淆惑两宫也）。妖书云：

“东吉得《闺鉴图说》，读之叹曰：‘吕先生为此书也，虽无易储之谋，不幸有其迹矣。一念之差，情或可原。’或曰：‘吕素讲正学，称曲谨，胡忍辄兴逆谋？’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昔吕欲得铨部以行其道，试恐秀水捷足势迫，无奈，遂诺鰕生之计，邀内禁之援，出门有功，诗书发冢，未尝不出于正也。’或曰：‘吕意欲广风化，胡不将此书明进朝廷，颁行内外，乃奴颜戚畹，岂不失体？’曰：‘孔子，圣人，佛肸应召，南子请见。志在行道，岂得为屈！’或曰：‘吕叙中直拟继述先朝圣母，置太后中宫於何地？且称脱簪劝讲，毋乃巧为媚乎？’曰：‘公言误矣！会见古来有以宫帏得现任大臣刻书者乎？破格之恩厚矣。恩厚则报隆。身为大臣，胡忍自处以薄！’或曰：‘叙中又引先朝女训、女诫，彼乃母后临朝，儒臣纂编，兹相比拟，得毋不伦？’曰：‘尊称不极，则取信不笃，但求内教弘宣，又何计较及此！’或曰：‘古今贤后妃多矣，胡图说独取汉明德一后！明德贤行多矣，胡图说首载其由贵人正位中宫？’曰：‘吕先生自辨精矣。明德无子，故以取之。若进位中

宫，偶然相类，彼诚何心哉！且彼时大内被灾，中宫减膳，以妃进后，事机将成。吕乘时进此，亦值其会耳。’或曰：‘五十宝鏹，四疋彩币，十目所视，胡为而来？’曰：‘此贤妃敬贤之礼，却之不恭，是当谅其心矣。’或曰：‘人谓吕因败露难容，乃上忧危一疏，号泣朝门，无乃欲盖弥彰？’曰：‘忧危一疏，人称忠肝义胆，况此一副急泪何可遽得？是安得而少诸！’或曰：‘国本安危，宁逾太子？窃见忧危疏中，列天下事备矣，胡独缺此？’曰：‘嗟乎！公何见之晚邪！夫人意有所专，则语有所忌。倘明举册立将属之谁，若归此则前功尽弃，归彼则后患自招，何若不言之为愈也。’或曰：‘固矣。闻吕所进金龙命书称：在长之命，不过清淡藩王；在三之命，异日太平天子。令内廷咸睹缩舌。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管仲、魏徵，天下才也。子纠、建成，均号国裔。人各有见，何责备太苛！’或曰：‘吕之为此，本谋铨部行道。今铨部不可得，司寇不能安，不终付浩叹乎？’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夫有非常人，斯有非常事。自古成则王，败则盗者何限！岂宜以成败论英雄哉！流芳遗臭，断非凡庸卑鄙者所能为。况事尚未定，筮立元勋，终有召起之日矣。’或曰：‘吕之为此，人皆薄之。子独与之，何也？’曰：‘子真井蛙见矣！当世名人，若张公养蒙，程公绍，刘公道亨，魏公允贞，邓公光祚，洪公其道，白公所知，薛公亨，郑公承恩，皆称吕所见极高，所举极当，咸举春秋大义子以母贵之说，共建社稷奇勋。夫唐阉执命，天子门生；宋奸弄权，神器宵易。今盟约既定，羽翼已成，子韦布之士，岂知国家大计！宜从此三缄，无自取祸可也。余故曰，吕先生为此书，特其一念之差，情固可原也。’或人不能难，唯唯而退。因援笔记之。燕山朱东吉谨跋。”

先是刑部侍郎吕坤按察山西时，著有《闺范》一书，神庙以赐郑贵妃，贵妃捐贖重刻。时光庙年十七矣，册立久稽，外廷请建储者无不斥逐。人皆疑吕潜通宫禁，拥戴福藩，致有书内云云。前此给事中戴士衡疏参吕坤，谓“假托《闺范图说》，包藏祸心。”全椒知县樊玉衡疏中直指神庙为不慈，光庙为不孝，贵妃为不智。俱膺严谴。至是戚畹郑承恩疏辨，谓“此书定出二衡手，乞行逮问。”神庙知捏名，遂止不究。

庚子冬，给事王德完疏请笃厚中宫，意在保护皇长子也，内有“抱病独居，视药无人”等语，下镇抚司打问审究招。上有旨：“王德完故听流言，扯遮离间，好生可恶！著锦衣卫拿在午门前著实打一百棍，革职为民。”当差又司礼监成敬口传圣旨：“大小臣工，为皇长子重，为主德完重？如为皇长子重，不必又来渎激！为王德完重，再来上本！”已而吏部尚书李戴等，科道杨应文、周磐等，各公疏救，俱严旨切责。应文与磐各罚俸一年。

王德完之被杖也，神庙欲毙之杖下，太监陈矩监视，杖毕复命。神庙问

：“已死未？”矩对曰：“将死矣。”神庙遂不复问。人谓德完之余生，矩实保全之。

神庙始专宠郑贵妃而疏孝端。辛丑年，圣躬抱病甚笃，瞑眩逾时而醒，则所枕者，孝端手肱也，且面有戚容，泪痕犹湿。及侦郑贵妃，则窃密有所指挥。然宫中事秘，外廷勿详也。神庙由此蕴怒贵妃。

神庙会与诸王子宴，各有小赐。光庙赐一玉碗，命贵妃代为收藏。至是突索所赐玉碗，年月已久，司帑者遗忘，屡索不应。既而索福王所赐，随手而进。神庙震怒，遂升殿命抓宫人首来。祖制：升殿则宫眷俱不敢进参。神庙盖以此难贵妃也。贵妃毁冠服，脱簪珥，蓬首跣足率诸宫人匍匐殿门外待罪，良久始解。明日，遂传旨礼部：“速议册立仪制来看。”光庙遂于是冬正东宫之位，移居迎禧宫。福、瑞、桂、惠四王同日受封，居储秀、咸福二宫。

万历三十一年，又有妖书，题曰《续忧危竝议》，标其名为《国本攸关》。其书云：“或有问於郑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国本已固，无复可忧，无复可虞矣。而先生尝不豫，何也？’郑福成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今之事势，正所谓厝火积薪之下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毋谓储位有未安乎？’曰：‘然。夫东宫有东宫之官。一官未备，何以称安乎？皇上迫於沈相公之请，不得已立之，而从官不备，正所以寓他日改立之意也。’曰：‘改立其谁当之？’曰：‘福王矣。大率母爱者子贵，以郑贵妃之专擅，回天转日，何难哉！’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盖朱名赙。赙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立之意也。’曰：‘是固然矣。朱公一人，安能尽得众心而必无变乱乎？’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蚁附膻，蝇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岂有相公倡之，而众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长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门，仁义存。谁肯舍富贵而趋死亡乎？’或曰：‘众附姓名，可得数否？’曰：‘数之熟矣。文则有王公世扬、孙公玮、李公汶、张公养志；武则有王公之楨、陈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郑公国泰（《明史》无郑国泰之名，惟《酌中志》作郑国贤。《明史纪事本末》云：‘锦衣指挥佥事郑国贤。’是别有一郑国贤也。未知孰是）；而又有郑贵妃主之于内。此之谓十乱，鲁论所谓“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义也。’曰：‘然则何以知此数人之所为乎？’曰：‘数人皆人杰，无不望分茅胙土，如姚广孝，岂止富贵终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扬、陈汝忠，则靖难之兵取诸京营而自足矣。有李汶，则三边险要有人控之矣。有孙玮，於保定则扼天下之咽喉，四方勤王之兵无由入矣。有王之楨，则宿卫禁城有人谁能斩关而入乎？’曰：‘是固然矣。若张养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欤？’曰：‘养志，朱公私人也。二王者，朱公乡人也。私

人、乡人，无不愿借相公之余光者，况有以招徕之乎？’曰：‘然则事可济乎？’曰：‘必济。庸人倡议，人尚景从，而此数公皆人杰也，且复有郑贵妃与太监陈矩朝夕比周於帝前，以为之主，同举大事，何谓无成？’或曰：‘沈蛟门一贯，公独无言乎？’曰：‘蛟门为人阴贼，尝用人而不用於人，故有福己自成之，有祸则规避而不染。何以见其然也？夫锦衣卫西司房类奏有名，自祖宗来无有不升者，而皇亲王道化本内有名竟不升，岂其才力出诸菜佣下哉？盖蛟门公欲左郑而右王（据《酌中志》作“右郑而左王，”《纪事本末》同此，似倒误），故核实之时，令亲家史起钦，抑其功而不录，亦王之楨有以默授之也。’‘然则子何以处此？’曰：‘天之所兴，不可废也。天之所废，不可兴也。予止听天耳，安能反天乎！’或人唯唯而退。万历三十一年，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撰。掌河南道事四川道监察御史乔应甲书。”

东厂太监陈矩将妖书据实奏闻。前妖书起，虽未严究，神庙已蓄恨在心，兹妖书复出，遂勃然震怒，着东厂多布旗校，用心密访，并着在京各缉事衙门、在外各抚按通行严捕，务在必获。内所指：朱赓，山阴相公也；蛟门，四明相公也。两辅俱注籍具疏待罪，惟归德相公沈公鲤入直时，讹言沸兴，上下猜疑。归德于阁中供一天启圣聪牌，朝夕致礼。神庙觐知之，以为暗刺，甚怒。时有蜚语，圣心颇为所惑。四明欲借此以倾江夏郭正域等，并及归德。御史康丕扬疏参僧人达观、医生沈令誉，俱捕逮下狱。达观在江南以棒喝立教，所至崇奉，与金沙于玉立诸公善；令誉等咸归座下，称方内弟子；江夏为南少宗伯，榜示驱逐。达观乃往京师，由内阍以闻于慈圣，于是大珰威颯，宰官居士，共相崇奉，一如江南。丕扬等拟借此以兴大狱，波累诸公，且以江夏榜逐故，意达观必藉此纾恨也。达观始终不旁及一语，提牢主事徐祯稷与杖三十，遂说偈而化。慈圣闻其被逮也，令内阍传谕法司云：“达观，高僧也，偶被诬累，毋等他囚。”然已无及矣。给事中钱梦皋密受四明意旨，疏参江夏及归德，疏内言：“中城兵马司刘文藻捕获游医沈令誉书扎本稿，大有踪迹，因辅臣沈鲤转求属托，遂寝其事。”又言：“郭正域系鲤衣钵门生，同谋倾陷楚王，正域出京之后，曾坐小轿私至鲤寓三次”云云。归德疏辨求罢，不允。

四明沈公一贯又令缙帅王之楨擒锦衣卫周家庆家人袁鯤，供称家庆为妖书主谋。又令巡捕陈汝忠擒江夏书办毛尚文，供称探听妖书单词，锻炼几成狱矣。因东厂陈矩坚拒不从，乃得中止。江夏时寓杨村，而踪迹之者趾相错也。又以疑似，波及琴士钟澄、山人俞儒、武弁杨於世、刘柏等，皆诬误下狱。又以令誉供出于玉立起官一事，时玉立新补刑部郎中，娄东王士骥在吏部，实道地之往来寄信者，令誉也。有旨责其营私，下部院究处。已而，士骥、玉立各疏辨，俱革职为民。

锦衣直房一日忽得匿名帖云：“妖书已有人，协理掾张魁受银三百两，求他主的文（按：文，《酌中志》作又）告人郑福成。”厂卫诸人见之，咸惭且怒。后不数日，遂缉获皦生光。盖番役于生光斋中搜出罗文笺写十大说，又获刊字匠为证，遂据此立案，始断葛藤云。

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锦衣卫掌卫事左都督王之楨题。缉获男子二名：皦生光、皦其篇。妇人二名：赵氏、陈氏（按：赵氏、陈氏《酌中志》陈作刘。惟《明史纪事本末》与此同）生光供称‘原系顺天府学生员，先年专以刊刻打诈为事。二十八年被生员田大有等具告，提学周御史批顺天府问革，发解大同当差，不合逃走，来京潜住双塔寺后’等语。臣因委理刑百户崔德多方研审，将先年所撰妖书粘布各巷口者亲笔供出。臣简得彼之册文内有‘侯之门，仁义存。’而妖书内亦有‘侯之门，仁义存。’且其笔迹相类，又有大仇大恨等语。”有旨：“尔厂卫会同九卿科道究问了来说。”

“锦衣卫具题。缉获得刊字匠徐承惠，招称‘万历二十八年八月，在皦生光家刻过诈编包继志家揭帖木板一块。本年十月内，又刻过妖诗小木板一块。又本年六月内，与生光刻过《岸游稿》十二张。至本年十月半间，在刑部街撞遇生光，说我有书几张，你与我作速刊刻。惠即跟到生光家，生光将书三张半，钱五十文，木板二块，递与惠手。又说“此书不要在你铺内刊刻，藏掩着些，勿教人见。”惠因拿到演象所庙内檐下静处刊刻。次日，伊子皦共篇来催两次。又次日日落时刻完，送到光家。光令伊女拿出钱四五十文与惠，收讫。’等语。随将妖诗出示承惠，承惠伏认无辞。又将皦其篇提出面质，言语相同。后将皦生光面质，只叫徐惠数声。然奸逆不止刊字者之质证也。诗内‘庶欲惑国本，’是即妖书内‘国本攸关’也；诗内‘戴首皆吾君，’是即妖书内‘长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其他‘侯之门，仁义存’种种相类。”奉旨：“这刊字匠徐承惠即已招承，还会同厂卫、府部、九卿、科道严鞫皦生光等，追究他造谋本意。同党之人并研审明白具奏。”

“卫厂等衙门具题。妖书一事，皇上必欲得主使奸党，以正国法。臣等研审皦生光，招称‘秀才问徒逃回京师，受尽苦楚，皆由皇亲郑家。无计可以报冤，只有国本二字事关大逆，故初刊妖诗，再刻《岸游稿》。犹以为动不得他，续改《国本攸关》一书，密雇徐承惠刊刻，令子皦其篇黑夜掷皇亲郑家及各部诸大臣门首。盖谓此书流传下去，皇亲郑家定有不测之祸，可报大冤也。至于文武官僚万万无此。’等情。”奉旨：“这事情既会官研审，面对明白，逆犯皦生光着锦衣卫拿送法司，其余各犯通行解发问，拟应得罪名来奏。”

万历三十二年四月。“刑部等衙门少保兼太子太保、尚书等官，臣萧大亨等谨题。为钦奉圣旨事。臣等会看得皦生光巧图诈陷之私，敢为诬讪之语，罔

上惑众，逆理悖常，因而震激宸衷，混淆国是，此神人之所共愤，法纪之所不容者。臣等切齿此囚，恨不穷治以谢天下，忍言轻纵？但本犯之狱，止拟妖书；而妖书之律，止应论斩。今奉明旨‘从重另拟。’臣等窃议：斩与律合，原非轻典。此外若求加等，详查律条，惟有谋叛一条较重。参酌本犯情罪，似未相当。臣等为皇上守成宪，欲求于法外议入，既所不敢，而为皇上伸天讨，不能于法中加重，尤所不安。总之本犯险恶，原出律文之外。臣等愚昧，拘于三尺，反覆思维，参详数四，未敢擅拟。等因。本月十八日题。”二十日奉圣旨：“这逆犯险恶异常，原出律文之外，以谋危社稷律处他。卿等即便覆来。钦此。”

二十一日。“具官萧大亨等，为奉旨覆奏事。臣等覆看得皦生光妖书之情甚逆，即重拟原不为过。但律文止于论斩，臣等未敢别拟。今奉明旨处以谋危社稷之律，查得谋危社稷系谋反。律内原注：‘若依此律，合凌迟处死。’参详本犯情似有间。盖臣等所据者法也，明允执于官法，国有成宪，未敢擅为重轻；而威灵出於皇上，君有严命，难复容其拟议。等因。”二十七日，奉圣旨：“皦生光捏造妖书，离间天性，谋危社稷，无上无君，反形显然。妖书，律未尽其辜，着加等凌迟处死。便着会官处决，仍枭首于人烟凑集之所。有奏扰的（按扰《酌中志》作援）即以主使奸论。其缉捕有功人役，着该卫即查写来。该衙门知道。”

○附妖诗

五色龙文照碧天，讖书特地涌祥烟。

定知郑主乘黄屋，愿献金钱寿御前。

松风狂客题

注：臣偶从郊外贵家庄拾得前诗，读毕忽痛苦出声，左右惊觉夺去。臣归叹曰：“渠家羽翼成矣！”独访所谓松风狂客为谁？则豪商包继志也。包氏握镪贖金宝，明以金钱行间。语曰：“巨防容蚁，而漂邑杀人；突泄一烟，而焚庐烧积。”则皇长子危乎哉！凡吾臣子，谁不疾首痛心！故直书之。或散其党云。

○附妖言十大说

皦扬，尔忘之邪？尔有大心（按：心当依《酌中志》作志）不获，而乃规规于小愿乎？尔有大名见污，而乃规规于小闻乎？尔有大冤不白，而乃规规于小诬乎？尔有大仇不报，而乃规规于小忿乎？尔有大恩未偿，而乃规规于小惠乎？尔有大宝受诬，而乃规规于小失乎？尔有大游不畅，而乃规规于小方乎？尔有大忠可伤，而乃规规于小谨乎？尔有大贫能甘，而乃规规于小乏乎？尔有大才未试，而乃规规于小遇乎？此十大者信大，而小者信小矣！皦扬，尔忘

之耶？（原注：皅扬，系生光改名）

癸卯八月二十六日有感，援笔漫书，皅浼蒋无功录一通，张之轩侧，早暮起卧观之，以自警云。

生光会审时，御史余懋衡特向众官云：“昨梦观音大士说妖书系生光造的。”闻者莫不匿笑。传入禁中，神庙亦为绝倒焉。御史沈裕会审时，厉声向生光云：“妖书确是你作，如何不招？”生光已不能言，但张目切齿。后沈裕奉差出都，屡见生光为祟，遂卒于途中。又文华殿中书赵士桢，山东人，素慷慨有胆略，妖书事起，遂杜门不出，后屡见生光索命，竟致不起。人谓妖书出赵手，非关生光造（按：《明史纪事本末》：永嘉赵士桢。永嘉，乃浙江，非山东也。又《酌中志》作东嘉，东嘉亦即永嘉之异名，皆与山东无涉）。

妖书初起，神庙即召皇太子至，大声谕曰：“哥儿，你莫恐！不干你事！但去读书写字，早些关门，晏些开门。”又遣司礼太监田义口传圣谕到内阁云：“我今日朝圣母回宫，就宣皇太子到启祥宫面谕慰言。我的慈爱教训，你也知道。你之纯善孝友，我也尽知。近有逆恶捏造奸书，离间我父子，动摇天下，已有严旨缉拿正法。我念你必有惊惧之心，我着阁臣写旨安慰教训你。今日宣你来，面赐与你。还有许多言语，因忿怒动火，不能尽言。我亲笔写的面谕一本赐你，细加看诵，则知我之心也。到宫安心调养”云云。时神庙泪下，皇太子亦含泪叩首请去。送至殿檐，随赐膳品四盒、手盒四副、酒四瓶，命“传与先生们知道。”夫禁中严密，一启闭间，天语丁宁如此，则张差之梃，神庙已灼见於十二年前矣。

光庙元妃孝元郭后无子，妖书定，神庙特令多选淑媛以侍太子左右，而孝和皇后与焉。逾年，遂生熹庙。

万历三十三年，熹庙诞生。时已更深矣，特差年老宫人赴仁德门外报喜。光庙独步殿陛间，彷徨俟命。司礼太监陈矩得报，立奏神庙，即转奏慈圣，合宫欢忭。宫人还报，光庙乃喜。是时孝和未有名封，礼部拟封夫人，神庙令考皇明典礼，更之曰才人。

三十八年，圣躬不豫，召阁臣，及宫门而返。时福王尚未之国，中外汹汹惧变。刑部员外沈应奎，节侠士也，福清与之谋，令戎政出京营卒列守皇城，令锦衣严督缇骑，巡缉惟谨。又禁王邸诸人，不得出入。应奎裹甲同福清宿直房，誓以死卫太子。直至圣躬万安，乃出。人谓福清此举，不减潞公，而应奎之功尤伟云。

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按：《明史?后妃传》孝靖薨于万历四十年，无月。此云三十九年九月，与《明史纪事本末》作三十九年九月己酉合，疑正史误也），孝靖崩。先是，光庙移居迎禧宫，母子睽隔。及病笃，光庙进候，郑贵妃

令人尾其后，孝靖张目欲有所言，见之，曰：“郑家有人在此。”遂无语，至是崩。贵妃候气绝，始开门引光庙视敛。戚畹王升述其事甚详。有旨令行事宜照世庙皇贵妃沈氏例。行署礼部主事翁正春、御史穆天颜，各有疏请，谓礼宜加隆，常格难拘等事。俱不报。

万历四十一年九月，有武弁王曰乾告变：说有女人大姐嫁与皇贵妃宫中内相姜丽山（按：丽山，《明史》作严山），时在阜城门外庄上歃血为盟，必报郑贵妃厚恩，要结心腹好汉，共图大事，将皇上并皇太子弑毒，得立福王，必大升赏，富贵非小。立有妖书一册，会填姓名，令宗舜男赵思圣收掌（按：赵思圣，《明史》无思字，《纪事本末》与此同）；二月初，宗舜、孔学等设席请妖人王三诏等至家，书写圣母同皇上圣号，皇太子生辰。在学后花园内摆设香纸数分，又用黑瓷射魂瓶一个，披发仗剑，念咒烧符。又剪纸人三个，将新铁针四十九只钉在纸人目上，七日方焚化。收坛，相聚约定，只在圣节前后下手等云。疏进，神庙愤怒不堪，绕案而行者半日。左右俱辟易，莫敢近。辅臣叶向高揭奏：“往年妖书出于匿名，无可究治，故难于处置。今告者与被告者，人皆现在，一下法司鞫审，其情立见。皇上但静以处之，不必张皇。一或张皇，则中外纷扰，其祸有不可言者矣。”又揭奏：“此疏若下，上必惊动圣母，下必惶怖东宫，而皇贵妃与福王皆不自安。不如姑且留中，勿行宣布。所有奸徒，当于别疏批出，或另传圣谕，中有干碍事情，不必尽露。要以正国法尊国体，两尽而无伤。且速定福王明春之国吉期，以息群喙，则天下恬然无事矣。”揭入，漏已下四鼓，神庙尚未就寝，览揭，怒始霁，既而怡然曰：“我父子兄弟得安矣。”明日下曰乾于法司，毙之狱，而谕礼部择福王之国吉期以闻。

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孝元崩。停宫中者两年，尚不发引。礼科亓诗教疏言：“皇太子母葬已有年，而膳田未给，香火无供，忍令坟园之荒废。皇太子妃逝几二载，而葬地不择，灵輶未发，宁无暴露之感伤。”大理寺丞王士昌亦疏言：“皇贵妃，育东宫者也，膳田不给。郭妃，配东宫者也，葬地不择。”俱不报。四十三年五月，始有旨下礼部，相择皇太子妃郭氏坟地。六月有旨：“给皇太子母坟户三十名，园地二十五顷，以供香火。”

礼部既上福王之国吉期，时慈圣年六十八矣。郑贵妃欲止福王之行，乃以慈圣寿为辞，请留至四十三年贺太后稀龄寿诞，然后之国，且持金钱为寿。慈圣却之曰：“我潞王可宣来寿否？”十二月，署礼部右侍郎孙慎行集举朝公疏请之，乃下。福王临行前十日，郑贵妃又请更期。神庙怒叱曰：“如此，予复何颜对外廷！”贵妃始噤不敢复言。

光庙虽正位东宫，内阁往往托病求去，侍卫不过数人，故有张差之事。张

差者，供称蓟州人，手持枣木棍，闯入东宫，第一门寂然无人，第二门止两阍守之，一年七十余，一年六十余，差掙一人，至殿檐超级而上。韩本用大呼，群集不过七八人而已。差既擒，光庙奏闻有“皇爷可怜”语。奉旨：法司提问。时慈圣已上升，次日，神庙率皇太子、皇长孙、皇孙女诣慈圣几筵前行慰奏礼讫，即宣阁部诸臣见於慈宁殿。时临御久旷，仓卒出于不意，未暇肃朝仪也。神庙凭石栏命光庙宣谕：“张差身无寸铁，的系疯癲，不许妄扳，诬陷无辜。”传语谆谆，寂无对奏者。御史刘光复缙笏出奏：“臣等仰见皇上极慈爱，皇太子极孝敬。”敷奏方始，神庙不省所谓，传旨诘问所语云何，有阍误对：“渠言愿皇上慈爱皇太子。”神庙大怒，谓内廷慈孝。外廷妄肆猜疑，迹涉离间，遂以光复为震惊几筵，命执送刑部。刑部拟擅入仪仗律，应罚杖赎鍰。神庙怒其轻，比侍郎以下降罚有差，遂宣旨云：“去岁慈圣灵輿在途，内臣执缚者以震惊几筵，谓当大不敬，今光复罪宜比附论死，第念时方亢旱，姑著监候处决。”群情惶骇，随颁圣谕下部院。盖神庙特恶琐聒，借一警百，而实无深怒也。

张差变起，人情汹汹，咸归指宫闱，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疏云：“按其迹，若涉疯魔；稽其貌，的是黠猾。”给事中姚永济、韩光佑、刘文炳、何士晋、元诗教，御史过庭训、牟志夔，户部主事张廷等，相继请严鞫。后提牢主事王之寀疏言：“张差招称有马三舅、李外父、不知姓名公公等语。”大理寺王士昌疏言：“逆徒执挺入宫，伤及内侍，直逼檐下，何等危疑！何等急迫！乃奉旨仅曰‘法司提问’，似路人赴诉于不相知者。然比王之寀疏入，亦竟高阁，天下事尚忍言哉！”行人司正陆大受疏言：“逆徒张差业招有内官，何不言其名？既说有街道大宅，何以不知其处？霸州武举高顺亭（按：亭，《明史》作宁）。今竟匿于何所？”又云：“臣前年为福藩逾式，直陈大难，身犯奸畹凶锋”云云。盖大受前年为藩封逾额，曾疏参郑国泰也。国泰因出揭辨，内有“倾储何谋？主使何事？阴养死士何为？”又云“灭门绝户，万世骂名”等语。工科何士晋遂疏参国泰，谓：“大受不过引前疏发端，以明杞忧果验，并未尝指实国泰也。谁谓其‘倾储？’谁谓其‘指使？’谁谓其‘阴养死士？’谁谓其‘灭门绝户？’此揭出而人反不能不致疑于国泰矣。且国泰既汲汲于自明，即当请皇上将张差所供内官庞保、刘成，立刻发下，与马三道等俱听三法司公同拷讯，一一审确，具招正法，国泰心迹，岂不洞然？胡为到今寂无一语，掩耳盗铃，肺肝如见矣。”礼部右侍郎何宗彦疏：“张差一事，真亘古奇变，皇上初下法司，竟无严旨。王之寀一疏，皆有根据，法当严究，今已旬日，尚未报闻。”刑部左侍郎张问达题：“逆犯张差，窝主内官宅居豢养，主使引导，种种奸谋，具悉供案。臣于二十一日具疏题请，今已三日，尚未见敕

行会勘。”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复具揭上请，始得奉旨。时众论沸腾，郑国泰计无复之，连夜犒金二十六万，潜致刘廷元邸中，分饷诸权要。于是合喙共持疯魔之议，而黠猾二字为世大禁矣。时郑贵妃耸惧无措，神庙谕曰：“外边口语藉藉，不易解，若须自求长哥。”即为宣光庙至，贵妃号诉哀祷，光庙乃上疏恳求宽结。复降谕法司，力禁扳招，止据张差等定狱焉。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刑部等衙门署部事左侍郎等官臣张问达等，为钦奉圣谕事。臣等审得张差供年三十五岁，唤名张五儿，系蓟州井儿峪居住。于本年三月内收到割柴草，堆货卖，被内差官李自强、李万仓，欺差硬买，不从，将前柴草尽行烧毁，致差气忿，要赴朝内声冤。遂于五月初四日，手拿枣木棍一根，从东华门进，一路无人阻挡，直至慈庆宫门首，要行闯进，遇守门内官李鉴吆喝拦住，差即向鉴一棍，打伤在地，竟跑入前殿檐下，被拿住等情。又该提牢主事王之寀题为鞫问狱情系于根本等事，内称十月十一日（按：十字，《纪事本末》作本字，盖即此五月事也。十字的系本字之误。且此案已于六月奏结矣）散饭狱中，见差年壮力强，非疯魔之人。问差何由执棍至宫，初招“我迷了”，只说告状苦死撞进。臣问：“汝若不招，再加刑法。实招，与饭吃。不招，饿死。”差见饭低头招：“不敢说。”臣麾去官吏，止留二吏扶住，问他实招。据供：“有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公，说‘事成与几亩田地种，够你受用。’说罢，老公公骑马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公与我饭吃，说‘不要饿了他，也休要多了’。又说‘你先撞一遭去。撞着二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有力量救得你’。老公公与我枣木棍，领我从后宰门进到宫门口。守门的手打一巴掌，被我一棍打倒。里边老公公们多了，就被拿住。”等情。本部批覆：“‘按所供口词，似疯魔而又非疯魔者。该司官会同原问，提牢官再行细审。’据供：‘马三舅的名马三道，李外父的名李守才，骑马老公公庞保，住蓟州黄花山修铁瓦殿，马三舅、李外父常往送炭。刘公，我说了刘成罢。庞保约刘成在玉皇殿商量，说‘打上宫去，撞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小爷，吃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又说“小爷洪福大了”等语。看得张差闯入禁廷，狂逞之形显著，公持凶器，跋扈之势昭彰。非宗社有灵呵护，左右极力擒拿，则事且有不可知，而变且有不可言者矣！乞敕三法司将前后所供情节并提内官庞保、刘成对明等因。本月二十日具题。“二十六日蓟州道呈解马三道、李守才、李自强、李万仓、孔道五名到司，当同对审再三。马三道初不承认，但称‘实名马宗礼，是差妻母舅，黄花山修铁瓦殿送炭。庞公、刘成、张差五月出来，不知做什么。’李守才招称‘有高真人补玉皇殿，庞公修铁瓦殿，是我送炭。’又称‘商量打伙朝审来，我们不来，张差一个来，想他走里面去再干什么事’等语。及审李自强、李万仓放火烧柴情由，俱称‘两年前

我众人柴禾都被烧了。张差上年腊月风起时，尝在外边住几日。今年三月内，差在家里骂天骂地，口说‘我是玉皇的儿子，玉皇差我下来。’”等语。因就叫张差，张差称：‘马三舅、李外父在三舅家商量就了，说“你该去撞一遭，不去你也活不成。如今论事，我们三个差了。要砍，三个就砍了。’”又称‘红封票不知几时在家里，是差妻李氏样册子收着。票上说封我神仙。你们里边干的事，我也说了罢：你们打伙商量，叫拿枣木棍进去。却好就有一根在家里，拿进去，没人拦我。不然，插翅飞不进去。’等语。各口词在卷。二十七日，奉圣旨：‘疯癫奸徒张差持挺闯入青宫，震惊皇太子。朕思太子乃国家根本，已传谕本宫添人守门，关防护卫。既有主使之人，即著三法司会同拟罪具奏。’二十八日，奉宣召阁臣、五府、六部、九卿、科道于慈宁宫，钦承面谕众官：‘疯癫奸徒张差闯入东宫；庞保，刘成，俱系主使。将三犯即时处决，余犯分别拟罪具奏。’续奉圣谕：‘张差即便会官决了。内官庞保、刘成，申明另处。马三道等，的系诬扳，斟酌拟罪来说。此外不许株连无辜，致伤天和。’遵旨将张差于二十九日押赴市曹处决讫，随具揭帖请发庞保、刘成。三十日，复奉圣谕云：‘昨皇太子亲来乾清宫问安，又奏庞保、刘成，的系诬扳，若一概治罪，恐伤天和。方今亢旱不雨，拿到内官，名又不同，可著司礼监同九卿、三法司于文华殿门前鞫问具奏。’臣等遵召齐集。又奉东宫传谕：‘张差持棍闯入，当时就擒遍搜，除棍外并无他物，其情实系疯癫，误入官闱。后复招出庞保、刘成，本宫反覆参详，料庞保、刘成，素必凌虐于差，故肆行报复，诬以主使。本宫体念人命至重，造逆何等事情，岂可轻信？连日来父皇速决张差以安人心。况今拿到内官，名姓不同，当从轻拟罪，请父皇定夺，则刑狱平而于本宫阴德亦全。先生等体悉遵行，不可因事积疑，惊骇中外。’臣等随公审庞保，供称原名郑进，五月初三日在黄花山修工，初四日蒸点心，初五日犒给。刘成供称原名刘登云，有门面房七间半，在西城麻线胡同。与饭吃，与棍等，展转不招。六月初一日，又该司礼太监李思传奉圣谕：‘郑进、刘登云原与张差所供不对。今司礼监回奏二犯招词，明系妄供。且皇太子屡奏，的系诬扳，著与马三道等一并斟酌拟罪来奏，以显皇太子睿明仁孝。’初三日，奉钦依仍于文华殿门会官审问。郑进、刘登云，坚执本不识认张差。五次严刑，该二犯已故。臣等看得先后招词，已处死张差及庞保、刘成等。治世乱民，异谋同党。窥窃青殿，假术红封。指修造以生奸，商量有口。饵张差以田地，意欲何为？马三道等法应重科，罪难轻减，但三凶已身故，覆讯无人。各犯俱拟配杖，俱从宽典，用开法网之一面，实遵谕旨之屡颁。既以广皇上垂恤好生之心，又以昭储位恳请祇承之孝。等因。初四日具题。”初七日，奉圣旨：“是马三道等，俱照原议发落。其高真人及香头人等，着该地方官禁谕解

散，不许潜住近京，惑众生事。”

按：此即《要典》中梃击一案也。献此狱者，刑部司官胡士相、陆梦龙、邹绍光、曾曰唯、赵会祯、劳永嘉、王之寀、吴养源、曾之可、柯文、罗光鼎、曾道唯、刘继礼、吴孟登、岳骏声、唐嗣美、马德澧、朱瑞凤也。当王之寀揭奏张差口供，奉旨三司会审，张差招有三十六都头儿，则胡士相阁笔不下。招有东边一起干事，则岳骏声叱言不许波及无辜。招有红封票高真人，则劳永嘉力持不便究竟。大理寺丞王士昌疏虽激烈，而会审之时则颇事调停。于是改“党内”为“教内”，改“都头儿”为“香头儿”，“与地三十六亩”已载入招，又复割去。致张差以头抢地，谓“同谋做事，事败独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问。嗟乎，借疯癫为调护两宫之计，自是臣子至情至理。弟刘廷元等反以此为王之寀罪案，是诚何心哉！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崩于乾清宫，光庙临丧，哀毁殊至，惨动百官。次日，即传令旨：命矿税尽行停止。税监张煜、马堂、胡宾、潘相、丘乘云等，尽行撤回。是时税监遍天下，小民涂炭已极，廷臣请撤者无论百疏，概行留中。辛丑冬十月（据《明史·沈一贯传》及《纪事本末》，神宗抱病在三十年二月，三十年则壬寅，又系二月，与此异），神庙抱病笃，甚追悔矿税事，夜半御笔亲书片纸传免。四明沈公既奉旨，尚未即发，忽有内阉二十余辈踉跄来追。四明犹豫未定，阉辄自相扑，流血被面。四明惶惧，随以封进。自是海内重受荼毒者又二十年。光庙首诏传免，民间欢声雷动，若更生云。

光庙又念辽东缺饷，军士劳苦可悯，遵照遗旨，特发内帑银一百万两，解赴经略熊廷弼犒赏军士，务沾实惠。又令旨发内帑银一百万两，解赴九边抚按官酌量犒赏。并谕两项共给解银五千两，沿途支费，不得骚扰驿递。其银毋入太仓，即时散发。

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光庙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泰昌，以明年为泰昌元年。大行皇帝谥曰显皇帝，庙号神宗。

初二日，命考选馆选诸官，悉遵遗诏补用。即日下巡按巡盐诸差，并南京巡视各差，共五十余员。大学士方从哲等以疏救御史刘光复，奉旨革职为民（按：奉旨革职为民，据《两朝从信录》，乃神宗前旨也，应增前字），乞复原爵；允之。旨谕礼部：遵遗旨封皇贵妃郑氏为皇后，尚书孙如游执称“本朝无此例。”复谕内阁以皇考遗命为言，大学士方从哲等揭奏“先朝有贵妃进封，如慈圣太后，因诞育皇考，母以子贵，若但以侍奉勤劳，遽加尊号，本朝实无此例。”遂止不封，而移居贵妃于慈宁宫，凡朝谒尊礼一如神庙之于慈圣故事。时西李康妃有专宠，郑贵妃投诚于李，故所求立应。封后者，太后之渐也。窃谓光庙此举，以消谗间，以释疑城。厚则厚矣，而不可训也。独不思孝靖

病笃及既崩，而贵妃挟制事乎！

祖制：宫中服饰器皿，惟后用黄，余俱用红。郑贵妃有宠，神庙代请赐黄，慈圣不许，请之再四，乃曰：“皇帝讲分上安得不听！”因传懿旨，东西两宫皆赐黄。神庙遂止，不敢复用。后孝端上仙，一切宫中印务，慈圣俱付西宫范德妃权署。家范严整如此。是时穆庙东宫刘昭妃尚在，后熹庙登极，移贵妃于仁寿宫，而迎刘太妃于慈宁宫，礼也（按：穆庙，据《明史·后妃传》，疑作神庙，而细绎下文，又似穆庙之妃，未审孰是。又按：《酌中志》亦云“神庙昭妃刘老娘娘，”恐此误记耳）。

上亲点吏部右侍郎史继偕、南京礼部右侍郎沈■（彳 雀），俱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从辅臣方从哲请也。又点何宗彦、朱国祚、刘一燝、韩爌，各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又召辅臣叶向高于田间。又谕礼部，封皇弟瑞王于汉中府、惠王于平阳府、桂王于东昌府。惠王请改荆州，桂王请改衡州，从之。

上御文华殿，传谕内阁：“朕今早于御门见各官随从多执洒金大扇，及回至省愆宫，即闻散班官于会极门高声喝道。朝仪本当严肃，岂容慢褻至此！卿等传示大小九卿科道等官，以后凡遇临朝，务要十分敬慎。如有仍前肆行违禁紊乱朝仪者，纠仪官指名参来重治。”

上谕：“天气炎热，边臣暴露疆场，忠劳可念。赐经略熊廷弼、总督文球、巡抚周永春及总兵等官银币，各赏赉有差。”

给事中周朝瑞疏奏“慎初三要：一曰信任仁贤，二曰推广恩泽，三曰斥逐嬖幸。”又请“停止金花银两。”内阉激上怒，谓此项银两，原系祖制，进内以备万寿诸费。今朝瑞擅请停止，为大不敬。几于廷杖，既念即位之初，姑从轻处，降一级调外。阁部连揭求赐宽释，不听。

上谕：“吏部向东宫讲读官，著查现任者即予优擢，其在籍者速与起用，已故者题与赠恤，以示讲幄旧恩。”又谕：“用人毋拘资格，凡有才能卓异者，即便破格擢用，以示激励。其养病致仕各官，内有年力未衰、素行表著者，著量才起用。”左都御史王纪奏请释宗藩；充讶（按：充讶，《两朝从信录》讶作■〈鱼牙〉）亦以疏救刘光复，锢系五载矣。允之。

起升邹元标为大理寺卿、王德完为太仆少卿。元标邹公，天性刚劲，丁丑甫释褐时，张江陵闻父讣不奔丧，上疏争者辄予杖，公赉奏疏入朝。适赵艾诸公方受杖，公视杖毕而后诣会极门投疏。直日内阉曰：“若非上夺情疏乎？盍以赵某等为鉴！”公曰：“吾告病耳。”疏入，而明日果杖。嗣是屡起屡蹶，迄不少挫，伏林下二十年，世以出处卜消长。命下起升，士论称快。德完王公，既疏请笃厚中宫被杖者，于国本称为第一人。原任户科孟养浩、杨东明、

程绍，吏部白所知，俱起升太常少卿。姜应麟、钟羽正、李本固、丁懋逊、史弼，俱起升太仆少卿。程绍以矿阉参逮夏县知县，疏救草职，应麟以争封贵妃郑氏谪降者，所知以吏部守制为戴士英诬其匿丧营升革职者，至是俱起升矣。原任吏部郎中张凤翔、耿廷柏，俱起升南京大常少卿。汪应蛟，起升南京户部尚书。饶伸、冯若愚，俱升南京光禄少卿。刘元珍、胡克俭、王惟俭、白瑜，原任知府钱策，俱升光禄少卿。饶位、何暴、冯从吾、黄龙光、邹德泳、何士晋、邵辅忠，俱升尚宝卿。区大伦、秦聚奎、涂乔迁、柳佐，俱升光禄丞。王佐、林材、刘文炳、刘时俊、袁可立，俱升尚宝丞。吕图南，升南京通政司右参议。万连昆，升南京礼部郎中。翟凤翀，升南京户部郎中。原任知县满朝荐，升南京刑部郎中。原任通判夏熏，升工部郎中。原任同知王邦才，升南京户部员外。郭尚宾，升南京兵部主事。史孟麟，南京礼部主事。郝名宦（按：《剥复录》，郝名宦，以天启五年十二月削夺，即此人也），南京刑部主事。原任知县韦国贤，南京工部主事。一时共起升大小官四十八员。

上特谕内阁：“文华殿窄小，百官排班喧挤，朝仪不肃。今发内帑银一百万两，启建皇极门殿，著钦天监择日兴工。”

兵部尚书黄嘉善奏：“请将万历四十八年九月以前拖欠未徵钱粮，悉行蠲除。并通湾店房遗息，请查豁免。”从之。

光庙御体羸弱，虽正位东宫，未尝得志。登极后，日亲万几，精神劳瘁。郑贵妃欲邀欢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八月晦日甲寅（按：推历，是月丙午朔，八月小，二十九日即晦日，当甲戌也。又以下文九月乙亥朔证之，寅字当为戌字之误），上病渐深，召见阁臣方从哲等，顾皇子谕曰：“卿等辅他为尧舜之君。”语及寿宫，谕“要紧”者再。时有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有仙丹，介内阉奏闻，上以问从哲，从哲对曰：“臣等亦知之，然未敢轻信。”上即命中使宣传。诸臣既退，可灼至，又同进诊视。具言病原及治法甚合圣意，上喜，命进药。诸臣复出。可灼与御医各官商确未决。须臾乳姬至，候问皇躬，上趣和药诸臣复人，可灼调药以进。前是上饮汤辄喘，及服可灼药，乃受。上大喜，称忠臣者再。诸臣出宫门外，候少顷，中阉传：“圣躬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诸臣欢跃而退。可灼与御医各官留有顷，可灼乃出，阁臣邀询之。上恐药力歇，欲再进一丸，诸医言不宜骤进。传促益急，遂再进。讫，阁臣即问服药后何如，可灼云：“圣躬安适如前。”次日五鼓，内宣召甚急，诸臣趣进，龙驭上宾矣。盖九月乙亥朔也。时外廷盛传宫中盍进美女，上体由是虚损，御医房内阉崔文升复投相反相伐之剂。给事中杨涟已具疏论其合谋弑逆，至是以服可灼药，遂至大故，藉藉之口遂渐不可解。光庙初服药时，传旨赐可灼银币。

已宾天矣，从哲犹奉前旨票赐银币如故。御史王安舜首疏劾之，略曰：“当圣躬疾笃，正中外危疑之日，李可灼敢以无方无制之药，驾言金丹，夕进御而朝宾天。即不能深文以伸公讨，亦当治以庸医杀人之罪。”疏入，乃改票可灼罚俸一年。既而可灼席稿待罪，又票著驰驿回籍。御史郑宗周疏请寸斩崔文升以谢九庙之灵。从哲票著司礼监议处，众心益愤不平，于是论者蜂起。嗟乎！可灼、文升，罪实难逃，而从哲回护如此！则红丸之进，亦难免党同合谋之疑矣！

此即《要典》中红丸一案也。谨案孝宗有疾，太医进药，鼻衄骤崩，盖误用热剂也。御药局太监张瑜、医官施钦、刘文泰等四人皆下狱。据正律：“误用御药，大不敬，当斩。”是时刑部尚书闵珪、左都御史张敷华、尚书掌大理寺事杨守随，仅引交结近侍官员律，论绞。议者犹以未尽法为恨。斯时为政府者，宜援故事。文升不问，可灼之赏，是非倒置乃尔！遂致一激而为孙宗伯之弑逆，再激而为魏忠贤之爰书，党祸不已，国运随之。德清之肉，其足食乎！

西李康妃为光庙所专宠，郑贵妃阴结欢于康妃，水乳契合，屡以进封贵妃为请。群臣坚持不可。及光庙崩，贵妃与康妃密谋拥留皇子于慈宁宫，欲邀封太后及太皇太后，同处分政事。太监王安者，保定人，初为光庙东宫伴读，以从龙恩升司礼监太监，光庙颇严惮之。登极一月，一切圣政，王安左右之力为多。至是知康妃等谋，深以为不然，遂具揭遍投外廷，称选侍欲拥立东朝，仿前朝垂帘故事。群情汹汹，受遗命诸臣大惧。阁臣方从哲等，率群臣哭临，门闭不得入。给事杨涟排闥直入，守门内阉持梃乱下，涟厉声曰：“皇上崩，正臣子入临之会，谁敢辱天子从官者！”内阉止不敢动，群臣乃得入。至乾清宫哭临毕，群臣问皇子所在，诸阉张口不对。群臣相率立殿内，力请皇子出。从哲议皇子暂返东宫，俟选侍移居，乃正位乾清。涟面斥之，谓“天子无返居东宫之理，选侍无僭居乾清之理。”呼内阉李进忠等，责以严词，谕以祸福。良久皇子始出，仓卒升辇。阁臣刘一燝、尚书周嘉谟、英国公张维贤、给事中杨涟等，共登肩舁之，行数步，舆夫始至。至是居文华殿，群臣先行叩慰礼，即请进位，行五拜三叩头礼。于是周嘉谟、杨涟与给事中惠世杨、御史左光斗等，具疏力请选侍移宫（原注：时，未封康妃故称选侍）。次日群臣立候上批，有旨：“选侍著即移仁寿宫。”王安等从中恐喝，选侍遂不及待，侍从手抱八公主，徒步以行，凡簪珥衾裯之属俱为群阉所掠夺。选侍位下，内阉李进忠、刘朝、田诏等，乘机窃盗内帑。王安发其事，追究牵及选侍之父。御史贾继春上书政府，谓“先帝宾天，骨肉未寒，宜调护挽回，使选侍待终天年，皇女无虞意外。”给事中周朝瑞驳之，谓“喜树旌旗，妄生题目。”继春辨谓“保全选侍，盖亦人情至理，非诧眼旌旗，惊心题目。且皇上父子相继，宗社何尝

不安？必待倾选侍以安之乎？即移宫原是正理，何必立时驱逐乎？革其已进仪注之贵妃，困其无端罗织之老父，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谁怜？孀寡之未亡人雉经莫诉”云云。有旨：“雉经入井等语，有何凭据？”著令回话。继春回奏，以风闻对。有旨：“贾继春削职为民。”

御史左光斗疏奏，略曰：“选侍移宫之后，当存其大体，捐其小过。伏乞皇上宣召九卿科道面谕以当日避宫何故，今日调御何方。李进忠、刘朝，既经正法，其余概从宽宥，庶几烧梁狱之词者，正以寝淮南之谋。”疏入，上传谕内阁：“朕幼冲时，选侍气凌圣母，成疾崩逝，使朕抱终天之恨。皇考病笃，选侍威挟朕躬，欲封皇后。朕心不安，暂居慈庆宫。选侍复差李进忠、刘朝等，每日章奏文书先奏选侍，方与朕览。朕思祖宗家法甚严，从来有此规制否？朕今奉养选侍于啾鸾宫，仰遵皇考遗爱，无不体悉。其李进忠等，盗库首犯，事干宪典，原非株连。卿等可传示遵行。”

给事中杨涟疏叙移宫事情末云：“臣当日即语诸大臣，移宫自移宫，隆礼自隆礼，必两者相济而后二祖列宗之大宝始安，先帝在天之灵始安。即本日缉获罪瑯，只宜歼厥渠魁，无滋蔓引。大抵宸居未定，先帝之社稷付托为重，平日之宠爱为轻。及其宸居既定，既尽臣子防微之忠，即当体皇上如天之度，今诸大臣犹在耳也，臣之所以议移宫始终如此。乃移宫之后，忽来蜚语：有传选侍得跌踉跄，欲自裁处；皇妹失所，至于投井者。或传治罪瑯过甚者，或称内外交通者。使闻风叹息之言，作此日不白之案。九庙神灵，鉴此热血。伏乞皇上于皇弟皇妹时勤召见，谕安不妨曲；及李选侍酌加恩数，仰体先帝遗言。”云云。疏入，次日特谕群臣曰：“朕幼冲登极，开诚布公，不意外廷乃有谤语，轻听盗犯之讹传，酿成他日之实录，诚有如杨涟所奏者，朕不得不申谕以释群疑：九月初一日，皇考宾天，诸臣入临毕，请朝见朕，李选侍阻于暖阁，不许朕出。司礼官固请，选侍许而复悔，又使李进忠请回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宫丹殿上，大臣扈从前导，选侍又使李进忠牵朕衣。卿等亲见当日景象，安乎？危乎？当避宫乎？不当避宫乎？是日朕自慈庆宫，即乾清宫，躬视皇考入敛，选侍又阻朕于暖阁，司礼官王体乾固请得出。初二日朕至乾清宫朝见选侍毕，恭送梓宫于仁智殿。选侍差人传朕，必欲再朝见方回。各官皆所亲见，明日威挟朕躬，垂帘听政之意。朕奉皇考命依选侍，朕不往彼宫，饮食衣服皆皇考所赐，每日仅往彼一见，因之怀恨，凌虐不堪。若避宫不早，则彼爪牙成列，盈虚在手，朕今不知如何矣。既毆崩圣母，每使宫眷王寿花等时来探听，不许朕与圣母旧人通一语。朕之苦衷，外廷不能尽知。今停封以慰圣母之灵，奉养以追皇考之意，该部亦可仰体朕心矣。臣工私于李党，不顾大义。谕卿等知之，今后毋得植党背公，自生枝节。钦此。”

按：此即《要典》中移宫一案也。当时杨、左二公，何尝不请调护选侍？“而殴崩圣母”、“威挟朕躬”等语，皆熹庙谕中之言，乃尽举以为杨、左等罪案，逆贤辈不足责，熹庙中夜扞心，何以自解？嗟乎！奸臣惑主，颠倒是非，可胜悼哉！

给事中惠世扬疏论御史刘廷元“往日用事，群小附和，开款造单，日谋驱逐。今忽有巡按顺天之命，臣工无不错愕。”并纠徐兆魁“抚楚不职，当赐罢斥。”有旨：“兆魁以新简留用，廷元下部院看议。”已而，部院覆：“廷元候论定处分。”世扬首攻二奸，彼党恨之入骨，遂诬捏世扬青衣小帽，夜入王安直房，潜谋定策。呜呼！鼎湖未泣，谋定何策！龙驭既升，普天缟素矣！而青衣宫禁，有是理否？

泰昌元年九月，熹庙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天启，以明年为天启元年。自九月至十二月，仍称泰昌元年。大行皇帝，谥曰贞皇帝，庙号光宗。

天启元年，给事中张鹏云、御史马逢皋等“追论御史刘廷元下廷臣看议。”吏部尚书张问达等覆奏，略曰：“御史刘廷元，当先帝青宫，危疑岂不熟闻？突有张差之变，廷元职司巡视，宜何如其愤激，乃云‘迹若疯癫，貌同黠猾。’若休戚不相关者。然幸仗皇祖神明，立斩以决。此案设真信为疯癫，俾元凶漏网，不知廷元何词以谢天下！提牢主事王之寀明其不疯不癫，有心有胆，此语可以动皇祖之慈念，可以坚先帝之孝思，可以遏宫禁之邪说，可以明臣子之忠爱。功在国本，义在人心。廷元不闻一语自咎，反哓哓于忠义乱贼之辨，将指卫前星者为乱贼乎？阿后宫者为忠义乎？抗正直者为乱贼乎？工邪媚者为忠义乎？科臣张鹏云、道臣马逢皋怀恨不平，连章渎奏，皆为宗庙灵长计，至深远也。”有旨：“刘廷元著降三级，调外任用。”

礼部尚书孙慎行，追论阁臣方从哲“轻信李可灼以进红丸药，致皇考速逝，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辞弑之名，益难掩弑之实。”且引许世子止不尝药，以责从哲。给事中魏大中亦疏参从哲，并及张差、崔文升、李可灼，内云：“可灼之药不合之文升不备，文升之逆不溯之张差不明。郑国泰、郑养性、方从哲之罪，不参之三案不悉、不定。”时先后纠弹者，刑部侍郎邹元标，光禄少卿高攀龙，给事中惠世扬、周希令、彭汝楠、沈维炳、薛文周，御史张慎言，礼部主事刘宗周等。奉旨：“廷臣会议。”吏部尚书张问达等覆奏，略曰：“进药始末，臣等所共见闻。弑逆二字，何忍轻言！但进药之时不能力止，进药之后龙驭即升。票处可灼，又不重究。今辅臣自请削夺，为法受过。臣等会议，应如所请。崔文升、李可灼应下法司从重究拟”云云。有旨：“李可灼著法司究问，崔文升仍发遣南京去。”时文升已充南京净军也。后法司拟可灼遣戍，有旨依议。

孝和素与李康妃有隙。康妃有宠于光庙，孝和由是郁郁成疾，临崩有遗言云：“与西李有仇，负恨难伸”等语。时熹庙年幼，不甚省。

熹庙既即位，封乳媪客氏奉圣夫人，移居咸安宫，衣食几与三宫等。时魏忠贤已入宫中，客氏初与内阉王国臣有私（按：王国臣，即魏朝后改姓名者，如魏忠贤之即李进忠，盖以盗帑思逃国法也。语见《酌中志》），既又私于忠贤。王安方掌司礼监印，客与贤协力拥戴。内阉李进忠、刘朝、田诏等，以盗内帑下狱（原注：忠贤初入宫，亦名进忠，后改今名）。杨公涟疏参忠贤，忠贤乞怜于安，安尽委罪于李进忠，以饰外廷，忠贤遂得无恙。既而国臣与忠贤争客氏而哄，熹庙询客意所向，因逐国臣而留忠贤。王安不平其事，深加诘责，客与贤反大恨安。安循例告病，拟邀温旨即出。有阉陆蓀臣者，霍维华戚也，通信维华，谓安与贤适当水火，有隙可乘。华遂出疏参安，贤犹怀前恩，思为援手。王体乾心图掌印，怂恿客氏激贤怒，遂矫旨允告，随降谪南海子缢杀之。名下曹化淳、王裕民、马应辰等，得降责有差。

王安既死，忠贤用事。乌程沈■（彳 隹）首通其名下刘荣，以转通于贤，由是附贤者渐众。贤以霍维华之攻王安也，深德维华，维华因引孙杰与贤通线索渐密。冢宰周嘉谟恶之，以年例黜维华于外。孙杰遂疏攻嘉谟，嘉谟引疾，贤矫旨准回籍调理。次年孙杰亦以例外转。

神庙时，熊廷弼以兵部侍郎经略辽东，嗜杀过当，然守御甚严，赖以安堵。然性刚愎自用，岁时绝无一介赂遗当路，以此失权贵心。给事中姚宗文自辽归，讼言其短，众遂论列廷弼。廷弼请告回籍，以辽抚袁应泰代之。廷弼在辽，凡流民来归，聚集堡城中，给其衣食。有逸出者，辄杀之。号令严密，有犯不赦，以故奸细不得行。应泰至，尽反熊所为。敌骑至辽东下，奸细开门内应，或云袁应泰所纳。遂至辽民失所，男女群拥辕门控诉，概置不理。以故辽民愤恨，招敌攻城，遂开门拥入。辽阳陷，应泰自刎。报至，举朝震恐。熹庙即家拜廷弼兵部尚书，复视师于辽，赐尚方剑，得便宜行事。又令大小九卿科道祖饯都门外，以宠其行。时王化贞以巡抚驻广宁，上令廷弼守关。先是王化贞主战，欲用西师制敌，而密招叛将李永芳为内应。廷弼欲阻险修备，画关而守。议既相左，台省又各以意见佐之，遂成水火焉。

天启二年正月，大清兵至辽阳，广宁居民讹言且欲渡河，纷纷南窜。左营参将孙得功、旗鼓游击某遂拟缚化贞以献敌。化贞大惧，踉跄逃归。廷弼在前屯，遇之，快化贞之主战而逃也，幸画关之说为有当也，遵奉守关之旨，亦改旆而南，言者并以私逃论列。化贞逮，廷弼自诣法司，俱议斩。杨公涟等议廷弼奉守关之旨，不可谓逃，又不当与化贞同列。是时持公平之论者，咸以此为允当云。

辽事一案立谏者，刑部主事顾公大章也。先是丙辰、丁巳之际，正人日受摧残，大章慨然以贾彪自居，及补官国子博士，颇为世道效力，后为同事诋其功，遂犯时奸忌。御史杨维垣疏参鬻狱，大章疏辨：“熊、王之案，诛心则廷弼难末减，论事则化贞乃罪魁，颇自谓持平。今诸臣并论辟矣，业已僻矣，又何鬻焉？”维垣又参大章受熊廷弼贿四万代为营脱，并及花献宸、佟养冲等。大章又辨：“尔时会审者二十八人，人各有单，始而各出所见，终而画一成招。盖三法司共议而定此辟，臣曷尝释廷弼哉？廷弼行贿应行于议释之人，不应行于定辟之人。至花献宸系御史李时荣所定，佟养冲系御史吴应琦所批释，与臣风马牛不相及。维垣但欲甚臣之罪，不知已踏说谎欺君之条矣。”有旨：“奏剖既明，著照旧供职。”后逆贤借熊案杀杨、左，实本维垣之疏云。

汪文言者，歙人也。因黄正宾以交于诸君子，后游长安，与东宫伴读王安善，因为安指说当世人品某某为正，某某为邪，安听之娓娓不倦。丙、丁之际，正人尽退而局中诸有力者亦渐相携贰。文言策之曰：“浙人，主兵也。齐、楚，客兵也。成功之后，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逐，此可构也。”遂多方用间，齐、浙果大构，卒以两败，而楚乃归正。虽杨、左主其谋，而先后奔走以玉成之者，文言也。庚申之岁，鼎湖再泣，拥护冲主，鼎新朝政，则南昌刘一燝与王安其济，文言实绸缪之。时诸君子争嘉文言之功，而忌者日益众。壬戌被逮下法司，仅末减。人谓文言宜少休矣，文言不听，益游公卿间。遂入蒲州韩爌、高邑赵南星之幕，夤缘题入内阁中书，颇肆招摇。甲子岁，阮大铖因争吏部垣缺，欲释憾杨、左等，嗾刑科傅櫬疏参文言，下诏狱，卒无可坐，特出中旨廷杖一百。后逆贤欲借文言口杀杨、左等，御史梁梦环复疏参，逮下诏狱。

天启三年癸亥，京察，先是邹公元标为左都御史，群小惮其丰采，必逐去之而后快。于是给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兴治，相继攻之。福清叶公揭谓“童蒙止论其讲学，允厚并訾其人品，兴治遂拟为贼。三臣之意同似不在于讲学，而在明岁之考察也。”元标连疏乞归，升赵公南星为左都御史，与吏部尚书张问达同主察典。故给事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即向齐、楚中之持局者也，时目为四凶。考功郎程正己，素恶其招权乱政，复廉得贿状，俱当之以不谨。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争之甚力，正己不听。诸有议者亦俱从褫斥，不稍假借。

给事中阮大铖者，桐城人，与左公为同里。甲子吏科都缺，序应属刘宏化，其次大铖，又次魏大中。大铖素与东厂理刑傅继教善，继教及刑科傅槐与逆贤之甥傅应星通谱，称兄弟。大铖计邀中旨，借上供事。刘宏化不得升转，朝论沸然，知大铖自为地也。高邑赵公拟如例转，大铖惧，又疑左公发其谋，适

有熊、徐之隙，参左公及张鹏云、魏大中，大铖请告以归（按《明史?光斗传》吏，科都缺应属周士朴，大铖勒士朴不迁，以为己地，与此属宏化者异）。

兵部员外郎邹维琏，廉而才，高邑器之，调为吏部。时江西现任有司官吴羽文，而邹以员外调，皆属破格。给事中傅槐遂参高邑紊乱旧规，援引私人。高邑伸辨。有旨：“督趣维琏到任。”槐再疏，并参左光斗、魏大中，目为邪党，御史张讷疏内有“跃冶之铨郎，屡烦巽命之招呼”等语。御史袁化中出疏辨明。福清叶公票旨：“各心供职，不得争辨求胜。”

光庙有选侍赵氏者，尚未有封号，素与客、魏忤。熹庙时，客、魏乘机矫旨，勒令自尽，赵将光庙所赐金珠等项罗列桌上，沐浴礼佛，西向再拜，然后投缳。仅以宫人礼敛之。崇祯时，无有声其冤者。

熹庙张裕妃有娠，铺宫册礼已毕，忽得罪客、魏，矫旨将宫人尽行屏逐，绝食而死，革其封号，如宫人例焚化。崇祯时，复其封号。

范慧妃偶失宠，李成妃侍熹庙寝，代范乞怜。客、魏侦知之，亦矫旨革封，绝食一如裕妃。先是李妃有鉴于张，预为之备，幸得苟延，又值客、魏怒少解，遂出为宫人。至崇祯时，始复其封号，给禄如旧。

内阉刘良相者，曾为熹庙伴读。孝和遗言云“与西李有仇”者，良相执笔也。后逆贤矫旨，谪住凤阳，杀之。

天启四年，涇阳张问达去位。高邑赵南星秉铨，锐意澄清，然径情直行，视政府蔑如也，福清以下多不悦。福清故坚卧以持之，致有傅櫬之事。先是应山杨公由佥院升副院。佥院虚席，熊明遇、徐良彦皆欲得之。应山与高邑诸公坚执不可，共推穀桐城左公。熊、徐大怒，遂嗾傅櫬参论高邑，再及桐城，并连魏大中、张鹏云等。

熹庙偶以小恙怒魏忠贤，忠贤待罪私邸。外廷有传其事者，应山遂草二十四大罪之疏，桐城左公赞之甚力，而微商之澄江缪昌期，澄江谓：“此事非可轻言。夫击内者，只争呼吸间耳，一不中而国家随之。况今且内无张永，外无文襄，可几幸乎？”桐城默然。不三日而应山之疏竟上。疏入，而忠贤已待内久矣。时天启四年甲子六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题参逆珰怙势作威，专权乱政，欺君蔑法，无日无天，大负圣恩，大干祖制，乞奋乾断，早救宗社。疏略曰：“高皇帝所定律令，中官止供扫除，不许干预政事。东厂魏忠贤者，本一市井无赖，至中年净身夤入内地，初犹谬为小信小忠以幸恩，既乃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祖宗之制，以票拟责重阁臣，其余不得假借。自忠贤擅权之后，旨意多出传奉，真伪莫辨。近且三五成群，逼勒票拟，甚有竟自内批者。坏祖宗二百年之政体，大罪一也。旧阁臣刘一燝、冢臣周嘉谟，同受先帝顾命，亲捧御手，首定大计者也。乃忠贤急于剪己之所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

，示意孙杰论逐。大罪二也。先帝宾天，进御进药之间，普天实有隐恨。执春秋讨贼之义者，孙慎行也；明万古纲常之重者，邹元标也。忠贤一则逼之告病去，一则嗾言官论劾去。顾于护党气殴圣母之人，曲意绸缪，终加蟒玉，亲乱贼而仇忠义。大罪三也。王纪、钟羽正，先年功在国本。及纪为司寇，执法如山；羽正为司空，清修如崔。忠贤一则使人谗辱于部堂，迫之使去；一则与沈■（彡 奎）交构，陷之削籍。其不容盛时有正色立朝之臣。大罪四也。国家所最重者，无如枚卜。忠贤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孙慎行、盛以宏，更为它辞以锢其出。是真欲门生宰相乎？大罪五也。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岁南太宰、北少宰所推皆点陪贰，致一时名贤不安位去。颠倒有常之铨政，掉弄不测之机权。大罪六也。圣政初新，正资忠直，乃满朝荐、文震孟、徐大相等九人，抗论触忤忠贤，传奉尽令降斥。屡经恩典，竟阻赐环。长安中谓皇上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大罪七也。然犹曰外廷之臣子也。传闻宫中有一贵人，以德性贞静荷上宠注。忠贤恐其露己骄横，上年因皇上南郊，谋之私比，托言急病，立刻掩杀。是皇上不能保其贵幸矣。大罪八也。此犹曰未有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庆。忠贤以抗不附己，属其私比，矫旨勒令自尽。是皇上不能保其妃嫔矣。大罪九也。且犹曰在妃嫔也。乃中宫有庆，已经成男，不意绕电流虹之祥，忽化而为飞星坠月之惨。闻忠贤与奉圣夫人实有谋焉。是皇上并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也。先帝在青宫四十年，操心虑患，所护持孤危者，仅王安一人耳。即皇上仓卒受命时，拥卫防护之中，王安亦不无微忠焉。而忠贤以其私忿，矫杀于南海子，身首异处，肉饱狗彘，惨毒难言。其大小内臣无辜而擅杀者，不知几何。是不但仇王安，而实敢于仇先帝之旧侍与皇上之老仆。骄肆横逆，略无顾忌。大罪十一也。至於今日讨奖赏，明日讨祠额，毁人居室，建立牌坊，镂凤雕龙，干云插汉，岂特莹地之擅用朝官，僭拟陵寝而已哉！大罪十二也。且今日荫锦衣，明日荫中书。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诰敕之馆目不识丁。如魏良卿、魏良弼、魏良材、魏希孔及傅应星等，五侯七贵，何以加兹！不知忠贤有何军功？有何相业？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胆粗，用立枷枷死皇亲家人数命，意欲扳害皇亲，摇动三宫。当时若非阁臣立持，则椒房之戚又兴大狱矣。大罪十四也。良乡生员章士魁以争煤窑伤其坟脉，忠贤乃诬以开矿，立致之死。假令盗长陵一坏土，何以处之？赵高鹿可为马，忠贤以煤为矿，大罪十五也。伍思敬、胡遵道（按：《明史》作王思敬等，又无胡遵道名，此与《纪事本末》同，似是《明史》传写脱误耳），侵占牧地果真，自有抚按学道治理。乃竟拿入黑狱，拷掠致毙，使青磷赤壁之气，结于壁宫泮水之间。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朴执纠织监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贤竟停其升迁，俾困顿以去，使吏部不得专其铨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驳。

大罪十七也。北镇抚臣刘侨不肯杀人媚人，忠贤以其不善锻炼，竟令削籍。此明示以大明之律令可不必守，而忠贤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也。科臣魏大中已奉到任明旨矣。而鸿胪传单忽蒙诘责，及科臣覆奏，台省交章，又再褻王言。使煌煌天语朝夕纷更，令天下后世视皇上为何如主耶！大罪十九也。东厂原以察奸宄，非以扰平民也。自忠贤受事而鸡犬不宁，傅应星为之招摇引纳，陈居恭为之鼓舌摇唇，傅继教为之投罟彀网，片语违忤，驾帖立下。如近日逮汪文言不从阁票，不令阁知。造谋告密，日夜未已，势不至兴同文之狱，刊党人之碑不止！大罪二十也。前韩宗功潜入长安侦探虚实，往来忠贤私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倘天不悔祸，宗功事成，九庙生灵，安顿何地？大罪二十一也。祖制不蓄内兵，原有深意。忠贤与沈■（彳 隹）创立内操，使羽党盘踞其中。安知无大盗刺客，深谋不轨之人，寄迹于内相之家？昔刘瑾招纳亡命，曹吉祥倾结达官，忠贤盖已兼之。故识者每为寒心。大罪二十二也。忠贤进香涿州，铁骑之簇拥如云，蟒玉之趋随耀目，警蹕传呼，清尘洒道。及其归也，以舆夫为迟而驾驷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则已俨然乘舆矣。大罪二十三也。今春闻忠贤走马御前，大无人臣礼。皇上曾射杀其马，而忠贤不自畏罪，且进有傲色，退多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释。盖由宠极则骄，恩多成怨。从来乱臣贼子，只争一念，而一念放肆，遂收拾不住。奈何养虎兕于肘腋间乎！虽寸禽忠贤，不足尽其辜矣！大罪二十四也。忠贤负此大罪，恐内廷之窃发，杀者杀，换者换，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恐外廷之窃发，逐者逐，锢者锢，外廷又皆观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种无识无骨苟图富贵之徒，扳枝附叶，倚托门墙，或认作居停，或投充门客。内有授而外发之，外有呼而内应之。即或奸状败露，奉圣夫人复为弥缝其罪戾，遮护其回裘。故掖廷之内，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积重之所移，积势之所趋，亦似不知有皇上，止知有忠贤者。每见中外有紧切当做之事，当用之人，必曰“要与内边说”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必曰‘内边不肯。’凡宫中府中，事无大小，无一不是忠贤专擅，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即如迩日，忠贤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驰请，始敢批发。嗟嗟！天颜咫尺，票拟不请裁决，而驰候忠贤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势至此，羽翼将成，骑虎难下，太阿倒持，主势益孤，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托！三宫九嫔之安危何所托！贵妃皇子之安危何所托！万一少有差误，臣即欲死报皇上，亦何能及！乞集大小文武勋戚，敕令法司，逐款严讯，立刻正法，以快神人。其奉圣夫人，亦并敕令居外，以全恩施。如此则天意回，人心悦，海内不立奏治安者，请斩臣以谢忠贤，臣死不恨。”

疏入，忠贤亦惴惴惧祸，欲结辅臣韩爌为之地，爌严拒；不得已，泣诉御

前，客氏又从中委曲调护，遂令魏广微条旨。广微固素结忠贤，附为同姓，涟疏中有“门生宰相”之语，广微恨之，因拟严旨切责：“朕自嗣位以来，日夕乾乾，谨守祖宗成法，惟恐失坠，凡事申明旧典，未敢过行。从前一切政事，皆朕亲裁，奚从旁落？至于中宫皇贵妃并裕妃事情，宫壶严密，况无指实，外廷何由透知？内言‘毒害中宫暨贵妃皇子’等语，凭臆结祸，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岂是忠爱之心！杨涟被论回籍，超擢今日，自当尽职酬恩，何乃寻端沽直。本欲逐款严究，念时方多事，朝端不宜纷扰，姑置不论。以后大小各官，务要尽职，不得随声附和。有不遵的，国法具在，决不姑息。”时忠贤亦有抗辨疏，反优诏答之。

于是太仆卿朱钦相等，给事中魏大中、许誉卿等，御史袁化中、李应升等，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等，科臣杨朝栋、赵应期等，各上疏请立斥忠贤，以清肘腋。俱不报。

应山疏上后，应者响合。福清叶向高亦密具一揭，讽上“准魏监忠贤退归私寓，待之以优渥，比于勋戚大臣，庶上不失恩意，下明其退让，此两得之道也。”揭入，大拂内意。福清惧，思有以自解。乃扬言此揭非出吾意，乃门人逼我为之。门人，指澄江缪昌期也。当应山疏初上，福清大不以为然，谓：“忠贤于上前亦时有匡正。一日有飞鸟入宫，上乘梯手攫之，忠贤挽上衣阻之不得升。有小珰，偶赐绯，忠贤叱之曰：‘此非汝分’，虽赐，不许穿。其认真如此。若大洪流行，今后恐难再得此小心谨慎者侍上左右矣。”澄江在座，正色曰：“谁为此言以欺老师，可斩也！”福清色变，不乐而出。应山闻之愤甚，福清乃贻书致解，虽本前语而已圆融其辞。应山欲将此书发抄，有止之者，乃已。自“门人逼我”之言出，忌者遂附会其说，谓应山之疏，由于澄江而代草之。毒蕴于此矣。

应山疏既不行，意欲俟朝面奏，外廷遂喧传其说。一日早朝，鸿胪卿展自重请于应山曰：“面奏当于何时？以便唱引。”时有武内阍数百人因闻面奏之言，皆持斧瓜等器耿耿注视应山，且谕左班诸臣不许擅出奏事。而应山目慑气夺，曰：“姑徐之。”于是忠贤之党知外廷不足畏，遂肆毒焉。福清叶向高时为首辅，才能笼罩，忠贤颇敬礼之。应山率众人诣福清处，曰：“今魏忠贤怙恶擅权，国势将去。公为心膂重臣，同国休戚，小者不必问，宜请上御门将忠贤杀皇子贵人妃嫔诸大逆状明白奏请处分，以清君侧。失此不图，流祸将大，焉用彼相为！”向高曰：“仆老矣，不惜以身报国。倘主上不果听，公等置身何地乎？”忠贤闻之恚曰：“何待诸臣！我即请上御门召问诸臣，如上以为有迹，寸磔何辞！不然，可自为计。众益愤，向高为两解之。事稍息，八月向高请告归，而党祸乃起。

高邑赵南星与少司徒魏允贞最相契厚，称同调焉。大学士魏广微，其子也。广微执子侄礼甚恭，高邑以其不肖也，弗为之礼，每向人曰：“魏见泉可谓无子。”见泉，允贞字也。广微闻之，深以为恨。后广微大拜，复往谒高邑，三及门而阍人弗为通，曰“有事讲请坐，无事请回。”广微■〈弗见〉然曰：“人可以不见，官不可以不见。”遂索取原刺以归，而决意逞宿愤矣。四年冬十月朔，魏广微不至，及享太庙礼将竣，始踉跄趋入。吏科给事魏大中纠广微“以执政重臣，遇庙朔大典，偃卧私家，大无人臣礼。”因而攻者甚众。御史李应升疏更切直，略曰：“阁臣魏广微，方其偃仰高卧，不拜正朔，迨至日中祭毕，然后闯入庙门。科臣纠之，乃疏辨自谓罪止失仪。夫行礼差错，始谓失仪。谨案《大明律》失仪朝贺者，笞四十。祭享失误者，杖一百。广微宜何居焉？可腆然复入中书之堂乎？国家设立言官，称耳目近臣。言及乘舆，则天下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广微之父允贞，尝为言官，公正发愤，得罪阁臣以去，声施至今，广微独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马，斥之此辈。夫不以此辈为伍者，此另有一辈为缘。方今圣天子在上，贤公卿在下，广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惭，每见指摘，辄自张皇，不啻十目十手之暴其隐也？广微当退读父书，保其家声，毋倚三窟，与言官为难。异日亦可以见乃父于地下也。”疏入，奉严旨，责其恣肆，借端轻侮，不谙大体。

魏广微深恨众人之纠劾也，揣忠贤以应山衔大中等，因欲借刀剪除，遂与比周密谋。以党者，人主之所恶也，乃潜于上曰：“杨、左、袁、魏，与在朝诸臣蔑主冲幼，结党擅权，不尽窜杀，无以明主威而服天下轻蔑之心。”上意遂移，忠贤得以肆行排陷。初犹挑激上怒，传奉票拟，继则从中发票语，付阁眷进。广微在其门下，初称宗弟，后称宗侄，内外交通，而缙绅之祸始烈。

崔呈秀者，蓟州人，以御史巡按淮阳，贪墨甚著。锡山高攀龙为总宪，力任澄清，举江西巡按谢文锦为廉，纠崔呈秀为贪。呈秀百计求援，而高公执法不少徇，遂拟遣戍。呈秀乃微服持赂忠贤，愿为之子，呼之以父。忠贤悦，遂出中旨，免其勘，复起用。呈秀素与内阉许秉彝善，魏广微与内阉王朝用善。许为石元雅掌家，石与王皆在逆贤名下。于是崔、魏两人互相谋画，咸借内力以图报复矣。

翰林冯铨者，涿州人，年少而美，同馆颇狎之，左谕德缪昌期狎之尤甚。铨之父冯盛明为辽阳兵备，因边患望风南奔。铨求援于诸君子甚哀，而曲事昌期更至。昌期每侮之众人中，铨大不堪，以此怀恨欲报。铨素与魏忠贤侄魏良卿善，至是致书良卿，极言外廷不足虑，因导之行廷杖以兴大狱，排陷众人，且又时时暗将廷事情密报忠贤，使为之备。于是王体乾力主廷杖之说，忠贤犹踌躇未敢即行，体乾怂恿成之。先杖御史林汝翥，林潜逃未获，遂杖工部郎

中万燬。锦衣大帅田尔耕，体乾承望风旨，遂毙万燬于杖下。又疑林汝翥藏匿福清寓邸，缇骑围绕，遍行搜索。故福清待罪疏中有云“阁臣之体荡然”者指此也。

上性好走马，又好作水戏，种种机械，出人意表。又好盖房屋，凡斧斤之类，皆躬自操之，虽巧匠不能过也。忠贤每欲有所处分，即令王体乾等伺其经营鄙事时，即从旁奏请。听毕，便曰：“你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而忠贤辈得以操纵如意也。

嘉善知县谢应祥，素有廉名，后会推为山西巡抚。御史陈九畴以应祥曾筮仕大中之邑，与大中有师生谊，特疏纠之。大中谓九畴为“焚琴煮鹤”，九畴参大中为“徇私把持”。应祥图谋升迁，文选郎中夏嘉遇疏辨会推始末，九畴复争执不已。奉旨：“魏大中期朕幼冲，把持会推，以朝廷封疆为师生报德。夏嘉遇、陈九畴奏揭纷纭，成何政体！各著降三级，调外任用。”

大臣会看谢应祥等，吏部尚书赵南星亟称谢应祥之贤而明魏大中、夏嘉遇之无私，且云：“九畴所欲推者，郭尚友也。臣以尚友前厚贿科臣，辞而又至，故鄙之不与推。”有旨，责其“朋谋结党，淆乱国是”。南星遂以耄请归。奉旨：“御史初上疏，当即出一言，何至于纷嚣？及有旨会看，卿自不公忠，为人调弄。况向日经筵，朕亲睹失力，岂望澄清吏治？既年老引咎，著回籍调理。”大学士韩爌具疏申救，不听。

左都御史高攀龙，以上切责大臣会看不公，自劾失职。奉旨：“总宪为风纪重臣，自当秉公执法，卿既无私，何乃师友偏比，不肯从公会看？”又旨：“幼冲字样，任情那改，非欺而何？即求罢，著回籍调理。”

冢宰、总宪员缺，会推乔允升、冯从吾、汪应蛟。奉旨：“吏部、都察院混淆已久，何乃此次会推，仍是赵南星拟用私人？显是陈于廷、杨涟、左光斗箝制众人，抗旨徇私。又会推职名，止有吏部，都察院不全列。杨涟既亲奉谕旨，佯为不知，注籍躲闪。又前与高攀龙等会看陈九畴事，党比不公，了不引咎，公然欺朕幼冲，真老奸巨猾，顽钝无耻。袁化中亦不无扶同情弊。陈于廷、杨涟、左光斗，俱恣肆欺瞒，大不敬，无人臣礼，都著革了职为民，仍追夺杨涟、左光斗诰命。尚书、都御史员缺，不拘现任在籍。著再会推六七员来看。”遂起升崔景荣为吏部尚书，改李宗延为左都御史。

杨、左既逐，奸党益无忌惮，遂肆行诬陷。于是魏广微手写所欲起用之人黄克缵、王绍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维华等五六十人目为正人，各加两圈或三圈。又将《缙绅便览》中如韩爌、缪昌期、曹于汴、李邦华、郑三俊等约百余人目为邪党，重者三点，次者二点。托内阉王朝用转送逆贤处，以行黜陟。而绍徽复造《东林同志录》罗列诸贤姓名，又韩敬造《东林点将录》计一百八

人，邮致都门，按籍搜索。于是诸贤受祸，无一人遗漏矣。

《点将录》旧传王绍徽所作，而《同志录》未见抄传，或是韩敬因绍徽原本而增改之者耶？

○东林点将录

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

总兵都头领二员：

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

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

掌管机密军师二员：

天机星智多星左谕德繆昌期

天閒星入云龙左都御史高攀龙协同参赞军务头领一员：

地机星神机军师礼部员外郎顾大章

正先锋一员：

天杀星黑旋风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

左右先锋二员：

天暗星青面兽浙江道御史房可壮

地周星跳涧虎福建道御史周宗建

马军五虎将五员：

天勇星大刀手左副都御史杨涟

天雄星豹子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

天猛星霹雳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扬

天威星双枪将太仆寺少卿周朝瑞

天立星双鞭将河南道御史袁化中

马军八骠骑八员：

天英星小李广福建道御史李应昇

天捷星没羽箭陕西道御史蒋允仪

天空星急先锋山东道御史黄尊素

天退星插翅虎浙江道御史夏之令

天凶星没遮拦吏科给事中刘宏化

天满星美髯公刑科给事中解学龙

地勇星毛头星刑科给事中毛士龙

地镇星小遮拦工科给事中刘懋。

总探声息走报机密头领二员：

天速星神行太保尚宝司丞吴尔成

地速星中箭虎光禄寺少卿丁元荐。
行文走檄调兵遣将头领一员：
地囚星旱地忽律广西道御史游士任。
掌管钱粮头领二员：
天富星扑天雕礼部主事贺煊
地狗星锦毛犬尚宝司卿黄正宾。
定功赏罚军政司头领二员：
地正星铁面孔目左佾都御史程正
地奴星催命判官左通政涂一榛。
掌管行刑刽子手头领二员：
地损星一枝花礼部尚书孙慎行
地平星铁臂膊刑部侍郎王之寀。
捧把帅字旗将校一员：
地贼星鼓上皂内阁中书汪文言。
守护中军大将十二员：
天寿星混江龙大学士刘一燝
天微星九纹龙大学士韩爌
地短星出林虎大学士孙承宗
地转星（转一作剑）立地太岁吏部尚书周嘉谟
地角星独角龙吏部尚书张问达
天伤星武行者左都御史邹元标
天贵星小旋风右都御史曹于汴
地轴星轰天雷礼部尚书王图
天牢星病关索刑部尚书乔允升
地强星锦毛虎工部尚书冯从吾
地巧星笑面虎吏部左侍郎陈于廷
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谕德钱谦益。
四方打听邀接来宾头领十二员：
地明星铁笛仙户部左侍郎郑三俊
地壮星母夜叉礼部右侍郎张鼎
地妖星摸着天光禄寺少卿史记事
地全星鬼脸儿光禄寺寺丞李炳恭
地文星圣手书生翰林院修撰文震孟
地阔星摩云金翅翰林院简讨姚希孟

地阴星母大虫翰林院检讨顾锡畴
地异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郑鄮
地满星玉幡竿吏部员外郎周顺昌
地兽星紫髯伯吏部员外郎张光前
地惠星一丈青吏部员外郎孙必显
地暗星锦豹子礼部主事荆养乔
马步三军头领四十六员：
天慧星拼命三郎刑部尚书王纪
天孤星花和尚兵部左侍郎李瑾
天暴星两头蛇兵部右侍郎孙居相
地勇星病尉迟兵部右侍郎李邦华
地恶星没面目兵部右侍郎刘策
地佐星小温侯兵部右侍郎何士晋
地奇星圣水将户部右侍郎陈所学
天哭星双尾蝎左副都御史孙鼎相
天佑星金枪手右佥都御史徐良彦
地刑星菜园子右佥都御史周起元
地丑星石将军右佥都御史张凤翔
地火星独火星右佥都御史朱世守
地巧星玉臂匠右佥都御史程绍
地暴星丧门神右佥都御史王洽
地健星险道神右佥都御史李若星
天异星赤发鬼左通政使刘宗周
地俊星铁扇子大理寺少卿韦藩
地定星小霸王太常寺少卿韩继思
地会星神算子太常寺少卿赵时用地
地佑星赛仁贵太常寺少卿李应魁
地阖星火眼狻猊太常寺少卿程註
地稽星操刀鬼光禄寺少卿沈应奎
地飞星八臂哪吒吏部郎中夏嘉遇
地走星飞天大圣吏部郎中邹维琏
地察星青眼虎吏科给事中陈良训
地煞星镇三山兵科给事中甄淑
地雄星井木犴户科给事中郝土膏

地杰星丑郡马兵科给事中沈惟炳

地幽星病大虫户科给事中薛文周

地孤星金钱豹子兵科给事中萧基

天罪星短命二郎湖广道御史刘芳

天败星活阎罗江西道御史方震孺

地僻星打虎将山东道御史李元

地微星矮脚虎福建道御史魏光緒

地捷星花项虎四川道御史练国事

地威星百胜将河南道御史谢文锦

地数星小尉迟云南道御史李日宣

地猛星神火将贵州道御史张慎言

地乐星铁叫子山东道御史刘思海

地伏星金眼彪湖南道御史刘其忠

地隐星白花蛇河南道御史杨新时期

地耗星白日鼠湖广道御史刘大受

地遂星通臂猿山西道御史侯恂

地灵星神医手云南道御史胡良机

地魔星云里金刚四川道御史宋师襄

地理星九尾龟河南道御史熊则祯

镇守南京正将一员：

地然星混世魔王操江右佥都御史熊明遇

分守南京汛地头领六员：

天竟星（一作天平）船火儿南京广东道御史王允成

天损星浪里白跳南京吏部郎中王象春

地英星天目将南京江西道御史陈必谦

地进星出洞蛟南京山西道御史黄公辅

地退星翻江蜃南京四川道御史万言扬

地劣星活闪婆南京工科给事中徐宪卿

天启四年甲子冬归安韩敬造。

按：天罡地煞之名，计氏《北略》所载：天罡星李三才等，有名者仅九人；地煞星顾大章等，有名者仅四人；而以青面兽属左光斗，金眼彪属魏大中，亦与此不同。此则青面兽为房可壮，金眼彪为刘其忠，而左光斗则豹子头，魏大中则黑旋风；且青面兽为天暗星，亦非地煞也。惟某氏《遣愁集》所载天罡、地煞之名较详，其略言王绍徽为忠贤干儿，官至吏部尚书，进退一人必

禀命于忠贤，时称王媳妇，尝造《点将录》献之忠贤。忠贤阅其书，叹曰：“王尚书妩媚如闺人，笔挟风霜乃尔！真吾家之珍也！”其称东林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户部尚书李三才。总兵都头令：天魁星呼保义大学士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掌管机密军师：天机星智多星右谕德繆昌期，天间星入云龙左都御史高攀龙。协同参赞军务头领：地魁星神机军师礼部员外顾大章。掌管钱粮头领：天富星扑天雕礼部主事贺註，地狗星金毛犬尚宝司少卿黄正宾。正先锋：天杀星黑旋风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左右先锋：地飞星八臂哪吒吏部郎邹维琏，地走星飞天大圣浙江道御史房可壮。五虎将：天勇星大刀手副都御史杨涟，天雄星豹子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天猛星霹雳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扬，天威星双鞭手浙江道御史袁化中，天立星双枪将太仆寺少卿周朝瑞。又所列李应升、蒋允仪、解学龙、吴尔成、孙慎行、陈于廷、铁谦益、文震孟，方震孺、徐宪卿、郑三俊、毛士龙、夏嘉遇、周顺昌、何士晋、赵时用等，皆南直人也。按：文氏此编，一百八人全具，意即照《点将录》之原本录出者。证之《遣愁集》所载，惟左右先锋二员，一为房可壮，一为周宗建，与《遣愁集》以为邹维琏、房可壮者异。又以维琏为地走星，夏嘉遇为地飞星，与《遣愁集》以维琏为地飞星，房可壮为地走星者亦异。其余悉同。考之《水浒传》所谓一百八人者，除开天元帅，数之今文氏所载，合开天元帅，共一百九人，正与《水浒》合。惟天罡星少一人，地煞星多一人，盖立地太岁，《水浒》作天剑星，此误作地剑耳。至青面兽，本系天暗星，计氏误入之地煞，此传写之缪，当以此编与《水浒传》合者为正。

十月，苏松兵备道朱童蒙前任省中以疏攻理学大臣邹元标等，癸亥京察例出此任，在任多为不法，心不自安，引病求退。有旨：“朱童蒙不准养病，并前例推郭允厚、李春煜与朱童蒙俱升京堂用。”巡抚周起元具疏劾奏童蒙，时织监李实以杨、姜事疏劾起元，给事中李鲁生复攻之急。而巡漕御史俞思恂（按俞当作喻）又飞书长安，言其可杀。奉旨：“周起元护庇杨、姜，今又诬朱童蒙，排陷正人。姑着削籍为民，追夺诰命。”

南京御史吕鹏云，以例推佥事请告。奉旨：“吕鹏云不准告病，并谕例推考察各官，徐大化、孙杰与吕鹏云俱升京堂用。霍维华、王志道、郭兴治、徐景濂、贾继春、杨维垣，俱起复原官，催来到任。”（按：此起复原官者六人，前校《剥复录》以为当补扬维垣，此其证也。）

给事中李恒茂具疏申理崔呈秀等。奉旨：“御史崔呈秀事情，显系诬蔑，不必行勘，着回道管事。知县石三畏既经多荐，暂拟部衔，仍候考选。其荐主陈九畴，即升京堂用。”

十一月，上谕内阁：“朕览李鲁生本内会推武臣一节，因思交臣票拟，不

知只应元辅注思耶？抑次辅等与闻一二也？前时鸿胪寺数起批行，外廷啧啧。近日，巡视科道本，止乞严行相视，遽拟领埋，且乞讨肩舆者，乞进侯爵者，卿概应之如响，平章之谓何？今后元辅还当同寅协恭，集思广益。次辅等亦勿袖手坐视，伴食依回。大家殚力抒忠，共期于平，以副眷注。”时魏广微欲专政，遂于告病之际，求逆贤传特谕分票商量，广微与逆贤通谱，凡递消息，亲手书就外题曰“内阁家报”，钉封铃送至王朝用，朝用复加封记送至逆贤。直房黄汝良、史记事，皆以书劝广微停止中旨，大拂其意。随有李鲁生“帝曰执中，王曰建中，旨不自中出而谁出之”疏，天下哗然笑之。嗟乎！鲁生之逢迎求媚若此，尚足齿于人耶！

大学士韩爌因有票拟不当之谕，遂引罪求斥，略曰：“臣以谏劣，备员中书。诘戎宜先营卫，而观兵肘腋，无能纾宵旰之忧。忠直尚稽召还，而榜掠朝堂，无能回雷霆之怒。以至后先多官之黜，谕旨中出之变。在圣明祇肃纪纲，乃中外惧兴党祸。而臣既不能先时深念，有调剂之方，又不能临事执持，为封还之戆。此皆罪状之大且著者。请亟褫臣官，仍治臣罪，为辅弼溺职之戒。”奉旨：“卿亲承顾命，当矢公尽职，乃归罪于上，退有后言。今既悻悻求去，著驰回籍。”阁中揭请如故事，稍加礼貌，无失侍大臣体。不报。

督师大学士孙承宗揭称：“臣奉违天颜三年，当此普天嵩呼之日，不胜瞻恋。今阅历蓟边，去京数十里，拟于十二日入都门，十三日早朝，十四日与同贺万寿，另日面奏机宜，与文武各官商榷可否，事毕回任。”上谕兵部：“督师辅臣，既膺重任，未奉明旨，亲历蓟边，以朕万寿为名，欲入京随班申贺，擅离汛地，非祖宗法度所容。倘中途有意外之变，关门有仓卒之虞，相机调度，将谁属乎？兵部即速马上差人传谕枢辅，马首即东。真有秘计，何妨便宜封进？朕志以绥靖为期，必不从中牵制也。钦此。”盖高阳德望素为内廷所严惮，而熹庙于高阳献替，每多嘉纳。时朝政一变，贤奸倒置，高阳拟陛见痛陈利害，冀悟君心，其非晋阳比也。嫉者谓高阳带甲五千，欲清君侧，左枢李邦华实召之，内外合谋定矣。逆贤急奏熹庙，而顾秉谦欲乘间以图首揆，遂拟谕以进。高阳得谕，即日东行，邦华引疾回籍。次年逆贤即分遣内阉镇守各边，以夺诸大吏之权云。

十二月，大学士朱国祯为李蕃、刘微等参劾，遂连奏三疏引病。有旨：“着驰驿回籍。”加少傅，荫子一人，赐银币颇厚，差官护送，岁给廩米、舆夫如例。逆贤语人曰：“此老头儿也，是邪人，然却不作恶事，故独优礼之。”

御史崔呈秀疏荐孙杰、吴淳夫等十四人才品宜擢用，并谏逆贤修城之功。颂瑯始此。自是而后，朝政混淆，谄谀成风，日以谋害诸贤为计，而国事有不

可言者矣。

●卷下

○天启五年起崇祯二年止

正月，改书院祀辽东死难御史张铨及文武诸臣。科臣李鲁生以为假道学不如真节义，上嘉纳之，故有此举，而东林之祸从此炽矣（按：《剥复录》亦系改忠祠于是年正月，与此合）。

南乐魏广微所荐正人内有王之臣者，独加四圈。乙丑大计，南京吏科给事中杨朝栋循例纠拾。逆贤力为挽奏，遂传旨：“王之臣颇娴将略，方需显擢，且台疏不列，岂为公论？仍候边抚员缺补用。”

御史刘宏光疏称：“赐环诸臣，遭门户毒手。如科臣陈胤丛、霍维华，道臣潘汝祯、王雅量，皆饱历风霜，才堪大任。孙杰升而维华独后，何以称持平也？”有旨嘉纳。维华出，即参斥诗教。持轴者为诗教推毂，以维华居言路为碍，急除维华为常仆。后颇觉之，遂成仇隙，互相倾陷。

御史刘宏光又疏参谈自省等，荐邵辅忠、姚宗文、刘廷元、施樾。有旨：“谈自省等俱削夺，邵辅忠等速催上任。”

给事中霍维华疏论“挺击”、“红丸”、“移宫”三案，娓娓数千言。奉旨：“这本条议一字不差。韩爌等俱削夺。范济世、王志道、汪庆伯、刘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张捷，分别用。唐嗣美、岳骏声、曾道唯，即与推用。李可灼免戍，着回籍闲住。”（按：此详《剥复录》“请毁泰昌实录条”下。）

涿州冯铨始入南乐魏广微幕下，广微极相推引。铨复结欢魏良卿、傅应旦等，为之延誉。又逆贤未阉时，有妻冯氏，亦涿州人，疑与铨同宗，颇有故剑之思，甚注意焉。因令王体乾侍上时，为举甘罗故事。铨又令御史张枢疏催请枚卜，内有“司马耆英，潞公矍铄，寿考可无遗也。”亦有“少年学士，黑头相公，则英妙未可少也”等语。广微闻其事忌之，具揭逆贤，阻其枚卜。冯铨入相后，颇闻其潜，遂与崔呈秀等暗毁广微。适广微有救杨、左之揭，逆贤大怒，几揭不测云。

御史梁梦环疏论计典，遂参汪文言。有旨：“汪文言著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初，傅樾参汪文言，已逮问受杖矣。至是，逆贤恨杨、左甚，冯铨与霍维华、杨维垣、李鲁生等密谋，说逆贤兴大狱，借汪文言口以杀杨、左，特令梦环出此疏。从此缇骑遍地矣。

汪文言逮到，奉旨：“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问。”时北镇抚司许显纯打问过，汪文言招出甘肃巡抚李若星用银五千两，谋得此缺。奉旨：“李若星削夺。一切赃私，着严行究问，务要指出何人收受，确招具奏。”该司究问，汪文言供招具题。奉旨：“杨镐、熊廷弼既失封疆，又用贿买杨涟等，希图幸脱

。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俱著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赵南星等俱削夺为民，仍令该抚按提问追赃具奏。”

杨、左之逮也，初借“移宫”为案，而苦于无赃。徐大化倡为封疆之说，盖“移宫”属杨、左，与顾大章等无与。封疆止周朝瑞保荐熊廷弼，而顾大章与杨维垣屡疏争辨耳，与杨、左、袁、魏又无涉。惟合“移宫”、封疆为一局，以杀六君子，报忠贤二十四罪之恨，修广微论失仪之怨者，徐大化也。而贾继春又献串通王安之说，俾杀杨、左有名。诸人所以为忠贤计者，诚不遗余力矣。

杨、左等既先后逮到，下北司拷问。六公各辩论不屈。魏公曰：“若如此，不是明心堂，是昧心堂矣。”盖北司堂名“明心”也。许显纯奉忠贤意旨，锻炼愈酷。左公谓：“北司所能难我者，供招不具也。拱招具，自应下法司拟罪，庶有见天之日，而徒骈死狱底无益。”乃具承招。招上，该司请送刑部拟罪。追赃不允，仍着北司严限五日一比，诸君子应亦自悔焉。周公谓：“忠贤所恨，惟杨、左耳。杨、左死，四人犹或可生。”反速祈二公之死，而究竟俱不能免。各坐赃数万，俱拷掠无完肤。每一公死，显纯即剔喉骨，用小盒封固送逆贤示信。五公既死，将顾大章送刑部拟罪。罪定，仍还镇抚追比。顾公语家人曰：“此福堂也，不死何待？”遂自尽刑部狱中（按：此与《明史》、《碧血录》皆合，是大章之死，并未入镇抚狱也。《剥复录》似是误记耳）。

大狱既兴，凡杀人媚人者无所不至，漳浦知县楚烟（按：楚烟，烟字疑有误）追比肆毒于周起元子彦升。江夏知县王尔玉索贿逼死熊廷弼子兆珪。黄州推官王万金，于梅公之焕之狱，锻炼周密，不遗余地；万金本房师，王公洽驰书属其护持，且曰：“我辈识力，正于此认取梅公正直，愿恢千古只眼，为万代瞻仰。”万金几欲发王书以求媚。噫！以师生而忍为此，则小人奸险，良心一失，何所不至哉！至若应山知县夏之彦，立簿募金，以助杨公；桐城知县陈赞化，竭力护持左公家，屡为上官呵谴，挺立不顾；武昌推官邓来鸾，委曲周旋熊廷弼家；常州知府曾樱力庇高公家，免其子提问于江阴；李应昇年谊尤笃，代出橐金以馈缇骑，抚视患难，不遗余力。皆一时之卓然者。是可颂也！是可法也！

大学士魏广微揭奏：“今日文书房传旨：‘镇抚司打问过杨涟等赃，著臣等票拟，逐日严行追比，五日一回奏，完日送法司拟罪。’不胜惊愕！臣自办事阁中，并未见有此旨。念杨涟等在今日虽为有罪之人，在前日实为圣明之佐。即赃私事真，转发刑部，臣犹议减免之条。若逐日严刑，就死直须臾耳。”揭入降谕责，略曰：“朕自去岁屏逐凶邪，廓清朝室，励精图治，雅意中兴，秉轴大臣，莫有为朕分忧共念者。杨涟、左光斗‘移宫’一案，背先帝之深

恩，陷朕躬于不孝。熊廷弼丧辽辱国，寸斩尚有余辜。而杨涟、左光斗等，受其重贿，巧为出脱，此皆天地不容，人神共愤。而在朝文武，持禄养交，徇私避祸。但顾子孙之计，不图社稷之安。朕方率循旧章，而曰‘朝政日乱’；朕方祖述尧舜，而曰‘大不相侔。’以致言官承望风旨，缄口结舌，无敢直明其罪者。今宜改过自新，共维国是，敢有阴怀观望，暗弄机关，或巧借题目代人报复，或捏写飞言希图翻案者，朕按祖宗红牌之律，治以说谎欺君之罪，必不食言。其杨涟等，生为贪婪之贼臣，死为不忠之逆鬼，今虽在狱身故，而残害忠良，恶类尚存。俟追赃完日，明具爰书，暴其罪状，布告远迩，昭著史册，垂示将来，以为万世人臣不忠之戒。”

杨涟等下狱，广微心不自安，而力不能得之于逆贤。冢臣崔景荣有书劝其申救，广微因此出揭，随有此谕。盖忠贤恶之也。内“朝政日乱”、“大不相侔”，引广微揭中语也。而拟此谕者，冯铨也。冯铨又令御史门克新疏参广微“误听崔景荣，识见潜移，脚跟不稳”，并参崔景荣“倡调停之说，以媚逆邪”。广微大惧，出崔书为徵，挟顾秉谦以求援，逆贤怒稍解。广微引疾回籍，景荣削夺。

御史卓迈疏参熊廷弼急宜斩，因荐苏琰、余合中、林一桂（按：桂当作柱。林一柱，莆田人，此与《剥复录》同）三人。有旨：“苏琰等俱著原官起用。”八月，上谕内阁：“我皇祖特起熊廷弼于田间，授以经略，赐之上方，锡以蟒玉，宠极人臣，义当尽瘁。乃廷弼欺朕即位，托病卸担，荐袁应泰而辽东亡。既则刚愎不仁，望风先逃，而河西失。当是之时，不知费国家几百万金钱，丧军民几百万性命！徵兵西蜀则西蜀变，风闻山东则山东乱，至今黔中尚岌岌未宁。斯其罪，难以擢发数。迨三尺莫逃，百计钻求。其最甚者，则有顾朝瑞十日四疏申救，有谓大章妄谕罪属可矜，而又托奸徒汪文言内探消息，外入杨涟、左光斗之幕，属令遗书求解。诸奸受贿，动以万千，安问祖宗疆土法度哉？朕深痛恨，已将杨涟等置之于法。顷于二十一日文华殿日讲毕，卿等五员面献刊行有像《辽东传》一册，出诸袖中，合词奏曰：‘此熊廷弼所以掩饰夸功，希图脱罪。’朕亲览之，竖发切齿。况屡经言官郭兴治、门克新、石三畏、周洪谟等，形于章奏。宜亟加两观之诛，庶大快万民之愤。卿等可即传示刑部等衙门，著便会官决了，以为人臣辱国偷生罔上不忠之戒。”

辽难之发，冯铨父子鼠窜南奔。书坊中有刊卖《辽东传》者，内列“冯布政父子奔逃”一回，铨以为大辱。先令卓迈上廷弼急宜斩之疏，遂于讲筵袖出此传，面奏请旨正法。阁中拟谕以进，王体乾等曰：“此明系小冯欲杀熊家耳，与皇爷何与？”乃奏请御笔增入卿等面奏云云（按：此与《酌中志》合）。先是忠贤语阁臣曰：“廷弼即议处决。”阁臣商度日中不决。黄立极曰：“此

不过夜半片纸，即可了当矣。”从之（按：此与《剥复录》合）。廷弼奉旨，从容更衣以出，脑前盛一小袋，内具《辨冤疏》。提牢主事张时雍问曰：“袋中何物？”熊曰：“《辨冤疏》也。”张曰：“君未读《李斯传》乎？囚安得上书？”熊曰：“君未读《李斯传》耳。此赵高语也。”以疏稿授张。受刑后，传首九边，疏卒不果上。嗟乎！抚当敌而经守关，此熹庙旨也。广宁之弃，非熊也！辽阳之陷，非熊也！杨镐、王化贞安坐福堂，而独杀一弼？则弼之死，非死于法，而死于局。局之为言，何以瞑橐街之目哉！

御史贾继春疏称：“王安以修隙之故，倡为‘移宫’之说。杨涟、左光斗，希宠助虐，昧心说谎，逼辱康妃，亏损圣德。傅樾参汪文言、左光斗、魏大中，涟在其中矣。于是先发遮饰之计，而参内之疏出。参内者，其所借之题目也，总不过为自掩计耳。在今日则不可不明其所以当死之罪，以破其借题之奸。闻若辈从前倡惑之说久播中外，而且撰为传记，淆乱听闻，不可不禁也。将圣孝明而国是定，刑章立而借题破，庶是非真伪之根朗然，而主圣忠臣之实炯若。臣血愀无恨矣。奉旨：“杨涟、左光斗，妄希定策，串同王好，倡为‘移宫’之事，又与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盟同结，招权纳贿，党护熊廷弼，伙坏封疆。铁案既定，犹贪其重贿，托汪文言内探消息，暗弄机关。及文言事发，乃巧借题目，以掩其罪，信口装诬，毫无影响。朕深切痛恨。已将熊廷弼处决，传首九边。其杨涟等，虽追赃身故，顾大章限十日同结。爰书既成，就依这本上说，将诸奸罪状及守正诸臣向日疏揭，并近日谕旨，著史臣纂集成书，颁行天下，以正纪纲。”

继春之救选侍，是也，然却是第一截。后卸过范济世疏未上，而揭发抄矣，众正收之。及至张慎言荐劾，是第二截。此疏以杨涟参内为借题，几刊党碑，是第三截。末疏又以杨涟参内为正题，是第四截。此旨所云“毫无影响”者，正从“借题”二字起也。裕妃首奉宸恤，成妃邀恩复封，赵选侍沈冤莫诉，是有影响否？他可知矣。刑章明而借题破，杀涟者谁乎？继春击忠直可谓选锋，开奸逆允称护法，前美不足称，后美不足赎矣！

御史余合中疏荐周汝玠等，内云：“臣入都门，伏读圣谕之所褒嘉，宸衷之所眷注，有洁己急公者以保护于内，有矢志端慎者以辅弼于外。”奉旨：“厂臣魏忠贤，洁己奉公，忠心调护，朕所素鉴。周汝玠等著优擢。”此为颂挡之始。嗣后群相附和，谄谀之态，廉耻荡然矣。

吏部题陈子壮诰敕撰文，奉旨：“陈子壮并父陈熙昌，依傍门户，岂可并列要津？且试录内有‘庸主失权，英主揽权’等语，显属谤讪。都著削籍为民当差，仍追夺诰敕撰文。”时逆贤欲以都垣与元诗教，故逐其父及其子云（按：此与《剥复录》合）。

工部主事曹钦程疏参周宗建、张慎言、黄尊素、李应昇，荐傅樾、陈九畴、李鲁生、张讷、李蕃、周昌晋、李桓茂、梁梦环、张惟一，并理安伸之案。有旨：“周宗建等削夺。安伸以原官起用。”（按：中旨原文互见《剥复录》二卷中。）

巡城御史倪文焕责治门军，为提督太监金良辅所参。有旨切责，仍著回话，书吏长班等俱逮问。文焕惧，投崔呈秀门下，父事之，言于逆贤以为孙，事乃解。回奏疏上。有旨：“念系新进，姑不究。”文焕既投诚逆贤，即疏参李邦华、李日宣、林枝乔、周顺昌，内云：“周顺昌给假南归，坐三大船，资货充盈，沈压其舟，狼藉河干，白镪暴露，通人至今掩口。”有旨：“李邦华、李日宣等，著俱削夺。”（按：林枝乔，《明史》作梓桥，惟《剥复录》同。）

周公顺昌苦节，为天下最。南归之日，行李一肩，都门叹为希有，且从涿州陆路。今云白镪三船，通人掩口，真载鬼一车矣。时诸君子弹射殆尽，而不皆书者，邪正不两立，薰莸不同器，必然之理也。因弹射而被逮、遣戍则书者，清流之祸，千古同痛也。荐擢必书者，实其为逆贤之私人也。举劾并列备书者，因彼以及此也。倪文焕、卢承钦两疏独书者，一则指夷为跖，亘古之奇诬；一则胪列党与，《要典》之开先也。诸奸章奏，大都类此。

文焕又疏参崔景荣，因云：“同一君子也，首攻淮抚之邵辅忠，力诋东林之刘廷元，疏参张凤翔之卢谦，何以久未登启事也？同一小人也，党护淮抚之孙居相，卖身东林之史记事，计陷毛文龙之夏之令，何以久不闻削夺也？又东林之人，辇金数十万，托李孔度为奸细，阴谋翻局，岂可不问？”有旨：“崔景荣为民。李孔度等削夺，夏之令逮问。”遂死于狱（按：此与《剥复录》同，惟李孔度以下此佚二人）。

御史吴裕中疏参内阁丁绍轼。裕中，廷弼姻也。廷弼之死，人言出贵池意，冯铨使田景新喉吴曰：“内意薄丁矣，可急参之。”又传意于逆贤曰：“吴必为熊报仇。”吴疏上，逆贤矫旨予杖以死。吴之死，亦冯铨所致也。

御史田景新疏参内阁朱延禧。延禧，山东人。周朝瑞、袁化中，亦山东人。其逮也，延禧语缙骑曰：“好照管之事，终明白耳。”珰党闻而恶之。又内传阁票欲称逆贤为元臣，延禧不可，景新遂出疏参之，延禧引疾。有旨：“著回籍调理。”

御史田景新又疏陈五款，内一款云：“崔呈秀拮据大工，以侍郎兼御史不便，乞加佥都御史，用资弹压。”从之。

御史张讷疏参赵南星十罪，并及王允成、杨维琏、程国祥、夏嘉遇。有旨：“允成等俱削籍。赵南星所引私人，著指名回话。”张讷复疏胪列姓名，指

陈贿状。有旨：“许念敬解京究问，丁元荐等为民。”

镇抚司打问许念敬，招出盛世承、傅淑训贿营情节。有旨：“世承、淑训削籍，许念敬法司拟罪。其过付赵南星赃，抚按严追充饷。”（按：此打问许念敬及招出之盛、傅二人，皆与《剥复录》合，详张讷参疏内必已及之，故郭尚友覆参南星，疏中有“寄心腹于汪文言，寄耳目于许念敬”之语。并见《从信录》）

保定抚按郭尚友、马逢皋问明赵南星一案，追赃完日，遣戍，南星年老收赎。有旨：“赵南星不准收赎，依律戍遣。”南星在豕宰日，郭尚友营求巡抚，南星鄙其人，力拒不许。瑯党即推尚友巡抚保定，穷治其狱。尚友所以待高邑者，无复人理。严限比赃，公子皆银铛受杖。宅鬻无归，移住家庙，夫人即日愤死，高邑次年死戍所。时群小立意折辱诸君子，程公正己以掌察开罪，下抚按追赃，狱上，有旨：“程正己著亲身摆站（按：正己亲身摆站，与《剥复录》同），不准收赎。”又刑部覆：“李若星著抚按官重责一百板，发遣。”抚按郭增光、鲍奇谟，咸奉行惟谨（按：此则河南巡抚乃郭增光，可以证《剥复录》作郭尚宾之误）。

御史张讷又疏请毁书院，略曰：“都城书院，改忠臣祠矣。此外又有四处，孙慎行、冯从吾、余懋衡三大目为之主盟。东林书院，乃李三才科民膏血所建，孙慎行、高攀龙窟穴其中。关中书院，冯从吾占据。徽州书院，余懋衡主管，郑三俊、毕懋良拾级而登，皆于此得力。江右书院，邹元标既潦倒，刘一燝复误国，党亦稍散。诸臣居乡，种种不法，而礼卿尤借题诬蔑先帝。若王之案、史记事，以发牌驰驿。俱乞圣断立裁。”有旨：“一切书院俱著拆毁。邹元标等削夺。”（按：有旨以下，俱详《剥复录》二卷中。）

给事中叶有声疏荐阮大铖、余大成。有旨：“阮大铖升京堂用，余大成原官起用。”（按：原官，职方司郎中也，见《剥复录》。）

御史智铤疏参解学龙等，因论叶向高、阎鸣泰回籍听勘之非。有旨：“解学龙等俱削夺，阎鸣泰著擢用。”时蓟抚申用懋引疾回籍，部推吴中伟，已领辞朝矣。阎鸣泰从旁径攘取之，兼程赴任。吴改别衙门用（据此则吴中伟并未赴任，即改用也。《剥复录》所记：顺天巡抚居然收回成命矣。惟此入之五年，盖因参解学龙之疏在前，而终言之）。

吏部等衙门公疏请慎选中使。奉旨：“既称永乐、宣德闲差内使颇多，明是祖制。朕念封疆恢复无期，故特遣内臣查核兵饷，原谕并无掣肘。卿等大臣当思仰体，著遵行前旨。”票内阉出镇各边及此旨者，岷山顾秉谦也。贵池丁绍轼特揭谏止，力言不便者也。不听（按：《剥复录》独辟此条，此为内使出镇大作成福之张本。丁绍轼揭谏，并见《酌中志》）。

此内阉奉差关防，篆文曰：“某处内官关防。”淮东厂则曰：“钦差提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其敕谕最为严重，盖永乐十八年所定也。熹庙即位，避御讳，改铸官校曰“官旗。”内阉纷纷出镇，崑山献媚，票注“太监”二字，遂以为例。凡先朝内阉上疏，称“万岁爷”，称“奴婢”。逆贤时遂废此礼，曰“臣”，曰“皇上”，曰“陛下”，直与外廷等矣。

御史卢承钦疏参曹珍、董应举、李遇知，因历举“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如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等谓之前锋。李朴、贺焄、沈正宗、丁元荐，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宜将一切党人不论曾否处分，俱将姓名罪状刊刻成书，榜示天下。”人皆谓此疏，何异《元祐党碑》？于是，《要典》之议兴矣（按：因劾东林，遂请榜党籍，故此并修《三朝要典》连言之。《剥复录》系修《要典》于六年正月，盖因谕旨中有“新春开馆”语也。《明史?熹宗纪》亦系之六年正月戊午）。

上谕内阁：“朕惟君臣父子人道之大纲，慈孝忠敬古今之通义。惟我神宗早建元良，式端国本，父慈子孝，原无间然。而奸人王之寀、翟凤翀、何士晋、魏光燾、魏大中、张鹏云等（按：《剥复录》佚去王之寀以下三人），乃借‘挺击’以邀首功。皇考光宗一月御天，千秋称圣，因哀得疾，纯孝弥彰。而奸人孙慎行、张问达、薛文周、张慎言、周希令、沈维炳等（按：《剥复录》佚去张问达），乃借‘红丸’以快私憾。迨皇考宾天，朕躬纘绪。父子承继，正统相传。而奸人杨涟、左光斗、惠世扬、袁化中、周朝瑞、周嘉谟、高攀龙等，又借‘移宫’以贪定策之勋，而希非望之福。将凭几之遗言委诸草莽，以待封之宫眷视若寇仇，臣子之谊谓何？敬忠之义安在？幸天牖朕衷，仰承先志，康妃皇妹，恩礼有加。而守正之臣，凡因‘三案’被诬者，皆次第赐环，布列在位。特允部院科臣之请，将节次明旨，诸臣正论，命史官编辑成书，颁行天下。即于新春开馆纂修，特命辅臣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为总裁官（按：《剥复录》佚去丁绍轼），施凤来、孟绍虞、杨景辰、姜逢元、曾楚卿为副总裁官（按：《剥复录》佚去曾楚卿），徐绍吉、谢启光、余煌、朱继祚、张翀、华琪芳、吴孔嘉、吴士元、杨世芳为纂修官。凡系公论，一切计存。其群党邪说，亦量行摘录，后加史官断案，以陷是非之实，务在早完。功成之日，名曰《三朝要典》，以仰慰皇祖皇考在天之灵，用昭朕覲光扬烈之意。”

嗟乎！自此谕出，则正史去籍，而伪史行矣。内列诸君子三大罪案，则“挺击”、“红丸”、“移宫”是也。试平心论之。

张差挺击，擅登殿檐毆击近侍，真千古奇变。巡城御史刘廷元回奏，原云

“稽其貌，的是黠猾。”提牢主事王之寀因事关青宫，稍致诘问，即曰奸人，曰邀首功，此何说乎？后此匿名榜出，指斥逆贤，即严旨缉捕，内云“如有的据，先将正身拿住，细细研审，必要穷究到底；根鞫造谋主使之入。”岂事涉逆贤，即应穷究到底；事涉青宫，祇应抹煞了事乎？”

唐方士柳泌为宪宗制长生药，宪宗服药殒生，遂杖杀柳泌，后世咸以为允当。今可灼进药而光庙宾天，纵谓之误，庸医误伤平人，律有明条，况误伤天子乎？乃与顾命大臣同赐金帛。比屡经论列，仅准致仕。何以解于天下？后世有伸讨贼之义者，反曰借以快私憾。然则董狐归狱于赵盾，孔子加弑于许止，亦谓之私憾耶？

李康妃拥留皇子，欲邀封尊号，欲垂帘听政，此时君为重，康妃为轻，即云踉跄移徙，咎不在外廷也。朱韩琦立撤太后之帘，即时还政，迄今嘉其功而服其胆，不闻以为罪也。今曰贪定策，曰希非望，将必奉吕雉以临朝，听武曌之改号，然后为不贪、为无希望耶？又曰“凭几之遗言委诸草莽，待封之宫眷视若寇仇”，则盍思选侍赵氏，非待封宫眷乎？见逆客、魏，即勒令自尽，莫敢说冤。西李有仇，非孝和遗言乎？结欢客、魏，虽在天隐恨，独致优礼。呜呼！哲皇而既如此矣，吾于逆贤乎何尤！于诸臣乎何尤！

“挺击”之案，惠公世扬主持甚力，遂为群奸所深恨。《要典》既修，徐大化、孙杰重举前案。青衣入内合谋定策，逮惠公下狱，三法司于城隍庙鞫问。周应秋问公曰：“尔道徐熙寰（原注：即大化）、孙万我（原注：即杰）是好人否？”公曰：“好人也。”应秋曰：“汝何故参之？”曰：“此正犯官愚处。犯官罪该死，情愿死耳。”应秋喝责三十板（按：《酌中志》及《剥复录》皆云责二十五板，盖三十板折数也），肉开骨露，几登鬼录。爰书称为网之顽冥，正指此语。遂以交内拟大辟。逆贤欲俟《要典》修成，布告天下，然后梟惠公首，以之定案，适熹庙宾天得免。后崇祯御极，即与释放之。旨颁行，犹有奋笔此牒，改斩为戍者（按：改斩为戍即涿州改《熹宗实录》之证）。噫！奸险甚矣！

六年正月，敕谕东厂太监魏忠贤：“我祖宗建都于燕，赖东南漕运以给兵饷。若北新仓主事李柱明幸滥科甲，潜怀穿窬。心如厕中硕鼠，形如梁上鹪鹩。不思粒粒皆万民脂膏，竟以汶汶润一家囊橐。偷盗之米，已盈二千九百石之多，入己之赃，已有一千八百两之数（按：李柱明盗官米，《从信录》载入厂疏，此更叙其原旨，可与《剥复录》参看）。赖尔忠贤，甘劳怨而如饴，发台谏所未纠。去贪剔蠹，严勒还仓。盖一举而上关国计，下儆官邪。茂绩如斯，褒嘉何靳？除赐银币羊酒外，仍增荫奖励。”

此为奖励之始。

李柱明，云南人，为惠世扬门人，惠公逮入都时，柱明周旋，不避形迹，故及于祸。

上传谕吏部、都察院：“犯官王之宥、周宗建、张慎言、熊明遇、方大任等及已故陶朗先、杨涟、左光斗、顾大章等家属，行彼处抚按追赃已久，如何不见回报？显属违玩。著移文各省地方官，勒限速解，以助大工。”（按：此载谕旨与《剥复录》同。）

给事中郭兴治疏参方震孺。有旨逮问，后竟论斩。

御史张汝懋疏论房可壮（按：《剥复录》汝懋所参尚有知府杨嘉祚，此专叙邵辅忠恶可壮事，故略去下文）。有旨：“著抚按提问追赃。”时邵辅忠得幸，恶房可壮，传逆贤意，悬京堂缺，命御史高宏图论劾，宏图不应，有旨斥去。汝懋遂应募，已票逮问矣。适熹庙偶怒逆贤，遂得免。汝懋疏内有云：“一代之兴，必有一代规模之概。”岂逆贤不轨已露，汝懋有佐命之思乎？不然，“一代之兴”，是何言欤？

山西巡抚柯昶（按：柯《剥复录》作何）、巡按安伸，问明张慎言遣戍回奏。奉旨：“张慎言党邪害正，钻差避差，罪难枚举。今以监守自盗，姑依拟永戍。其周宗建赃私，该抚按久不回奏，听其逍遥无忌，成何法纪！缪昌期已经削夺，仍绣衣黄盖，开馆招宾，更见纵肆。即著锦衣卫著的当官旗，将周宗建、缪昌期扭解来京究问。”天启初年，贵州巡抚缺，叙应属安伸，都察院具题，伸怒参经历何显宗，谓其庇张慎言而以卖州差陷己。有旨，以规避降调。逆贤用事，贿求曹钦程荐起原官，出按山西，即首结其狱，拟慎言永戍，竟刺其臂。

周公宗建任仁和知县，与浙人颇密，选人御史，当事拟例转福建副使。时郭巩新从田间起，其锋甚恶，与忠贤香火情深，人莫敢撻其锋。周公愿击巩自赎，遂连疏攻之，巩卒请告去。后忠贤专政，巩等力修旧怨，故及于祸。

缪公昌期，与高邑、应山诸公相善，门户黜陟，与参末议。然抑扬过当，又牵以爱憎，故多不满人意。应山被谴出都，公携盒道旁，款语良久而别，与代草之说相符。忠贤恨之。其疏请告也，小阍传语内阁云：“缪昌期放他去罢，省得在此送客。”随奉严谴归里，新抚莅任，公同郡绅进谒，侦事者见之，遂以入告，故及于祸。

苏杭织造太监李实疏参前任应天巡抚周起元及乡绅高攀龙、周顺昌、李应升、黄尊素。有旨：“周起元等俱著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诸公先后逮至，俱下镇抚司。各坐赃追比，拷掠惨酷。死狱数日，始有旨领埋，而肌肤毁烂，不可识别矣。

李实齷齪不识字，然非忠贤党。黄尊素时至湖上，不避形踪，与实往来

，人遂谓诸君子将以实为张永也。此语流传都下，忠贤疑之。实司房知其事，大惧，求解于李永贞。永贞代草此疏，司房出实空头本上之（按：此与《剥复录》同。司房，据《酌中志》即孙昇也）。

周公顺昌，吴县人，癸丑进士，筮仕福州府推官。时税监高宥势凌郡邑，晋谒者如抚按体。公抵任，独不往，宥恨甚。其帐下某者，以他事逆抚军，委周公往捕。同官皆难之，太守劳永嘉约与同见辞其事，公诺之矣。既退，自思一衙役不能擒，何颜称司理，遂谢太守，独往执其人以解抚。宥大怒，趋入辕门，与抚大哄，监司吕纯如为和解之。宥执纯如归署，须周推官至乃释。抚以谓公，公不可，宥卒无如何，以是得强项声。俸满，行取留授礼部，寒素如贫儒，不特干谒屏谢，即交际亦峻拒不纳。至地方利病，又必明目张胆上说下教，必见之施行然后已。吴中士民无不爱戴之。江南司官缺，选郎中陆荣卿采舆望以公荐。公既入吏部，饮冰茹蘖，较前加励。壬戌署选，预叙诸应选人以次挨授，吏无能上下其手，盖百年所希见也。给事赵时用揭中有微语相及，即决意乞假。出都之日，真八百孤寒，齐下泪矣。归里后，操守更峻，申说利病更勤，士民爱戴亦更切。嘉善魏公大中被逮过吴门，公与周旋，复以季女字其孙，口斥逆贤不稍避忌。缇骑还归，尽以实告。又以他事痛詈新抚毛一鹭及吕纯如两人，比而媒蘖其短，漕储道朱国盛复左右之（按：朱国盛，即《剥复录》四卷加右副都者）。于是李实之疏列公名矣。开读之日，一郡罢市，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号冤之声，上彻云霄，求抚按特疏保奏。抚按以套语支吾，众拥持不得进。缇骑候久不耐，以刑具列堂下，大呼“囚安在？”且以巨梃击诸人。众心愤极，即夺巨梃反击缇骑，瞬息间万声鼎沸，虽黄童白叟皆攘臂奋勇。抚按不能禁，与郡邑俱披靡以出。缇骑毙者二人，余皆四下逃窜。而缇骑之至浙逮黄尊素者，挟势需索如故。众复走胥江城下，焚其舟，投其橐于河。缇骑仓皇星散，所赍驾贴遂失，不知所在。时众怒如城，公哀辞谕令解散，众弗应。当事乃匿公别署，扬言候旨始发。而俄以一夕调兵，水陆整旅，护公乘小舟渡关，泊旷野间，乃敢宣诏，从草莽毕事。时忠贤所遣侦事人在吴者，踉跄星驰告曰：“江南反矣！尽杀诸缇骑矣！”次至者曰：“已劫顺昌而竖旗城门，门昼闭矣！”又次至者曰：“已杀都贤史，绝粮道而劫粮艘矣！”忠贤闻之大恐，以咎呈秀，跪而数之曰：“若教我尽逮五人，今且激变矣，奈何！”呈秀惶怖叩首请死，忠贤叱之出。李实闻变，亦闭门痛哭，两目尽肿。比中承疏至，崑山适病悸不能出，贵池当代拟。忠贤至阁，强为厉色，语曰：“上怒甚，必欲尽诛为乱者。”贵池曰：“公误矣！夫京师仰东南漕粟以百万计，今运期在迩，地方有事，正当示以宽大，而复以严旨激之，果有他故，谁任其咎？”忠贤不应而入，涿州意独不然，当拟票时，从贵池手攘去，握

笔欲书，而意绪忽茫然，不能措一辞。忠贤促之迫，贵池复拟旨以进，有“本日解散，姑不深究”之句。迨中丞再疏三疏至，会贵池以病卒，崑山出视事，复有“漏网渠魁”等语。邵辅忠贻书毛抚：“急以文某、姚某入告，少宰虚席以待。”盖指文文肃、姚文毅两公也。毛抚勿为动，止擒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马杰、沈扬五人，具狱斩之。五人当讯鞫，无一语自辩，第曰：“周吏部受祸若此，我等小人当为之死，又何言哉！”皆谈笑受刑。周公既下诏狱，忠贤与其党密谋宫中，意更有所罗织。时忽地震，当坐处鸱吻无故自坠，所幸二小瑯皆击死而逆贤得免。俄顷有声如轰雷，从西北起，震撼天地，黑云乘之簸荡，坏民居室数里无存。巨石从空飞，注如雨，男妇死者以数万计，驴马鸡犬殆尽。断臂折足破头抉鼻者，枕藉街衢。又王恭厂藏旧火药发，惊象，象狂走，民人遭践踏，死者更无算。忠贤辈因是咸有戒心，缇骑亦相戒不敢南下。即黄尊素驾贴已失，第行抚按起解，不复差官旗矣。

高公攀龙参崔呈秀，实李公应昇代草。呈秀往高公门，长跪祈哀，适李从内出，呈秀搏颡求援，李勿为礼。呈秀恨之，故李与高俱不免祸。缇骑未至前一日，高公预知之，言笑自若。次早家人觅公不得，案上留遗表一通，书云：“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辱则国辱，故臣北面稽首，效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愿结来生。臣高攀龙垂绝谨书。乞使者代奏。”家人急求，得之池中，则已逝矣。水仅濡下体，北面捧心屹立不动。盖公学问以敬为主，真诚无妄，已臻极诣。故去来之际，解脱无碍云。

李公被逮之日，未开读先，常民一时集者数千人，与苏州不约而同，欲击官旗。知府曾樱再三晓谕抚慰，始得解散。官旗亦颇畏惧，且多方用情，不遗余力云。

六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楨首疏请建东厂太监魏忠贤生祠，略曰：“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鉴此两浙岁遭灾伤，顿蠲茶果铺垫诸费，举百年相沿陋习积弊，一旦厘革，不但机户翻然更生，凡属兹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无穷。公请建祠，用致祝厘等因。”奉旨：“据奏‘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悯两浙连岁遭伤，革百年相沿铺垫。宜从众请，用建生祠。著即该地方营造，以垂不朽。祠名‘永恩’。”（按《明史》及《纪事本末》，奉旨赐名普德，未知此名永恩者何据）巡按刘之待疏同。又新任巡按徐吉疏叙督理各官，织造太监李实捐资置买贍田，以供香火，俱奉俞旨。

此生祠之始，从此效尤成风矣。时内阁崑山顾秉谦、元城黄立极、涿州冯铨。未几，秉谦与铨去位，复点平湖施凤来、晋江张瑞图、高阳李国■（木普）诸人，中惟高阳犹稍能以礼自持云。

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请赐魏忠贤、客氏金印。忠贤印曰“钦赐顾命元臣

。”客氏印曰“钦赐奉圣夫人。”各重百余两。

嗟乎！逆阉，一内阉也。外则请建生祠，内则请赐金印。况客以宫妇而亦赐印，无论其不当有，而亦何所用垂诸史册？宁非笑具？请祠、请印，紊乱国制。二人之罪，其容於诛耶！而皆未正厥辜，真千古有遗恨矣！

左都御史周应秋疏称：“抚按追赃宜严，杨涟、左光斗，家私钜万。奉有明旨‘追助大工’，迄今尚未清理。况各犯其家不贫，此局亦易结，而迁延时日若此。臣请置循环二簿，远者四月一缴，近者二月一缴，庶无沈阁。”奉旨：“这条奏深裨宪纲。杨涟等赃银，著刻期奏销。”

嗟乎！应山之居官也，向以廉名。被逮之日，至不能具官旗费。士民置募册于四门，醵金助之。比追赃则家无余货，房产变尽，合宅栖止城楼。今言家私钜万，狠毒哉！应秋良心丧尽矣，狗彘尚欲食其肉耶！

崔呈秀，始因许秉彝转引石元雅以进交逆贤，后逆贤出督殿大工，呈秀迎坐辄屏人密语。冯铨既得志，遂与呈秀争宠。呈秀潜向逆贤谮之，适冯铨与霍维华、李鲁生伪造三案以锢诸君子，呈秀摘内数语指为暗刺。於是逆贤旧好顿变，冯铨始不能安其位矣。

御史陈朝辅、兵部郎中吴淳夫，先后疏参内阁冯铨，并及赵兴邦、曹钦程入幕等事（《剥复录》不及赵兴邦、曹钦程。此与《两朝从信录》同），有旨责其附和。及朝辅再疏，牒列纳贿多款。有旨：“冯铨闲住，赵兴邦、曹钦程为民。”御史袁鲸、刘徽各疏参吏部尚书王绍徽“私昵乔应甲，推毂秦抚，奇贪异秽，骇人听闻。”有旨：“王绍徽著闲住。”壬戌春，绍徽乞真定抚缺於选郎，语甚卑鄙，选郎拒之。逆贤用事，遂投身门下，荐历冢宰。恨同乡之不推毂也，特以应甲抚秦，图欲尽倾杀之。应甲贪婪无耻，物议大沸，绍徽亦以此败。

御史龚萃肃疏请枚卜，并请内外兼用。有旨下部议。李鲁生与李蕃先归南乐之门，次入涿州之幕，后见涿州宠衰，则又与蓟州比焉。孙杰、吴淳夫、霍维华等欲推毂蓟州入相，卢承钦、李灿然、王业浩、刘徽等合谋攻去涿州，令陈朝辅先发，吴淳夫继之。及涿州既去，复以王绍徽在位，无由登枚卜启事，於是袁鲸、刘徽各出疏参绍徽。又虞胡论以外廷枚卜为疑，龚萃肃又出疏以坚之。绍徽廉其状，遂於辨疏中发其谋，曰“有所推毂，则必有所摧折”者，此也。众惧逆贤知之，寝其事。王业浩闭门不出，袁鲸抗疏自明，自是鲁生等遂与孙、霍分途矣。后呈秀以业浩闭门不出，疑其翻局，以他事斥逐为民。

兵部尚书王永光，因王恭厂之变，疏陈时事，语颇剴切，忤逆贤意。奉严旨，遂引疾回籍（按：永光漏网以此。语见夏文忠《幸存录》）。

吏部尚书周应秋，由御史推升为也。素极贪秽，及为冢宰，秤官索价，每

日勒足万金。都门有“周日万”之号。手复狠辣，凡门户中纠本参及者，辄借推升题补，以供诛求，遂至削夺无虚日。

兵部尚书崔呈秀母死，有旨：“夺情视事，不准守制。”礼部尚书来宗道题复恤典，直曰“在天之灵。”奏文书时读至此，熹庙艷然变色，用御笔圈出此四字。从来祖制，凡任本兵者，亲族俱不许掌管兵事，其法甚严。呈秀竟用弟崔凝秀为浙江总兵（按：《明史》呈秀传同忠贤传，作蓟镇副总兵。《剥复录》察疏中作昌平总兵。下文文谋逆语证之，似作浙江总兵者，误也），不特大干祖制，亦显著无将之心矣。

南京吏部虞大复，应秋婿也，致书应秋云：“挟泰山以超北，在婿固不敢厚望；入宝山而空回，想岳亦不能忘情也。”盛为时所传颂（按：大复为应秋之婿，详《剥复录》六卷察疏中）。虞后升江西提学副使。

顺天府丞刘志选疏参王之寀、孙慎行。有旨：“王之寀抚按提解来京究问，孙慎行抚按另拟遣戍。”

应天巡抚毛一鹭问明毛士龙等招繇具奏。奉旨：“毛士龙着发边卫充军，金妻著伍。”（按：金妻著伍，与《剥复录》同）士龙既遣戍甘州，以一婢自随。后复有旨逮问。士龙先期远遁，其婢反以地方官戕杀为辞，被发称冤。地方无如之何，仅以广捕行缉立案。至崇祯御极，始自投刑部云。

六年八月，熹庙幸西苑，与小阁泛舟为戏。适在水最深处，忽风起覆舟，熹庙与二小阁俱覆水中，幸而获救，二小阁皆溺死。御体由是成疾（按：语具《酌中志》）。

给事中陈维新疏参王允成，荐张我续。有旨：“王允成抚按提问追赃，张我续候缺起用。”我续有妾百余，内有逆贤侄女，素以丑恶见憎。至是尊重之，驾於嫡上。携三万金为贄，称侄婿叩头（按：此语并见《剥复录》）。逆贤喜，令以五千金助殿工，为起用地。陈维新知之，即为揭荐。

刑部尚书徐兆魁奏辨：“厂疏备述李柱明、李承恩用贿求刘铎、方震孺居间，恳御史温国奇求宽，已实不知，而司官不法，致衙役群抢李承恩之家，皆率属不严之过。宜提问各役正罪。”奉旨：“徐兆魁纵容司官吏书受贿卖法，全不知愧，强辞饰辨，温国奇执法台臣，反为重犯求宽。都著闲住。刘铎犯罪得释，今又代人居间行贿，明设骗局，著提问。方震孺追赃未完，复增一案，罪上加罪（按：此所载疏旨，与《剥复录》同）。司官翟师偃枉法受赃，本当杖处，姑削籍为民。”刘铎素与魏良卿善，铎前以妖书被逮，审系欧阳暉所作，仍以原官候补。良卿偶密叩铎曰：“当日官旗，公费几何？”铎曰：“三千金耳。”良卿戒旗校还之。遂为旗校所衔，逻其在狱居间一事，东厂疏参，复逮。会其妾以铎得释，醮射神祇，家人有怨铎者，以祖咒出首，锦衣张体

乾即具疏以闻。尚书薛贞新任，拟“方震孺加绞罪一等，斩，刘铎诅咒重臣，决不待时”。疏入，允之。司官高默等，不遵堂批，卖法徇情，俱降三级调任。

李承恩者，戚畹也。有园亭一所，为京师冠。逆贤意欲得之，托所私谕意，承恩不应。逆贤怒，令李之家人首其违禁数事，捕承恩於狱。王体乾奉旨执审，特重笞承恩五十，以博逆贤一笑（按：此语并见《酌中志》）。

高默同事汤本沛者，亦吴县人也。为知县三月，以贪酷致激民变，考察降五级。馈四百金於崑山，补上林典簿，拜倪文焕为父，引见崔呈秀。所以刺讐同乡者，不遗余力。周忠介之祸，实为下石。一日，呈秀欲引本沛见逆贤，同乡前辈必无幸矣，忽中风嘴歪，不果见，随以刘铎事降调。宁非数耶（按：此并详《剥复录》六卷察疏中）？

镇抚司许显纯具题缉访事。有旨：“据韩三口供，奸辅韩爌，受过赃银二千六百两，著抚按追解勒限速完。”韩三之狱，乃杨维垣构成也。贿案牵陷蒲州、苏州等，复从中主之。王体乾、李永贞等，先宣言世庙时有夏文愍故事，逆贤已有成心，幸韩三至死不肯妄招，许显纯亦不能代砌捏奏也（按：此语并见《酌中志》）。

杨维垣为座师徐绍吉争户部侍郎缺，触南乐之怒，曾向逆贤谮之，故终逆贤之世，效力甚至而官不显（按：语并见《酌中志》，足以证《剥复录》作徐吉之误）。

东胜左卫人武长春者，以骑射称雄，标银南下，必借重护行，沿途劫掠，亦所不免。群臣合计，令东厂密擒之，指为建州奸细。於是敕旨褒美，内外赞颂，特封逆贤侄魏良卿为肃宁伯，赐铁券世袭。群臣犹以为未足，复晋封肃宁侯。时逆贤威权日盛，群臣献媚争奇，於是倡为封拜之策云。

给事中李鲁生疏参徽州知府石万程。有旨：“削籍为民。”乙丑探花吴孔嘉，徽州人也，素与族人吴养春、吴怀贤有仇。二人以富甲江南，所为多不法，孔嘉令人诣厂首其事。二人俱被逮拷死诏狱，家产籍官（按：吴怀贤，《明史》附万燝传，似与吴养春占黄山事无涉，此合之为为一狱，未知何据）工部主事吕下问、中书许志吉营谋其差，抵徽遍地行索，遂激成民变。万程挂冠长往，故鲁生特疏纠之。

十月，上谕内阁：“朕昔在青宫，闻皇祖年间，有逆犯瞿先光捏造妖书，谋危社稷，离间皇祖，诬害大臣，朕深痛恨切齿。自朕冲龄践祚之际，值东林邪党盈朝，或陷朕孝德不光，或弃祖宗封疆不顾。幸荷上天默佑，宝玺呈祥，牖朕燦然，群奸败露。其元恶大憝，虽复芟除，而胁从宵壬，不无漏网。前已屡屡特谕，开晓再三，欲令革面易心，咸与更始。不谓法纪凌替之后，人心

迷锢已深，乃尚有未尽奸徒，怙恶不悛，密弄线索。或巧布流言蜚语，或写匿名文书，害正党邪，淆乱视听。卿等可传示厂卫、都察院、五城巡视揖捕衙门，广布军番，严加察访。如有前项奸徒，仍蹈前愆，确有的据，即先将正身拿住具奏，细细研审，必要穷究到底，根究造谋主使之入，明正典刑，以息邪说，昭朕一代平明之治。”（按：此所载谕旨与《剥复录》同，盖谋倾国母，兴大狱张本。）

顺天府丞刘志选疏参都督张国纪“罪状罄竹难书”。内訾“丹册之穴，蓝田之种，指斥中宫”。末复云：“肘腋重臣，殫忠弼亮，协赞中兴。今闻有伏莽之奸，藏头露尾，投间抵隙，思为一网打尽之计。伏望天语丁宁缉事衙门，严拿究治。”

御史梁梦环亦疏参张国纪罪状，即引刘志选“丹山之穴，蓝田之种”等语以倾动中宫。有旨：“张国纪着革去爵禄，回籍省愆。”中宫懿安张后，系秉笔刘克敬所选。懿安性鲠直，数於熹庙前以颠倒旧章为言，盖暗中客、魏也，客、魏恨之。时有匿名榜揭於后宰门，屏列逆贤反状，并斥逆贤佐命七十余人。逆贤怒，疑懿安父张国纪及被逮诸人为之。孙杰、邵辅忠等欲因此兴大狱，尽杀林下疑似诸人，而繇国纪以摇动中宫，事成则以魏良卿女进。刘志选侦知之，首上疏以参国纪，梁梦环遂继之，祸且叵测。李国■（木普）力求救，赖同官共辅得免，然忠贤犹迁怒克敬，并其照管老阉马鉴，俱降发凤阳，缢杀之。俱既斂，复苏。众人俱闻棺中急迫有声，而畏逆贤虐焰，遂埋之。至崇桢御极，始听归改葬（按：以上并详《酌中志》）。

丙寅秋，宁远被围急。兵备袁崇焕固守不下，逾月，围始解。内外文武大吏咸归功逆贤，金曰：“仰赖厂臣挥授方略，克奏肤功。不有殊典，曷酬大勋！”吏部周应秋等，翰林杨景辰等，太常寺卿林宗载等，给事中吴宏业等，御史安伸等，南京吏部尚书王在晋等，俱具疏颂逆贤功德。或合辞，或单奏，揄扬铺张，欢呼舞蹈。旨亦应之如响。於是复晋魏良卿为宁国公，魏良栋为东安侯（时良栋止四岁），魏鹏翼为平安伯（时鹏翼止三岁）；大小九卿科道等官，各加宫保、尚书、都御史、太常、太仆等衔，荫锦衣者几千。止升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宁远地方。崇焕以赏薄缺望，次年建祠矣，靳赏如故，乃引疾回籍（按：此条与《剥复录》小异，录系之七年，盖总叙也）。

七年二月，应天巡抚毛一鹭疏请为厂臣建祠虎丘。又太监李实疏请照江西例，地方官春秋祭享。

蓟辽总督阎鸣泰疏为厂臣建祠蓟州，又疏请祠额，内云：“人心之依归，即天心之向顺。恭照厂臣魏忠贤安内攘外，举贤任能，捐金损俸，恤军恤民。非但学识纲常之际，独萃其全。且於兵农礼乐之司，共济其盛。治平绩著

，覆载量宏。亟请祠名，用志功德。”有旨褒美，祠名“广恩。”

顺天巡抚刘诏、巡抚倪文焕、梁梦环疏同。

鸣泰铺张功德，足示拥戴矣，人心依归，天心向顺，尸祝之疏，几作劝进之笺。像，安得不冕旒；礼，安得不五拜三叩头也？照曰“恭照，”心不胜诛矣！

蓟州生祠成，迎逆贤喜容至。巡抚刘诏行五拜三叩头礼。兵备副使耿如杞，见其像垂旒执笏恶之，长揖不拜。刘诏遂参如杞，立遣緹骑逮下诏狱，打问追赃，送刑部拟罪。时尚书薛贞，坐以大辟论斩。

嗟乎！如杞，以谄媚成风之日，独能挺立不阿，冰霜之操自足流芳千古。而薛贞以其见逆贤像揖而不拜，遂论大辟。忍心若此，与禽兽之何异焉！

蓟辽总督阎鸣泰疏请为厂臣建祠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间、保定，并请祠额。有旨：“密云祠名‘崇德’昌平‘崇仁’通州‘章德’，涿州‘宏爱’，河间‘仰德’，保定‘旌功’。”时刘诏、倪文焕、梁梦环、卓迈、张凤翼、虑承钦等疏同。

宁远巡抚袁崇焕请为厂臣建祠，并请祠额。有旨，祠名“德芳。”总督阎鸣泰、巡关梁梦环疏同。

天津巡抚黄运泰请为厂臣建祠，并请祠额。有旨，祠名“威仁。”总督阎鸣泰、巡抚卓迈，疏同。提学御史李蕃疏请守祠官。时黄运泰迎逆贤喜容于郊，五拜三叩头。乘马前导，如迎诏仪。及像至祠所安置讫，运泰列拜丹墀，率文武诸官俱五拜三叩头。运泰复至像前万福，口称：“某名，某年，某事，蒙九千岁扶植，叩头谢。”又“某年月，蒙九千岁升拔，又叩头谢。”致辞毕，就班，仍五拜三叩头。旁观者皆汗下夹踵，运泰扬扬甚得意也。宁抚秦士文、晋抚牟志夔亦至像前跪称“上公公万福。”五拜三叩头，各备极丑态云。

宣大总督张晓疏请为厂臣建祠，并请祠额。有旨，祠名“隆勋。”宣府巡抚秦士文、宣大巡按汪裕、张素养疏同。

中书郭希禹疏请将自所置山地二百亩，谨捐以祝厂臣乔松之寿。

大同新任巡抚张翼明疏请为厂臣建坊。有旨：“宣镇赤城共请坊额以示华夏，著与做‘一代宗功。’”

大同祠成，上梁之日，王点托病不出，急逐之而用张翼明。翼明至，无可献媚，乃请建坊。愈奇而愈下矣。

山西巡抚曹尔桢疏请为厂臣建祠五台。有旨，祠名“报功。”总督张晓、巡按刘宏光疏同。

登莱巡抚李嵩请为厂臣建祠。有旨：“准于府城水城各建生祠，以慰远人感德之诚。宁海县祠名‘景仁，’蓬莱阁祠名‘留敬。’”山东巡抚李精白疏

同。

延绥巡抚朱童蒙疏请为厂臣建祠。有旨，祠名“祝恩。”三边总督史永安、陕西巡抚庄谦疏同。

督理三山工部郎中何宗圣疏请为厂臣建祠房山。有旨，祠名“显德”。又疏称房山知县杨济芳愿捐俸银一百两，士民高宁等愿捐银二百两，置买香火地，附祠以表崇报。

上林苑卿官庶吉士李若琳等疏请为厂臣建祠。有旨，祠名“广仁”。

督理芦沟桥务工部郎中曾国祯疏请为厂臣建祠。有旨，祠名“隆仁”。

巡视五城御史黄宪卿、王大年、汪若极、张枢、智铤公疏请为厂臣建祠宣武门外，有旨俞允。

顺天府尹李春茂疏请为厂臣建祠宣武门内，并请御制碑文，以便营造。乡官通政司经历孙如洌疏同。祠名“茂勋”。

上林苑监丞张永祚疏请为厂臣建祠、建坊。有旨，良牧署祠名“存仁”，坊名“功高册府”；嘉蔬署祠名“洽恩”，坊名“洪恩流芳”；林衡署祠名“永爱”，坊名“一代元勋”。

提学御史李蕃疏请为厂臣建祠永安门。有旨嘉允。时李蕃在逆贤门下与李鲁生、周昌晋称为三杰。蕃提挈大纲，发纵指示而已；昌晋论人，语多暗刺，不甚指斥姓名；鲁生则胸饶鳞甲，笔森戈戟，遭者无不立碎。时为之语曰：“一周二李，其权无比。”后昌晋持斧出，易以刘徽。改语曰：“二李一刘，其权莫俦。”横行一时如此。

内阍李永贞者，时最用时，家在通州富河庄，李蕃特制扁额送至其第。永贞坚拒不纳，合邑称之（按：此并详《酌中志》）。

五月，国子监生员陆万龄疏，略曰：“臣闻纵横之世，杨墨充塞，圣道榛芜，子舆氏起而辟之，廓如也。故万世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至今千秋庙貌，比隆尼山。我朝历圣相继，圣道昭明。不意显皇帝中年，东林始盛，自立旗帜，欲钓高名，忍捏浮词，污蔑君父。诬先帝为不得令终，陷陛下为不能善始。罪恶滔天，圣学坠地。此孔笔之所必诛，孟舌之所不赦也。恭遇申岳疏灵，尼山吐气，笃生圣辅督厂魏忠贤，提不世之贞心，佐一朝之乾断。披丹开导，首劝銮舆视学；竭力匡勸，立补累朝缺典。而且清军实以壮国威，捐逋税以苏民困。宸居递建而九赋无增，藩邸同封而四方不扰。其最有功于世道人心，为圣门攸赖者，芟除奸党，保全善类。自元凶就系，而天下翕然称明，此即厂臣之诛少正卯也；自《要典》正垂，而天下翕然称明，此即厂臣之笔削《春秋》也。朝廷之上，昔为魍魉纠结之区，今日何由开朗？孔孟之门，昔为邪慝冒借之窟，今日何由清明？是厂臣驱蔓延之邪党，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

子下。臣等涵濡厂臣之教，佩服厂臣之训，念帝都为起化之地，国学为首善之区。伏愿于监西敕建厂臣生祠，后楹即祀宁国先公与启圣先圣之祀，则举并行。更愿皇上制碑文一道，勒石显扬。”奉旨：“自东林邪人，聚徒簧鼓，淆乱国是，构衅宫帟，朕甚恨之。赖厂臣独持正义，匡挽颓风。一时门户之奸，若镜照胆；两朝仁孝之美，如日中天。功在世道，甚非渺小。至于安内攘外，蠹剔除奸，免税捐逋，扶良抑暴，衿弁之徒得以帖席缓带，家诵户弦，皆厂臣恩德所被。大学诸生请于国学建祠祝厘，具见彝好，即著鸠工举行。”

五军都督府、锦衣卫等衙门，公侯伯驸马等官，博平侯郭振明等公疏，略曰：“神宗末造，奸人标榜为邪，是非蚀，赏罚暗，遂至纲纪日淆，内外蜂起，边疆失守，顿陷全辽。乃社稷有灵，笃生厂臣，独受遗命，一秉忠贞。但知有皇上，不知有群臣；但知有社稷，不知有富贵；但知有祖宗之法度，不知有奸壬之把持。故《三朝要典》一旦焕然，此厂臣肯堂肯构之元功也。至若邪奸逐而是非明，巨憝戮而赏罚肃，秽经决而阍外之盗臣丧胆，秽部逮而内外之贪墨寒心，擒武长春而敌人之计败露，宗社奠安。在皇上崇德报告，自有凌烟之像，云台之图。臣等，戚臣也，衣租食税，歌咏太平，宁敢忘厂臣奠鼎之功？各愿捐貲建祠，乞赐额名，以垂永久。”奉旨：“这本所奏，厂臣志存报国，功在奠鼎，斥邪以正墨，剔蠹以去奸，擒间谍而隐忧消，备军储而边威振，算联属国，气慑外邦。其种种劳绩，朕所素鉴。所请建祠致祝，允协輿情，如议行，祠名与做‘德芳’。”

保定侯梁世勋疏请为厂臣建祠，并请祠额。祠名“著爱”。武清侯李诚铭疏请为厂臣建祠，并请祠额。祠名“鸿勋”。灵璧侯汤国祚、襄城伯李守祠，各疏请捐貲附祠共祝。山东巡抚李精白疏请为厂臣建祠，内云：“厂臣仁威弹压乎山川，濊泽渗漉乎中外，尧天之巍荡，帝德难名，时雨之沾濡，元勋丕著。”有旨，祠名“隆禧”。河道总督李从心、登莱巡抚李嵩、山东巡按黄宪卿疏同。又有旨，祠名“湛恩”。一祠二额，于是议两殿公悬，抚前而按后。李精白先以麒麟归瑞，具疏奏闻，即裹送其第。至是请祠、请额，极力揄扬。黄宪卿在京已一再建矣，抵任复疏继请。上梁之日，二臣俱亲诣展拜，拟柱联云：“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精白以“多福多寿”易“乃文乃武”四字，盖惟恐颂祷之未至也。济南巡道副使梁廷栋届期竟不至祠所。内阁李明道至河干，部道俱手板堂参，廷栋以客礼谒于舟次。李阉送不登岸，廷栋意行不顾，归即坚请终养云。

河南巡抚郭增光、巡抚鲍奇谟，各疏请为厂臣建祠。祠赐名“戴德”。此祠毁民房二千余间，起建宫殿九重，宏丽为古今所无。建标祠所，值书大工，见者骇叹。盖大梁守道周镛、祥符知县李寓庸为之也。

嗟乎！如朱童蒙，建祠僭用玻璃瓦，毫无避忌。阎鸣泰公然称“人心归依，天心向顺”。李精白公然称“尧天巍荡，帝德难名”。夫逆贤而尧天帝德矣，将置熹庙于何地邪！故逆贤虽未必有不轨之心，而奸党已显著拥戴之形矣。

总督漕运太监崔文升、凤阳巡抚郭尚友、巡按朱祯汉、巡漕何早、巡盐许其孝公疏：“据漕储等道朱国盛等，工部等官顾民晷等，知府刘应召等，知州沈起津等，知县刘芳达等，合词请建厂臣生祠。”有旨，祠名“瞻德”。

提督临清工部侍郎吴淳夫疏请为厂臣建祠。祠名“萃德”。东昌知府王尧民收进建祠募疏不发，淳夫遂参尧民。

长芦巡盐龚萃肃疏请为厂臣建祠。祠名“留恩”。时抚按建祠已著萃肃名矣，萃肃曰：“同众乌见葵忱！”遂具疏独建，铺张称颂，词极斐亶，曲尽谄谀之私。

嗟乎！萃肃既有内外兼用之疏以媚崔呈秀，今复独任此举，媚骨一副，到处顶尖出色！

湖广巡抚姚宗文疏请建祠。祠名“隆仁”。郟阳抚治梁应泽、巡按温皋谟疏同。时应泽复欲建祠于郟阳，荆南道蔡善继不肯申详。迫之至再，善继以挂冠争之。应泽参善继疏出矣！忽闻熹庙晏驾，追回！

楚王华奎疏请捐金一千两，助建祝厘。有旨嘉允。

嗟乎！方城汉水，作帝屏藩。逆贤虽焰，何德之感，何威之劫，独有此举！岂往日之惊魂尚未定欤？

河东巡盐李灿然疏请为厂臣建祠。祠名“褒勋”。山西巡抚牟志夔、巡按刘宏光疏同。

淮阳巡盐许其孝疏请为厂臣建祠。祠名“瞻恩”。总漕巡抚郭尚文、巡按宋祯汉疏同。此祠上梁之日，熹庙哀昭已颁，其孝等哭临毕，仍脱衰经易吉服，相率往拜，还复易服哭临。旁观者咸为咋舌云。

三边总督史永安疏请为厂臣建祠。祠名“懋懿”。陕西巡抚朝廷晏、巡按庄谦，疏同。

各省申详建造逆祠司道府等官：江浙山陕楚豫七省布、按两司等王道元等，密云兵备道张维世，昌平兵备道张福臻，泰州兵备道王化行，霸州兵备道宁三翰，宣府兵备道张宗衡，宣府粮储户部王珍，河东兵备道苏进，榆州兵备道杨嗣修，延绥粮储户部夏如亨，砖厂工部周延，长芦运同孙凤翔，淮阳运同沈侍卿，河间知府王建泰，庐州知府刘应召，登州知府王廷试，大同知府李树初，无为知州沈起津，合肥知县刘芳达，登州乡官左之宜。

总计建祠共四十所。作俑者，潘汝楨也。疏请祠名者，阎鸣泰也。称功颂德，扬谀赞叹者，亦骈语相答；四明之派，其品定于此矣。疏与旨不全录者

，不胜录也，录陆万龄疏者，侮先圣而毁名贤，人之无良，一至于此也。独是诸臣既为逆贤也，人自不敢不为逆贤也。用至楚藩之捐助，勋戚之建祠，独何心乎？盖与国同休戚，即使改唐为周，革汉而莽，尚赖朱虚之诛诸吕，太尉之入北军。今乃齐心拥戴，罔念国恩。呜呼！其肉岂足食乎！至郭振明，俨然陆万龄后劲矣！生何以腆颜称世爵，死何以对二祖列宗也！定逆案时，竟不及之。而史永安、梁梦泽、张凤翼，公然漏网。守正之蔡善继等，亦无格外之旌。呜呼！蒲州诸公，不得辞其责矣（按：建祠一事，较正史及诸家野史为详备，其祠各同异互见者，传闻之异词耳）！

礼部题请应天乡试主考。有旨：“陈具庆（按：具庆，《明史》及各书俱作其庆）、张士范，俱著升翰林院侍讲去。”旧例：两京乡试俱用宫坊莅事。逆贤抑左庶子孔贞运、何吾驺等，而特简陈具庆、张士范主应天试，徐时泰、孙之獬主顺天乡试，俱从编简超升侍讲，真创见也。顺天中式：崔呈秀子崔铎。应天中式：周应秋子周录。后皆以廷臣论劾褫革。崔铎本房中书林萃芳，周录本房江阴知县岑之豹。是时主试者，无不极力献谏。浙江主考陈盟论题：“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孟题：“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盖西湖逆祠甫落成也。应天拟题，有拟：“此谓惟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者。”张士范矫手顿足，叹为绝妙得未曾有。同考武进知县岳凌霄抗众对曰：“今日之事，上固不可得罪于朝廷，下亦不可遗讥于清议。这‘能恶人’三字，也觉忒伤天地之和！”张面赤不能应，陈具庆以冷语解之。张次题仍出“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湖广李明睿录叙，备列诸阉姓名。江西主考倪元璐孟题出“皓皓乎不可尚己。”时方拟逆贤于先圣，建祠国学，司业朱之俊揭示通衢云：“上公之功，在禹之下，孟子之上。”故倪公以此暗驳之。三场策问有云：“强毅养外（语本《庄子》，张毅人名，此强字，系张字之误），病攻其内，今如见标病不急，亦已矣。倘亦曰内食实甚，则当有厉从之者。救焚追亡，纾步岂足贵乎？”又曰：“天下之变生于猝，而计立于豫，自命之士，智略辐辏，其意乃欲仰射天狼而豕奔肘下，顾愕勿反走，此可叹也！”复引王文成备宸濠等语曰：“学者牖户之谋，参于性命，岂必鹅湖所废讲哉！”使逆贤不败，则倪、岳二公祸不测矣。

兵部右侍郎霍维华疏称“袁崇焕有升无荫，功高赏薄，乞以己荫让崇焕，以昭公道。”末点崇焕谈款之误。有旨切责。

六年秋，熹庙受溺成病，至七年夏加剧，遍走群望，有加无瘳。霍维华闻之，时献仙方灵露饮。其法取上号大米淘净，用甑蒸熟，内放银瓶蒸吸其汁，饮之。熹庙初服颇觉甘美，久之传谕不用，而圣躬日渐浮肿，医药罔效。逆

贤大愠，诮责维华。维华知不可收拾，遂故作相左之态。因袁崇焕请告，急出此疏。初维华以崔呈秀、吴淳夫荐起用，其妾有为逆贤甥孙者，刺因称“愚甥孙婿”，海内笑之。持公封，让子荫，知凶局将败，眼明手快，故为异同也（按：此与《剥复录》所记同）。

礼部题请国子监秋祭。有旨：“著宁国公魏良卿行礼国学丁祭例，遣相公代奠。”丁卯八月，礼部来宗道献谏，题魏良卿往。行祭之顷，怪风暴起，殿上灯烛尽灭。良卿惊悸仆地，久之始能出声。未几，即有骈斩之祸。

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熹庙崩于懋勤殿，弥留不发。逆党献计，欲令宫妃假称有娠，而窃魏良卿子以入，忠贤辅之，如新莽之于孺子婴也。忠贤纳其说，令人婉讽懿安皇后。懿安力拒不可，曰：“从命亦死，不从命亦死，等死耳。不从命而死，可以见二祖列宗在天之灵。”忠贤无以难之，乃承命召皇弟信王。信王既入宫，深戒济阳之覆辙，复切南坡之异谋（按：坡疑皮字之误），乃屡赐温词，曲加慰劳。忠贤等心乃安。

皇弟信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崇祯。大行皇帝谥曰哲皇帝，庙号熹宗。初礼部拟僖宗成皇帝，御笔改僖为熹，改成为哲。

新任南京通政使杨所修疏参崔呈秀夺情、周应秋贪墨。吏科都给事中陈尔翼疏言：“圣主当阳，众正布列，而东林遗孽，潜伏长安，希图翻局。乞敕下厂卫衙门严行缉拿。”云云。

杨所修由给事升仆少，亦彼党头目也。推为南通政，心甚不悦。知局必败，因与同党陈尔翼、李蕃等谋，思将累年恶业尽卸之崔呈秀，而参去之以自解。又以周应秋在铨贪秽无耻，议并除去，以孙杰代之，仍转所修于北，然后纠合众力，共持残局。故所修先发，陈继之，李又继之。所修疏上，内徵点崔呈秀，后入应秋。呈秀闻其谋，至都察院骂李蕃，蕃不敢动。又指孙杰骂之曰：“尔身从何得？尔官从何得？乃大家相图如此！”杰惶恐不能对。呈秀因以清查经管钱粮挟杰，且曰：“必令尔翼出驳所修，差可恕耳。”杰唯唯，呈秀始去。次日，尔翼缉拿东林遗孽之疏出矣。

江西巡抚杨邦宪疏“厂臣功德巍巍”事，奉旨：“已有旨了。”邦宪疏进，上且阅且笑，又不发票。忠贤觇知之，急出疏辞免，曰“微臣久抱建祠之愧”事，奉旨：“建祠祝厘，自是舆论之公，厂臣有功不居，更见劳谦之美，准辞免，以成雅志。”

广西巡抚王尊德疏请建祠。右通政吕图南急付还来役，泯于无形。后尊德遂以未尝建祠，称守正不阿，升两广总督。

十月，御史杨维垣疏劾崔呈秀。

徐大化，浙产也。占居京师，倡封疆之议，以杀杨、左，得魏忠贤之欢心

，由三次考察部郎，不二年躡跻尚书，汇缘督理大工，克灭钱粮无算，后受铜商厚贿，那借借薪司内库银二十万。掌司太监事呈芬妒其专利，力诋于忠贤，勒令闲住。至是，睹珰局将败，与表侄杨维垣密谋，令参呈秀以为翻身地。疏中虽劾呈秀，犹曲护忠贤。疏内云“厂臣公而呈秀私，厂臣忠而呈秀邪，厂臣犹知为国为民，呈秀但知贪钱坏法”等语。有旨：“奏内夺情事，先帝念殿工未竣，屡旨自明，不得苛求。”

工部主事陆澄源疏论魏忠贤、崔呈秀，略曰：“忠贤服事先帝，赞筹边务，拮据大工，亦人臣分内事。何至宠逾开国，爵列三等！先帝圣不自圣，每诏旨批答，必归功厂臣。外廷奏疏，不敢明书忠贤姓名，尽废君前臣名之理。甚至祝厘遍于海内，誉之以皋、夔，尊之以周、孔。且当时之皋、夔、周、孔，亦未尝有是赞美，惟汉代王莽称功颂德者至四十八万八千余人。忠贤诚贤，必不屑与之合辙。至若崔呈秀，贪淫奸恶，罄竹难书，台臣第举其涯末耳。即夺情一事，在先帝时，曰‘大工未竟也。’今大工竟矣，尚复窃据本兵，意欲何为耶？”有旨：“陆澄源新进小臣，如何出位妄言！姑不究。”呈秀随出疏请罢，有旨：“准回籍守制。”

兵部主事钱元恂疏劾魏忠贤，略曰：“崔呈秀灭伦绝义，伤败名教，皇上大奋乾纲，锄而去之。臣窃谓忠贤尚在，根源未净，祸机终伏也。皇上倘念忠贤事先帝微劳，贷以不死，亦宜勒归私第，散死士，输蓄藏，使内廷无厝火之忧，外廷无尾大之虑。彼魏良卿辈，速令解组，褫绅长为农夫以没世。即以彰皇上浩荡之恩，而为忠贤自全之策矣。”有旨：“钱元恂小臣，如何又来多言！姑不究。”

嘉兴贡生钱嘉徵疏劾魏忠贤，略曰：窃见权奸肘腋，道路寒心，如魏忠贤者，可一日追四凶之诛，缓魑魅之投哉！谨列其十大罪：一曰并帝，二曰蔑后，三曰弄兵，四曰无君，五曰无圣，六曰克司剥藩封，七曰滥爵，八曰股民，九曰掩边功，十曰通关节。伏乞圣上独断于心，敕下法司，将魏忠贤明正典刑，以雪天下之愤，彰正始之治。有旨：“魏忠贤事体，朕心自有独断。青衿书生，不谙规矩。姑饶这遭。”

户部员外王守履疏奸臣罪状等事，奉旨：“这所奏，崔呈秀罪状明悉，著先行削了职为民，追夺诰命，俟会勘定夺。陈尔翼三疏自相矛盾，是非反覆，著冠带闲住。”

东厂太监魏忠贤疏奏“患病不能供职”事，奉旨：“魏忠贤准私家调理。”随谕王体乾掌东厂印，高时明掌司礼监印。

太监徐应元疏奏“君恩愈深”等事，有旨：“徐应元准私家调理。”应元，为信邸承奉，忠贤党也，以从龙升司礼秉笔。忠贤既出，应元力任善后之托

。上因其告病，即准休致。后谪凤阳。

上御内教场阅操。操毕，令诸武阉俱赴兵部领赏。诸武阉既尽出，传谕内丁，著各散归私宅，不许复入，而肘腋隐忧，消于俄顷。次日早朝，谕宁国公魏良卿降指挥使，东安侯魏良栋降指挥同知，安平伯魏鹏翼降指挥僉事（按：此与《剥复录》、《从信录》并同）。

十一月，降魏忠贤净军，发往凤阳，犹随从甚众。上谕兵部：“逆恶魏忠贤擅窃国柄，蠹盗内帑。枉陷忠直，草菅多命。本当肆市以雪众冤，姑从轻降发凤阳。乃巨恶不思自改，辄将素蓄亡命之徒，身带凶刃，不胜其数，环拥随护，势若叛然。朕心甚恶。著锦衣卫即差的当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处，交割明白。所有跟随群奸，著该抚按官即行擒拿具奏。若有疏虞，责有攸归。尔兵部马上差官星速传示。”时忠贤与腹档李朝钦行至阜城，投宿次。严旨既下，朝钦先知之，密告忠贤，俾自为计，从众立刻星散。忠贤自度不能免，取酒与朝钦痛饮，至四鼓，俱缢于旅店。崇祯元年二月，顺天巡按卓迈等，奉旨将忠贤磔之，梟首河间府西门（按：此与《剥复录》所载谕旨同计氏《北略》尤详）。

客氏于九月告归私家，十月奉旨籍没，步赴浣衣局收管。十一月，命乾清宫牌子赵本岐临局死笞，尸发净乐堂焚化。其子侯国兴与魏良卿同日弃市。其弟客光先与婿杨六奇，发烟瘴地面充军。

李永贞者，忠贤名下最用事。忠贤既退，永贞即辞归私家，与名下丁绍吕等密谋，拥戴徐应元。应元南谪，复与绍吕馈王体乾、王永祚、王文政各银五万两。三阉俱献进御前，后降净军承天安置。次年以李实空本系永贞填写，有旨：“逮问法司拟决。”不待时，即正法焉。

崔呈秀闻忠贤之讞，随即自缢。法司拟交结近侍官员律，斩其子崔铎。弟崔凝秀与魏志德、魏希圣、魏希孔、魏希孟、魏抚民、杨文昌、杨允昌、董芳名、冯继光、傅之琮、杨昌祚、王禄、萧惟忠，俱拟烟瘴地面充军。其魏良栋，冒封东安侯，年仅四岁；魏鹏翼，冒封安平伯，年仅三岁。冒袭锦衣崔鏗年仅七岁，崔钥年仅三岁。有旨：“崔呈秀于蓟州斩首示众。魏志德等，俱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魏良栋等，既孩童无知，准释放，以彰朝廷法外之仁。”

廷臣追论忠贤之党，都察院司务许九皋疏参田尔耕、李实、涂文辅。有旨：“田尔耕先行削了籍为民，其家产及各处店铺，著抚按即时封固，尽数籍没，以充边饷。李实著降做奉御，发南京新房间住。涂文辅著降做小火者，发凤阳司香。”

给事中李觉斯疏参忠贤十孩儿、五虎、五彪。有旨：“著三法司会议具奏。”五虎谓吴淳夫、李夔龙、田吉、倪文焕、孙杰。移天换日者遂以已死之崔

呈秀易去孙杰，苟且塞责（按：此以崔呈秀死易孙杰，足五虎之名。《剥复录》殆本此。然亦非梁梦环也）。五彪谓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时刑部尚书苏茂相、左都御史曹思诚、大理寺署印少卿姚士慎，皆珰孽也，曲加护持，引职官受财枉法律，发附近卫所充军终身。倪文焕追赃五千两，吴淳夫三千，李夔龙、田吉各一千两，解助边饷。田尔耕、许显纯，引职官故勘平人因而致死律，监候处决。崔应元、杨寰、孙云鹤，引刑官不论情轻重辄用惨刻刑具律，发边卫充军。谏上，舆论不平之甚。刘志选、梁梦环、薛贞，皆相继论列就逮，而内外蒙徇，起解无期。给事中曹师稷因昌言：“虎彪为逆珰腹心，同恶相济，按以交结之律，宁有首从之殊？乃牵引寻常贪酷职官例律，巧为诸奸出脱，且监候必于原籍，充军必于附近。物议沸腾，岂曰无因？今刘志选、梁梦环、李永贞，并奉旨提问矣，窃恐法司复祖前人故智，以护虎彪者，护诸奸也。”御史吴焕亦疏言：“昔年被祸诸臣，朝闻命而夕就徵，至不敢入与妻子诀。今虎彪诸奸，虽屡奉明旨，而诏书挂壁，任意优游。如刘志选、梁梦环、曹钦程辈，皆大慝巨奸，或燕处于园亭，或潜藏于京邸，奥援有灵，朝廷无法。薛贞以庙堂执法之官，为珰党行刑之手，公然抗疏陈辩。”云。

考选命下，新资料道弹击珰党无虚日。于是珰辅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珰豕周应秋及珰所拔用九列郭允厚、房壮丽、孙杰、来宗道、陈九畴、吕纯如、阮大铖等，咸次第斥逐回籍。

上既处逆贤，即欲定逆案。阁部仅以四五十人列案以请，上怒其不称，谕以谀颂、赞导、速化为题，且云：“忠贤一人耳，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及旧辅韩爌起自田间，上召同三辅豕宰王永光入，有黄袱包一事，指示曰：“此皆红本媚珰实迹也，当一一案入之。”而珰等以不习三尺对，永光以吏部止习考功法，不习刑名对。上乃令都御史、刑部同事。时张瑞图、来宗道俱不列，上问故，阁部辞以无事实。上曰：“瑞图以善写为珰所爱，宗道题崔呈秀父恤典，称‘在天之灵’，可恶如此！”又问贾继春何以不处，永光言其请善待选侍，不失厚道，后虽改口，稍觉反覆，其持论亦多可取。上曰：“惟其反覆，所以为真小人。”俱命增入。遂定《逆案》，颁行天下。

总逆党而论，首通内阉王体乾、刘荣者，乌程故辅沈■（彡 奎）也。造谋杀入，羽翼逆贤者，魏广微、崔呈秀等也。首票内阉，出镇降处，主试各官，削夺追赃，一切严旨铺张逆劳贤绩，亟允生祠建造者，顾秉谦也。挤韩■（彡 奎）、朱国祯、朱延禧者，广微为冯铨前驱。而挤广微者，即铨也。挤铨者，又呈秀也。谋兴大狱图报复者，冯詮、崔呈秀、徐大化、杨维垣等合谋也。既而以严旨逐广微，引祖制设立红牌，及处决熊廷弼者，冯铨笔也。助铨杀廷

弼者，徐大化等也。部题崔呈秀父恤典，僭称‘在天之灵，’竟等于二祖列宗者，来宗道也。题逆孽魏良卿代熹庙郊天，享太庙，释奠先圣者，亦宗道也。援徐中山王例，请封逆贤两公者，丰城侯李承祚也。熹庙疾笃矣，尚致揭逆贤，欲进宁国而王，见嗤于王朝用者，崔呈秀也。熹庙将崩，召信王矣，阁中撰一奖敕，罗列逆贤功勋，力摹曹操九锡文者，黄立极等也。信王正位矣，犹致书魏良卿欲为逆贤造渗金像者，大梁守道周锵也。其在内羽翼恶者，王体乾为首，李永贞、李朝钦、涂文辅、石元雅等为从也。呜呼！外臣如此，内阉辈又安足责矣！

○钦定逆案

吏部、都察院接出圣谕：

“朕惟帝王宪天出治，首辨忠邪；臣子致身事君，先明逆顺。经凛人臣无将之戒，律严近侍交结之条。邦有常刑，法网攸赦。逆竖魏忠贤，猥狡下才，备员给使，倾回巧智，党藉保阿。初不过窥颦笑以市阴阳，席宠灵而饕富贵，使庶位莫假其羽翼，何蠢尔敢肆其毒痍？乃一时外廷诸臣，朋奸误国，实繁有徒。或缔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阴谋指授，肆罗织以屠善良；或秘策合图，握利权而管兵柄。甚且广兴祠颂，明效首功，倡和已极于三封，称谓浸拟于无等。谁成逆节，致长燎原？及朕大宝嗣登，严纶屡霈，元凶逆孽，次第芟除。尚有饰罪邀功，倒身窜正，以望气占风之面目，夸发奸指佞之封章。迹其矫诬，乌容稍贷！朕鉴察既审，特命内阁、部院大臣，将发下祠颂红本，参以先后论劾奏章，胪列拥戴、谄附、建祠、称颂、赞导诸款，据律推情，再三订拟：首正奸逆之案，丽于五刑；稍宽胁从之诛，及兹三褫。其情罪轻减者，另疏处分，姑开一面。此外原心宥过，纵有漏遗，亦赦不究。自今惩治之后，尔大小臣工，宜洗涤肺肠，恪修职业，共遵王路，悉斩葛藤。无旷官守而假事张，无急恩仇而借题参举。朕执是非以衡论奏，程功实以课官方。有一于斯，必罪不宥。尚各惩毖，乃亦有终。钦哉！故谕。”

大学士韩爌等一本：

“为遵奉圣谕事。崇祯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大学士韩爌、李标、钱龙锡，吏部尚书王永光，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蒙召见文华殿，恭领圣谕：‘朕览吏部文书，见冢臣欲定附逆诸人项款。然必先正魏忠贤、崔呈秀、客氏首逆之罪，次及附逆之人。欲分附逆等次，又须有所凭据。今发下建祠称颂诸疏，卿等密与王永光、曹于汴，在阁详阅。如事本为公而势不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随人点缀，须当原其初心，或可责其后效。惟是首开谄附，倾心拥戴，及频频颂美，津津不置，并虽未祠颂而阴行赞导者，据法依律，无枉无徇，期服天下后世之心。此番惩治之后，纵有漏遗，俱赦而不究。务断葛藤，并不许借题

参举。卿等只在数日内确定来奏，不许中书参预，不可延缓露泄。特谕，钦此。’二月初九日，臣等再奉圣谕：‘据卿等奏，准召刑部尚书乔允升同卿等参定，钦此。’臣等仰遵谕旨，先将发下祠颂等本逐一看详，续据部、院二臣开进各官姓名事迹互相参对。谨以圣谕分款奏为提衡并阴行赞导在祠颂诸款外者，分款书名，酌量拟议。再向乔允升据依律例，各附本款具本上请候旨间，本月二十六日蒙皇上召对平台，发下臣等原本并前红本未入各官六十五人。又钦定：谋大逆‘凌迟’；首犯、首逆、同谋、党孽，‘斩犯’；逆孽‘军犯’；颂美‘为民’四款。仍奉面谕：‘在外各官，轻者至为民止；其原不列名者不妨酌定。’臣等遵照前圣谕及钦定续款，通将在外红本及部院开来各官，并昨南计附逆，奉旨候议。各官各满情罪重轻，俱依交结近侍律，并引名例，加減罪例減等分款，勋武内臣逐款附后，并当具奏（按：此可证南北二察为逆案之蓝本）。臣等切惟尊无二上，人臣首戒无将；国有常刑，天讨用彰有罪。《祖训》：内官，不许干预政事。律重交结近侍，官员于以防内外而肃官府，杜奸萌而窒乱源，法至严矣。逆瑄魏忠贤，狡谄多端，凶顽无忌。始焉小忠小信，祇便身图。继而作福作威，渐干国政。内则妖姆客氏，窥觇禁密，结为腹心。外则逆臣崔呈秀，逗露机情，助其羽翼。戕官妃而戮忠直，盗帑藏而弄兵权，已徼无等之三封，洊议偪尊之九锡。亟开藩邸，迫远宗城。建生祠以卜人心，遣内镇而连边将。阴谋叵测，僭势显成。磔辟已服上刑，爰书具列逆状。诚如圣谕所谓首逆之罪，当先正者也。赖宗社有灵，圣明御世，乾坤旋转，雷庭合章。属元凶已就诛夷，凡党附宜严区别。若乃官联躄跼，人类豺狼，怀私欲借凶锋，拱手随蠲魁柄。或首发大难，祸始教猱。或倒身怙终，势成骑虎。有如动摇母后，倡和逆封。铁券金草，覆题恐后。朕田甲第，请给争先。或引圣经以怂勇中传，或攘史职而抹煞直笔。墨缣朝襜，忍比罪魁；缙骑银铛，大兴诏狱。修睚眦以残躯命，不难杀人媚奸；供频笑而效爪牙，总是酬恩报怨。至于一人而创祠几地，一事而谀颂连章。祠省直，祠边镇，祠京都未已也，而且祠之国学。颂碑文，颂奏章，颂乡录未已也，而且颂以丝纶。此则圣谕所谓首开谄附，倾心拥戴，及频频颂美，津津不置者也。而又有径窞旁通，网罗密布。腹藏鳞甲，钩青蝇贝锦之谗；意惨镆铍，酿白马清流之祸。即占风望气，莫可端倪；而覆雨翻云，难逃指视。斯又潜施鬼蜮之毒而更巧避虎彪之名，圣谕所谓虽未祠颂，则阴行赞导者也。以上诸人，罪案各殊，法铨亦异。或已经褫逐，不尽厥辜；或谬附摧伤，当追始祸。遵明圣谕：‘据法依律，无枉无徇，期服后世之心。’三尺无私，天诛不贷；四凶毕窜，国宪用申。惟是大憝既罹不赦之条，而群小宜开自新之路。臣等简词颂及部院开来诸臣，或事关题覆，公牒列名；或身在封疆，委蛇济事；或城守全於捍御，或编摩

效有剂调，而又或生平才具自优，扬历猷劳早著。圣谕所谓：‘事本为公而势不得已，素有才力而随人点缀，须当原其初心，或可责其后效。’咸与昭洒，免胥姓名，固明罚敕法之严条，兼赦过宥罪之宽政也。臣等祇奉谕辞，其矢公慎。就事论事，参画一之刑书；以人治人，消本来之面目。中涓衿弁，毕丽于科；商贩兵民，姑置之外。倘幸无挂漏，可永示诫惩，寒乱臣贼子之心，抒正气幽魂之郁。三章既约，金石不渝。一面宏开，葛藤永断。闭奸谋而安反侧，明刑政而襄治平，端在是矣。若夫加衔加瘡，滥被恩施，殿功边功，尚需严核。最可恨者，先帝当弥留之日，多官邀横拜之恩。其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大工谢恩并宁锦叙捷，鹵簿告成，三藩之国，所有叙劳秩瘡，悉宜听部削除，尚宽矫旨之推求，用广原情之德意。并用附用及，以俟宸裁。所有前项款分名姓及应得罪名，开具于后，统惟鉴夺敕下遵行。为此具本，谨具奏闻。

[一] 首逆：

魏忠贤，凶残祸国，僭肆逼尊，罪恶贯盈，神人共愤。逆形已著，寸磔允宜。

客氏，乳保恃恩，凶渠朋结，凌尊窃势，纳贿盗珍，阴逆首奸，死不尽罪。

以上依谋大逆律，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已经正法。

[一] 首逆同谋：

崔呈秀，负国忘亲，通内窃柄，凶谋立赞党祸，首开佐逆罪魁，戮尸犹幸。

李永贞，主谋代笔，盗帑淫刑，佐逆兴谋，上刑正法。

李朝钦，附奸久与逆谋，殉缢未尽其罪。

魏良卿，济恶首孽，伪冒三封，盗帑窃权，罪浮于辟。

侯国兴，妖种盗库，同谋逆孽，骈诛允当。

刘若愚，刀笔深文，朋奸害众，辟刑次等，具载爰书。

以上依谋大逆，但其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律，减等拟斩。

[一] 交结近侍：

刘志选，谄附拥戴。倾摇母后，驱逐戚臣，骂母之律尚宽，通内之诛难道。

梁梦环，谄附拥戴。与刘志选并力合谋，情罪维均，律法宜正。

倪文焕，谄附拥戴。拜逆为父，嫉忠若仇，奸党无辞，上刑非枉。

田吉，谄附拥戴。珰姻内转，躐加尚书，窃势鬻官，拟辟允协。

刘诏，谄附拥戴。媚首凶叠建生祠，参道臣几至死地，迹昭附逆，罪蔽冠军。

孙如冽，谄附拥戴。京祠首建，谄颂不伦，朋奸骗赃，辟刑允当。

许志吉，谄附拥戴。矫旨派赃，附逆流毒，黄山一案，重辟何辞！

薛贞，谄附拥戴。执法无闻，媚奸有迹，刘铎一案，已足抵偿。

曹钦程，谄附拥戴。媚逆窃权，张威纳贿，报复代参正类，削夺竟致殒生，佐使杀人，情法允协。

吴淳夫，谄附拥戴。媚奸迁秩，附逆建祠，推债帅分贿酬恩，纵姻弃丧师貽患，九迁稔恶，一辟明刑。

李夔龙，谄附拥戴。夤缘线索，起据铨衡附奸；伐异党同，媚逆望风承旨。几酿清流之祸，何辞两观之诛！

陆万龄，谄附拥戴。倡祠国学，侮圣媚奸，名教罪魁，极刑莫贷。

李承祚，谄附拥戴。勋爵党奸，称颂无等，两公再请，三尺难容。

田尔耕，谄附拥戴。侍卫近臣，朋比首逆，冤毙多命，死有余辜。

许显纯，谄附拥戴。诏狱酷刑，逆奸授意，冤毙忠谏，宜正辟刑。

崔应元，谄附拥戴。北司贴刑，迎合逆珰，索赃戕命，拟辟无苛。

张体乾，谄附拥戴。献谀谄人，骈杀五命，刘铎冤对，大辟宜偿。

孙云鹤，谄附拥戴。理刑阿逆，骤列官衔，冤命宜偿，大辟非枉。

杨寰，谄附拥戴。用刑酷烈，杀害多人，应正典刑，戍死为幸。

以上依诸衙门官吏与内官互相交结泄漏事情夤缘作弊而扶同奏启者律，斩秋后处决。

[一] 交结近侍次等：

魏广微，首开谄附，阴行赞导。失仪忿劾，因合内谋，小票潜通中，借矫旨害正，因而祸国委柄，至于不收。

徐大化，倾心拥戴，阴行赞导。阴拱元凶，显为戎首。魏广微始祸原与密谋，杨涟等惨冤更多主使。

霍维华，谄附拥戴。主持三案，罗织多人。覆魏忠贤叙功，疏云‘茅土尚觉其轻；’覆魏良卿加九级，至太师尚余一级。助逆显著，闪烁何为！

张讷，谄附赞导。首参赵南星戍死，善类株连；即推兄张朴巡抚，用示酬报。桐封迫遣。似赞阴谋。

闫鸣泰，颂美。畿辅三镇，请建七祠，即云会题，何不少避形迹？人心依归，天心向顺，辄形章奏，岂得尽委呈详？

周应秋，颂美。称颂三十九本，题请公侯伯诰，改武廕为文廕，借推人以处人，逆孽封公本有‘厂臣心存浴日，志切补天，宜进尚公之典，永坚带砺之盟’等语。

李鲁生，谄附赞导。倡执中宅中之说为二魏解嘲，凡杀人媚人之凶皆一言

流毒。至攻周起元一著，尤胜颂首恶十本。

杨维垣，拥戴赞导。王纪参客、魏，徐大化出疏挤排；大化杀周朝瑞，顾大章嗾使代劾。至参崔奸疏中，犹为魏逆称颂，欲更别局，兼示酬恩。

潘汝祯，首开谄附。交结织监，潜通内廷，首建逆祠，尤为始祸，俯顺輿情本有‘厂臣心勤国恤，念切民隐’等语。

郭钦，谄附。首逆姻亲躐推戎帅，夤缘不避，罪累何辞！

李之才，颂美。建祠孝陵前主使有人，代奏宜罪。

以上依交结近侍官员引名例律，减等充军，仍敕下法司行各该抚按官招拟具奏。如有赃私情节，一并看明奏请，候部覆发落。

[一] 逆孽军犯：

魏志德、魏良栋、魏鹏翼、魏抚民、魏希孔、魏希舜、魏希尧、魏希孟、魏鹏程、傅应星、杨六奇、客光先、徐应元、刘应坤、王朝辅、涂文辅、孙进、王国泰、石元雅、赵秉彝、高钦、王朝用、葛九思、司云礼、陶文、纪用、李应江、胡明佐。（按：此即《明史?奄党传》所谓亲属内官之附党者，合下李实以下十六人，共四十四人，《明史》作五十余人。）

[一] 交结近侍又次等：

冯铨，谄附、赞导。父虽向与内通，到阁因而协赞，门生密友，代嗾噬人，《要典》主持，尤为罪案。传闻揭救周宗建等，又分遣中使时曾有阻止，积愆莫赎，未减可需。

顾秉谦，谄附。天启四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主票中间，止遣内镇，微有规陈；乃刑赏僭滥，一无匡正，褒纶轻褻，阿逆何辞！圣明有‘顽钝依阿，有负先帝付托之旨’。允是定评。

张瑞图，颂美。逆祠坊额碑文，人言多其缮写，已达天听，岂是风闻？

来宗道，颂美。为崔呈秀请恤，有‘在天之灵’语，虽由司呈，何无驳正？仰聆圣谕，鉴察凜然。

郭允厚，颂美。题覆称颂四十疏，请给逆封庄田禄米六本，颂有‘达聪明目，居高听卑。’（按：此二语见《剥复录》南察疏中）及‘安即安社稷之安，平非平一方之平’等语。

薛凤翔，谄附颂美。题覆称颂四十七本，请给逆封第宅铁券四疏首颂厂臣伟绩本，有‘劳著大工，勋高社稷，既锡通侯之爵，允膺第宅之封’等语。

李蕃，建祠赞导。师友朋比合谋，参劾多其代草，望门投拜，人传为四姓奴；建祠谀称，至呼为九千岁。

孙杰，赞导。首劾刘一燝，再劾周嘉谟，给事召还，尚书躐级。剪忌已见杨涟疏内（语见《明史》本传），附珰遂与崔逆齐名。

张我续，谄附颂美。军饷中止开销，缘夤荐起户侍，助工逾万，馈内有微。颂本有‘心膂重臣，公忠谋国，嫉邪扶正，世宙清明’等语。罪有定评，饷宜严勘。

朱童蒙，谄附颂美。建祠佐逆，母死夺情，颂本有‘厂臣赤心报君，讷谟定国，俎豆兼军旅之学，墨衰治征讨之任’等语。

杨梦袞，谄附。结事三年，宫保八座，管工结纳，不避嫌疑，大工侵牟，见于劾奏。

李春茂，颂美。宣武门建茂勋祠，给助库银三千两，祠成传帖，庆贺叩拜。建祠本有‘至德莫可名言，下情惟有祝厘’等语。

李春煜，颂美。例转给事，躐升尚书，辞恩本有‘皇极鼎建，内则厂臣监臣竭力抒忠，外则阁臣工臣宣力分猷’等语，又先为‘移宫’事疏救罪瑯，为终始通内之证。

王绍徽，颂美赞导。造《点将录》佐中旨处分，劾冯从吾致抑郁愤死。

徐兆魁，赞导。惠世扬、顾大章诬案，其在刑部时所成，诅咒一招，瑯名并列。

刘廷元，赞导。‘挺击’一案，党祸开先，参张差误主疯癲，王之寀竟以惨死。

谢启光，赞导。纂修《要典》，动称中旨恐哂词林，稍有异同，径自涂改，斥南厚馈瑯奸（按：《剥复录》三卷：启光以北吏侍改南兵侍。证之此疏，盖贬之也），缉获弥缝闲住。

徐绍吉，赞导。窜身史局，纂修《要典》，斥废惨杀诸臣，各欲留一罪案，呵叱词臣，涂更原稿。

邵辅忠，颂美赞导。府丞骤躐尚书，攻击多其指吏，送藩封本有云‘监体悉厂臣节制，俾臣得行其事’等语。

杨所修，颂美赞导。吏都不驳封爵转南微及夺情三事，定案一疏又为《要典》张本，颂本有‘厂臣身事视君，家事视国’等语。

贾继春，赞导。保护选侍，藉发难端，四罪一疏，得罪公论，出处占望，反覆无恒。

范济世，颂美。颂疏自叙，一岁五迁，搜括助工钱粮数十万（按：《剥复录》搜括助建之语本此）捐赆助饷本有‘劳在封疆，庆貽宗社’等语。

李养德，颂美。郎署加衔，尚书夺情，忽同败类，颂本有‘禁地元忠，密勿赞襄，主持在内’等语。

阮大铖，颂美、赞导。因杨涟有叩马献策之语（语见《明史》本传），报复有魏大中、杨、左之参，至合算七年一疏，尤为瑯逆巧护解嘲。

姚宗文，颂美。湖广建隆仁祠，颂本有‘东厂魏上公，间出名世，以澄清世道为任，翊戴圣明为心’等语。

陈九畴，赞导。借谢应祥一事，倾赵南星、高攀龙等受嗾，得报乙榜亚卿。

元诗教，赞导。谏垣专政珙谕，起官主盟，俄而建牙失职，依然耽视。

赵兴邦，赞导。兵垣贿闻失职，吏都营起复仇，赵太宰力致谴赃，五御史一疏骈斥。

傅樾，赞导。结同宗潜通内廷，持异见显开始祸。

安伸，颂美。按差已满，留金助祠，颂本有‘天眷圣明，赉心膂以赞内，外臣衙门已有公疏，不能自陈芹曝之忧’等语（按：此本北察疏，见《剥复录》六卷中）。

孙国桢，颂美。抚登称颂二疏有‘圣主中兴，明良会合，厂臣忠诚贯天地，勇略震华夏’等语。又‘厂臣擎天巨手，翼运真才。’并有‘一腔忠义，四应才锋’等语。

郭巩，赞导。为魏忠贤报首参之仇，致周宗建有逮死之惨，亚卿躐转，通内可知。

冯嘉会，颂美。部务请属多徇，称颂十有六疏，覆刘应坤本有‘厂臣精忠体国，矢志筹边，既荷特达之知，必蒙破格之眷’等语。

曹思诚，颂美。河间醴金建祠，要津摧折善类，辞恩本有‘赤心报国，殚力图度，费省功倍之亲臣’云云。

孟绍虞，颂美。署礼部九天，轮奂一新，本有‘心膂元老，笃生应运’等语。

张朴，颂美。建四祠，颂十二本，有‘皇天开亿万载灵长之祚，上公特应五百年名世之期。’又‘天启明良。’又‘内镇清忠，元臣指授’等语。

李恒茂，赞导。荐起崔呈秀等，为三李中一人，入幕参谋，朋比害正。

郭尚友，颂美赞导。畿抚报南星恨，总漕建瞻德祠，‘神功参天地’本有‘厂臣扫逆如雷如霆，翼正为雨为露，宏德无涯，大功无并’等语。

李精白，颂美。东省三祠，谀颂六疏，‘元辅功高普被’本有‘厂臣孤贞报主，殚力匡时，挈魁柄以还至尊，扫浮云而开九照。’传闻颂联有‘至圣至神，多福多寿’等语。

秦士文，谄附颂美。祠颂七疏，馈器镂名（按：馈器镂名，即《剥复录》所谓将金杯姓名查究者），颂本有‘业赫圣明之世，昭上公之功’等语。葛九思荐士文忠诚，天授‘敏捷鸢飞’。

张文熙，颂美赞导。逆党姻亲，群邪契好，嗾倪文焕，诬周顺昌（按：《

剥复录》仗逆珰之姻及文熙误我之语，即此定案之所本），巡视光禄，有颂珰疏。

杨惟和，赞导。主事加衔副都（按：《剥复录》五卷，削去宪秩，即此副都衔也），昵奸曲尽谄媚。

何廷枢，颂美。封爵已定，‘给赐宜优’本有‘查拨额地七百顷，银二千两’及‘查参违例逋欠’等语。

陈朝辅，颂美。平安庄田，催拨各属，先报田数，那解钱粮。

许宗礼，赞导。户部吏垣，吏调管察，考选曲徇要路，跻升同卿比党。

卓迈，颂美。二祠一颂，珰败反攻，代崔呈秀报仇，参夏之令逮死，‘庙算制胜’本有‘厂臣知人善任，樽俎折冲’等语。

卢承钦，颂美。谀颂二疏，又请刻党籍榜示海内，建祠本有‘股肱良弼，社稷元勋，扶圣主于中兴，焕宸居于大壮’等语。

陈尔翼，颂美。颂逆有‘内外诸臣，心厂臣之心’等语。荐崔呈秀为本兵，请五城逻东林余孽。

石三畏，赞导。王官夤缘考选，噬劾生死遭诬。

郭兴治，赞导。攻道学例转，因中旨复还，参方震孺逮问，荐吴淳夫京堂（按：此二事俱详《剥复录》二卷中）。

刘徽，颂美赞导，称颂十一本，诬房可壮、樊尚燝盐赃，参熊廷弼，悬赃百万（按：此详《剥复录》四卷中）。颂本有‘厂臣国精忠，尽心筹画，三战三捷，奏此肤功’等语。

智铤，颂美。通内得选北道，嗾伤善类多人，参解学龙、侯恪削夺（按：此详《剥复录》二卷中）。颂本有‘运筹帷幄，付托得人’等语。

何宗圣，颂美。房山建显德祠，祠成买香火地，题祠本有‘厂臣睿算参微，精诚格天’等语。

王珙，颂美赞导。参方大任，问徒追赃（按：此详《剥复录》二卷中）。祠颂疏中，不名厂臣，谢恩本有‘厂臣志虑精勤，经营得法，俾三朝之阙典克行’等语。

汪若极，颂美。阿逆珰两疏谀颂，罗王赞化一狱（按：此详《剥复录》三卷中）媚奸，‘天心助顺’颂美本有‘厂臣缉奸助饷，中外感激精忠’等语。

陈维新，颂美。参王允成，荐张我续疏云：‘无奸不照’，又云‘清明再辟’。

门克新，赞导。罗织孙文豸、顾同寅，冤斩。词连文震孟、陈仁锡、郑鄮，除名。

游凤翔，赞导。假参高攀龙，自辨复原职，借纠宫秉忠，连劾惠世扬。

田景新，赞导。始在师门窃柄，用事殿工，疏荐崔呈秀侍郎兼右佥都御史

。

吕纯如，颂美。惠藩监随掠毙夫役，复命疏荐归美厂臣（按：此本南察疏，见《剥复录》）。

吴殿邦，赞导。媚珰劾樊王家追赃，通参改尚宝卿破例。

黄运泰，颂美。建祠，守祠，称颂十本有‘厂臣志切恢复，知人善任，运筹帷幄，文武承受方略’等语。

李从心，颂美。祠颂五疏，河道叙劳本，颂有‘厂臣本擎天捧日之赤心，连旋乾转坤之妙用，独居首功，当膺特典’等语。

杨邦宪，颂美。江西建祠，‘元勋功德甚隆’本有‘厂臣魏上公，光岳元精，扶輿正气’等语。

郭增光，颂美。河南会建戴德祠，有‘厂臣德隆’，乞请额名本有‘体国精诚，感民倾慕’等语。

单明诩，谄附。主事三年，躐跻巡抚，肃宁城工得力，畿辅筹边未闻。

王点，颂美。巡抚大同，会建嘉猷祠助工本有‘厂臣纯忠，为国默助，自天边疆末吏，敢不体厂臣以体宸衷’等语。

李嵩，颂美。登、莱二祠，称颂七疏，有‘厂臣神谋秘算，授计筹边，赫声濯灵，扬威各镇’等语。

牟志夔，颂美。建祠派银，属员稍迟，立毙解役。

张三杰，颂美。巡抚甘镇称颂五本有‘厂臣与阁部和衷筹画，远烛边陲，纪纲振肃’等语。臬司骤跻开府，夤缘攀附有徵。

曹尔祜，颂美。抚晋建祠三本有‘心膂重臣，早夜经营，细大拮据’等语

。

毛一鹭，颂美。苏州同王珙建祠，被逮周顺昌激变。

张文郁，谄附。主事骤躐侍郎（按：此本魏炤乘参疏之语，详《剥复录》五卷中），督工夤缘媚逆。

周维持，赞导。疏请刻党籍，拆书院；论刘一燝、周嘉谟等削籍。

徐复阳，赞导。诬郝土膏追赃，参方逢年等削夺，持局结案二疏（按：此本南察疏），护奸害正有征。

黄宪卿，颂美。中城山东，二祠二颂，‘元勋万古为烈’本有‘厂臣赤心中天日月，热肠特地乾坤，成两朝大慈大孝，佐九重允文允武’等语。

许其孝，颂美。扬州会建瞻恩祠颂本有‘督厂魏上公天付英姿，灵鍾名世，功高社稷，德被商民’等语。

张素养，颂美。荐邪被劾，复官巡方，二祠一颂，‘王师屡捷’本有‘赖

厂臣以安社稷之心，定制胜之画，方略密授，机宜悉符’等语。

王裕，颂美。建祠守祠，谀颂七疏，‘元臣功德天崇’本有‘魏忠贤丹渊浴日，灵腕补天，德耀乾坤，勋在社稷’等语。

梁克顺，赞导。受人意指，横肆劾弹，蒙恩本有‘东厂元凶大憝，立为逮诘削夺，海宇共睹清醒’等语。

刘宏光，颂美。两院会稿，建报功祠；屡疏抨弹，多属善类。

温皋谟，颂美。湖广建隆仁祠本有‘厂臣翼赞朝廷，计安社稷，懋德崇功，藏在盟府’等语。

鲍奇谟，颂美。河南会建戴德祠，颂与郭增光同。

陈以瑞，谄附。叩逆像长揖佛前，致珰疑旋被斥遂（按：揖佛事，并见《剥复录》四卷中）。

庄谦，颂美。会建祝恩祠并颂二本有‘厂臣德著庙堂，中外享有道之福；内扶社稷，遐迩承无疆之休’等语。

龚萃肃，颂美。盐差建祠本有‘东厂魏上公颀然柱国元勋，卓尔清朝硕辅’等语。

李应荐，颂美。荐潘汝楨（按：应荐荐潘汝楨，见《剥复录》二卷，校证疑其脱去荐字，此可证也）监试，中崔铎招嫌。

何可及，颂美。颂疏五本，先帝逆珰并称。

李时馨，颂美。改折本内有‘火灾修省，天心仁爱，内有竭忠之臣，外有调元之相，何难消弭？此真尧有九年之水，益成其为圣帝’等语。

刘漾，颂美。两疏媚逆，科参可凭。

王大年，颂美。巡城建祠，虽由合疏；中台执法，宪纪何存？

余合中，颂美。‘恭陈闻见’本有‘臣跼伏田里，台臣崔吴秀等交章荐拔。’又‘洁己急公之厂臣保护于内，凤至麟生’等语。

徐吉，颂美。建祠本有‘厂臣泽被海隅’等语。祠成，仍疏叙效劳官，有‘厂臣功德不朽’等语。

宋祯汉，颂美。淮南建瞻德祠，会疏同祠谀颂。

张汝懋，赞导。诬参樊尚燦、房可壮、杨嘉祚，追赃（按：此并见《剥复录》三卷中）。

许可徵，颂美。兵垣以边事颂，加衔至左副都，‘捷音俘解’本有‘厂臣先机运筹，阁部沈心谋赞，内镇督抚道将鹰扬阃外’等语。

刘述祖，颂美。抚院会稿建祠，谀颂无所规正。

李灿然，颂美。河东会建褒勋祠本有‘魏上公帝简笃生，佐兴间出，允九五之元臣，洵五百之名世’等语。

刘之待，颂美。会潘汝楨疏到稍迟，后以例推被削。

孙之獬，赞导。中崔铎喷有人言，哭《要典》大貽嗤笑。

吴孔嘉，赞导。登第即工通内，黄山惨杀多人。

李寓庸，赞导。奸党荐入铨司，钻营见于参劾。

潘士闻，颂美。闽中试录序文有‘圣主当阳，帝赉良弼。’策问有‘庙堂之上，帷幄之中，胜算密谋，出奇授略’等语。

王应泰，赞导。试录列内监督抚前（按：试录列瑯銜，并见《剥复录》三卷中），序文有‘心膂股肱’等语。

张元芳，赞导。逆枢至戚，荐入铨司（按：此本北察疏）。

阮鼎铉，颂美。诬参吕坤并郑三俊三案，‘元凶’一疏颂瑯，备极称扬。

李若琳，颂美。上林官民建祠，列名不能坚拒。

张永祚，颂美。建良牧署存仁祠，嘉荫署洽恩祠，林衡署永爱祠。

周良材，赞导。瑯孽逆封，案呈题覆。

曾国祯，颂美。建芦沟桥隆恩祠本有‘厂臣精神格天，睿算通微’等语。

张化愚，颂美。建崇文门广仁祠，‘元功德业普施’本有‘精忠贯日’等语。

李桂芳，颂美。大工谀颂，又‘守令怠缓’本参贺仲轼、胡敬辰（按：参贺、胡事，并见《剥复录》四卷中）有‘厂臣急工之念，可容草莽委之’等语。

张一经，颂美。军国大计本有‘天眷圣明，笃生厂臣安内，功高千古’等语。

陈殷，赞导。主事仆卿，夺情视事。

夏敬承，颂美。拜祠首倡谀言，上公高悬榜谕。

周宇，谄附。附胡监乡亲厚善，夸魏祖神道通灵（按：此本南察疏）。

魏豸，谄附。自认议孙，逆祠朔望谒拜（按：此本南察疏）。

郭希禹，颂美。输田二百顷，为生祠祭田。

颉鹏，颂美。逆祠倡拜题额，并郡称建专祠（按：此并见南察疏）。

李际明，谄附。劣转贿奸升官，逆祠治品供献（按：此本南察疏）。

魏宏政，谄附。借胡监分金荐扬，而拜逆祠绕门引水（按：此见南察疏中，惟彼作皇陵引水，此作绕门引水，不可考）。

岳骏声，赞导。诬王之寀受赃，竟至逮死；挺击诬案已毁，肆辨不休。

郭士望，赞导。‘直陈东林陷害’本（按：此即《剥复录》四卷自请起用之疏）有‘厂臣魏上公转阴霾日月，为光明乾坤，臣何幸遭逢明良盛世’等语。参南居益、魏大中等又自称‘曾经崔呈秀特荐’。

张聚垣，谄附。准贡附瑯躅转，管差贪累万金（按：此本南察疏）。

周铎，颂美。河南督修戴德祠，毁王府民房二千余间，起宫殿九楹。

徐四岳，颂美。任子工部，加衔卿贰。颂本有‘臣莅任以来，木税一节，倍意厘剔，一念微衷，莫非仰体厂臣德意’等语（按：四岳奉旨看议及北察参疏，并见《剥复录》五、六两卷中）。

辛思齐，颂美。谀颂二本，凭卜寺攘官（按：思齐革职在前，见《剥复录》五卷中）。

胡芳桂，谄附。凭恃奥援，复仇害正。

以上依交结近侍官员律，引名例律，减二等，坐徒三年，纳赎为民。

[一] 谄附拥戴：

李实、李希哲、胡良辅、崔文昇、李明道、刘敬、徐进、冯玉、杨朝、胡宾、孟进宝、刘镇、王体乾、梁栋、张守成、商承德。

以上一款十六人，并前一款徐应元等十六人，中有见任闲住的，并放回原籍的，都著革去冠带，为民当差。奉圣旨：‘览卿等奏，这逆谋党附诸人，罪状各殊，刑章宜正，除重辟、正法、监候、逮问见拟外，其充戍、招遣及赎徒、为民，行该抚按照款结正具奏。朕遵明国宪，敕法除奸，申儆官刑，昭布中外。还同敕谕，一并通行。该部院知道。钦此。’（按：此合上逆孽军犯分为二款，详上。）

大学士韩爌等奏：

“为遵奉圣谕事。臣等钦承皇上屡谕，参定附逆一案，反覆商酌。除将颂美、赞导诸臣，分别重罪拟戍以至削籍为民，开列款项，具疏奏闻。及圣谕‘事本为公而势不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随人点缀’。如封疆辽、黔及素任无过诸臣，俱置弗议外，若称颂内稍次前款诸臣，或居位鲜匡维之略而指纵亦无奸谋，或滥筭备畴采之员而线索初非自主，或径本岐邪，播珙恶非为戎首，或阶因骤躅，稽职掌尚未全隳，以逮专阍建牙，品原庸碌，散僚冗吏，识昧挺持者，臣等欲再拟减等，则恐前重而后轻，非圣明画一彰法之意；欲概拟削籍，又虑罪轻而法重，乖治朝酌量宥过之仁。谨依考功法不谨例一款，将诸臣并拟闲住，另请上裁。如蒙皇上俯允，彼重处者知媚逆之不可为，即宽政尚从褫削；此量愆者幸身名之未尽辱，纵槁项亦荷恩波。其于振惕人心，培养元气，未必不均有藉矣。至内中军民商匠数本，臣等初拟行抚按查究。既复思之，此辈么麽末品，见缙绅尚且风靡，彼效尤何足深怪。又闻上本时，多奸棍捏名，希荣窃润，今名虽在而人半非。必行追究，恐有桃僵李代之虞。其真正倡谋罔利者，地方官执而治之有余，可无重烦宸断为也。再照此举，臣等凛奉圣谕，臚分二案，考据不敢不核，程量不敢不平，秉心不敢不虚，持议不敢不正。年来

目睹耳闻，收括略尽，即更有溢出或存疑者，决无元恶大憝，得窜逃于指示之外。圣谕谓：‘纵有漏遗，亦赦而不究。’大哉王言，真与覆载同量！从此静戢元黄，各修职业，养世道平康之福，慰圣明宵旰之忧。臣等愿与大小诸臣共勉之矣。臣等不胜激切冒昧之至。为此谨具奏闻。

计开：

黄立极，代言秉轴，碌碌徇人。出镇瑯封，唯唯听命。

施凤来，票拟不闻力，诤趋诺，亦未当先。

杨景辰，掌院曾有颂疏，人直未闻显过。

房壮丽，泾渭漫无主裁，线索随人指授。

董可威，在工一味恭谨，幸犹见机去早。

李思诚，王家栋居间一事，虽贿非自受，然昵比匪人，遭瑯削夺。颂瑯有‘纯忠体国，大业匡时’等语。

王之臣，操守多议，亦有颂疏，年来涉历边疆，稍宽一黜。

胡廷宴，才本庸愤，滥竽建牙，致盗贼充斥，人谓夤缘贻祸。

张九德，素无节钺之望，乘时幸躐，谅非无因。

冯三元，躐跻副院，人望不孚。

乔应甲，抚奏滋议，追赃候结。

杨维新，蠲助之国二疏称颂。

朱国盛，挽漕二载，劳议相半。加衔躐跻，速化何辞？

冯时行，逆瑯同里，以破甑营改京堂。

吕鹏云，年例告病，与孙杰等破例复官，未几乞差，犹能自远。

董懋中，察处借题辨复，改升京堂。

周昌晋，持议每多依傍，循资未见躐迁。

虞廷陞，参赵南星等，荐李夔龙等，不协公谕。最后遭瑯削夺，差能晚盖。

杨春茂，素无大过，二疏涉颂。

徐景濂，昏瑯潦倒，持论舛僻。

陈保泰，例转中旨复官，瑯败曲疏文饰。

郭兴言，浮沈依附，亦有颂疏，从参郭守仁等一疏可原。

周维京，为南京兆，啧啧人言，兼有颂疏。

徐扬先，顾大章、惠世扬狱，依违文致（按：会审世扬狱，并见《剥复录》三卷中）。荐誉亦多匪人，后遭瑯削，情稍可原。

陈序，诬孙居相，参梅之焕，听人指使（按：陈序劾孙梅，并见《剥复录》二卷中）。

曹谷，以报藩舟出境颂，又疏论《要典》不可毁。

朱慎鉴，颂止一疏，揄扬太甚。

郭如闇，生平操守无疵，宁锦贺捷，颂美已过（按：此本南察疏）。

何早，两疏称颂，趋向不端。后为李明道论劾，姑从宽议。

虞大复，挥霍有余，操持多议，至称颂形之辨揭。

叶天陞，游玩逆祠，遂致屈膝，虽传汗颊，何遑愧心？

邸存性，外计不谨，起补原官，旋躐兵曹，人多异议（按：以上四人勘语并本南察疏）。

葛大同，与胡良辅交好（按：此本南察疏）旗帜鼓吹，迎送江干。

欧阳充材，始因任性触瑯，后以弥缝毁节（按：此本南察疏）。

夏之鼎，两任县官，原无善绩，制扁送祠，有干清议（按：此本南察疏）。

张九贤，外察不谨，自疏复官。

李宜培，在铨滋议，亦有颂疏。

谭谦益，堂官参处，自辨复官。

吴士俊，疏颂。

徐溶，疏颂。

潘舜历，疏颂。

李三楚，疏颂。

董舜臣，疏颂。

陈守瓚，疏颂。

以上俱照考察不谨例，拟冠带闲住。奉旨：‘这次款所列量惩各官，拟议允协，都著照不谨例闲住。该部知道。’

附逆案漏网：

张枢，道。疏请枚卜，有‘少年学士英妙亦未可少’之语，专为冯铨推毂，又参陈伯友、萧毅中，削夺。

赵胤昌，道。拥戴涿州，特参贵池，又参李瑾、刘懋，削夺（按：此并见《剥复录》二卷）。

袁鲸，道。朋谋推戴崔呈秀，疏请枚卜，与刘徽同，又疏参王绍徽、韩策、江先岸，削夺（按：此并见《剥复录》二卷中。江先岸，《明史》及《剥复录》俱作汪，此误）。

王业浩，道。同刘徽、袁鲸，朋谋推毂崔呈秀，枚卜。又参马孟祯、韩万象、方有度，削夺（按：此并见《剥复录》二卷）。

张惟一，科。已有旨降谪，崔呈秀特疏留用，遂参武之望、万邦孚等。又

希附呈秀意，陷害侯恂、侯恪。

薛国观，科。疏参萧近高、乔允升，闲住。游士任，始问。熊明遇，革职。听勘刘永基，削夺。

叶有声，科。疏荐阮大铖，又参劾马调律、翟学程，削夺（按：马调律误，证之《剥复录》、《从信录》皆作欧阳调律）。

李应公，道。疏参王洽为民，例转孙杰、李嵩（按：参王洽，并见《剥复录》二卷中）。

陈睿谟，道。疏参刘廷谏、孙必显、韦蕃，削夺（按：事详《剥复录》二卷中）。

曾应瑞，道。疏参范凤翼、姜习孔、孙绍统，削夺（按：事详《剥复录》三卷中）。岳元声，回籍听勘。

黄承昊，科。疏参南居益，削夺。荆养乔、惠承芳，闲住。承芳，世扬父（按：事详《剥复录》二卷中）。

杨维岳，科。疏参段然，削夺（按：参段然，见《剥复录》二卷中），又参乔允升、萧云举。

苏兆先，科。疏参周希圣、蒋允仪、赵廷庆，削夺（按：事见《剥复录》二卷中。惟周希圣与《剥复录》同，而与《从信录》异）。

王时英，道。疏参唐晖、程注、樊王家、刘可法、胡世赏，削夺（按：事并见《剥复录》二卷中）。

丘兆麟，道。疏参赵秉忠、刘芳，削夺（按：事见《剥复录》二卷中）。

王际逵，道。疏参毕懋芳、李腾芳，削夺（按：事见《剥复录》二卷，毕懋芳，芳当作康）。

陈世竣，道。疏参郝名宦、罗汝先，削夺（按：事并见《剥复录》二卷中）。

蔡国用，道。疏参赵兴邦，曲诋叶向高、孙承宗、赵南星等。

邢绍德，道。疏参韩策、江先岸，削夺（按：江当作汪）。

李光春，道。疏参叶向高，备极诋毁。

吕下问，部。黄山一案，同许志吉激成徽州民变。

以上二十一人，俱应补入赞导，从重拟罪。

田一甲，道。疏辨孙玮、涂一榛、李朴、胡忻等，因得罪门户，以致外转。有旨：俱著升京堂用（按：语详《剥复录》二卷中）。

朱之俊，任司业署监事，榜示通衢，有‘魏上公之功，在禹之下，孟子之上’等语。

徐时泰，与孙之獬仅四年简编，躐升侍讲，主试顺天，中崔逆子铎。

陈其庆，与张士范，亦由简编躡升侍讲，主试应天，中应秋子周录。

张士范，应天乡试题，出‘见而民莫不敬……’五句。以至圣颂逆奄，侮圣极矣。（按：以上四条，并见《剥复录》五卷中。）

陈盟，浙江试题，出‘巍巍乎……’三句。‘文王以民力……’四句。既颂逆贤以尧，又颂逆祠以灵台、灵沼，谄谀极矣。

曾楚卿，纂修《三朝要典》。

姜逢元，同前。

余煌，同前。

朱继祚，同前。

华琪芳，同前。

张翀，同前。

杨世芳，同前。

吴士元，同前。

（按：以上八人并见《剥复录》三卷中。）

李光祚，侯。擒武长春案，颂美逆贤，请封魏良卿肃宁侯。

李起元，同前。

王永光，本兵。同前。

张惟贤，公。宁远奏捷，颂美逆贤，请加封魏良卿等公侯伯爵。

王在晋，尚书。同前。

林宗载，科。同前。

吴宏业，科。同前。

段国璋，侯。同前。

常允绪，侯。三殿工成，颂美逆贤功勋。

李觉斯，三殿工成，颂美逆贤功勋。

庄起元，以辽船顺风，颂美逆贤。

李国■〈木普〉，以殿工辞恩，颂美逆贤。

苏茂相，同前。

汤国祚，侯。捐费助祠，祝颂有词。

李守■〈木普〉，伯。同前。

袁爌，乙丑进士，丙寅躡升少卿，非附珰党何由速化（按：爌，《剥复录》作爌，未知孰是）？

以上三十人，俱应补入谄附定罪。史永安、张凤翼、梁应泽、袁宗焕、李诚铭、梁世勋。

以上六人，亦俱建祠，但与诸奸宜减等论。”

定逆案者，辅臣韩爌、李标、钱龙锡、周道登，冢臣王永光，宪臣曹于汴也。当大憝斩除之后，自应穷治其党。上以副圣天子错枉之权，下以昭千万世人臣之戒。《春秋》之义，首严乱臣贼子，而必先治乱臣贼子之党，法至严也。王永光业已本兵颂美矣，以颂瑯之人为定肘瑯之案，谬孰甚焉。且也，杨世芳为蒲州公也戚，薛国观为沈惟炳也友，俱邀恩一面之网。于是同事者皆援例而□□，议操法纪，以佐圣天子者，固若是耶！即就案中论之，亦实多可商者。人臣非有大功，不许封公侯，此祖制也。所司朦朧奏请，当该官吏及受封之人，皆斩律也。今逆孽魏良卿斩矣，而奏请三封之周应秋，何以不辟？交结内官近侍人员者斩，谋杀人造意者斩，律也。而显行通内之霍维华、孙杰、冯铨、邵辅忠，罗织熊案之徐大化、杨维垣，何以未减也？又律：上言大臣德政者斩，何况阉寺？而首建生祠之潘安祯，何以幸免也？又律：子孙骂父母者绞。此就愚氓言也。刘志选、梁梦环，甘作鹰犬，直攻懿安，忍下华歆之毒手，显行成济之操戈，怀奸如此，骈斩何疑？而仅拟一绞，何以平人心也？《三朝要典》，明为逆贤爰书矣，而纂修之曾楚卿、朱继祚等，何以竟格外也？捐助之楚藩勋臣，建祠之梁世勋、李诚铭、郭振明，捐贖之李守铨、汤国祚，颂美之张惟贤、常允绪，独不可奏请处分乎？黄立极等，身入纶扉，而满朝颂德，遍地生祠，不闻诤正，焉用彼相！顾秉谦位居首辅，而播恶成祸，皆出其手，区区赎徒，遂足蔽其辜乎？至闲住一款，为居官不职者设耳。诸人既属逆贤私党，岂容复厕衣冠之末？而犹以不职之例列之乎？草莽放论，窃谓刘志选、梁梦环，应照崔呈秀决不待时，妻孥没入，家产籍官。其通内显著孙杰等，熊案主谋徐大化等，与首开祸始之顾秉谦，请题三封之周应秋，首建生祠之潘汝祯，应照吴淳夫等监候处决。其僭谀在天之来宗道，叩首九千岁之黄运泰，尧天帝德之李精白，哭争《要典》之孙之獬，与原拟充军之阎鸣泰等，俱应改发边外为民，仿古投诸四夷，以御魑魅之议。其原拟赎徒张我续、郭尚友等，应改充军。王点上梁不出，犹知羞恶，应仍入为民一项。其赞导漏网张枢、袁鲸等，纂修《要典》曾楚卿、朱维祚等，试题颂美张士范、陈盟等，建祠颂美史永安、张凤翼、梁应泽等，颂美漏网王永光、苏茂相等，申详生祠司道张维世、宁三翰等，与原拟闲住黄立极、房壮丽等，俱应改为为民。其楚藩与勋臣郭振明等，应题请停爵革禄，用是示惩，袁崇焕尔时虽云边功，亦应题明请旨定夺。内吕鹏云虽中旨京堂，而即乞差自远；姜逢元阁笔一叹。随遭斥逐。二人应与开释，许其自新。蔡善继、梁廷栋、王尧民、曾樱、石万程，应加优擢，为守正不屈者劝。夫如是，庶乎得刑罚之平矣。